

· 說小探偵義俠著紅了孫 ·

俠盜魯平奇案



行印 · 店書央中 · 海上

· 著紅了孫 ·

案奇平魯盜俠

萬象叢刊

第一案：鬼手

第二案：竊齒記

第三案：血紙人

第四案：三十三號屋

萬象書屋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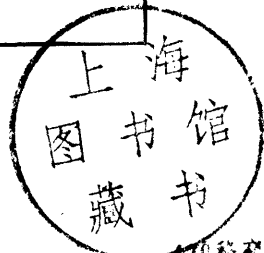
· 節十雙 · 三四九一 ·

行發總中書也中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1107B

260230



420 秘交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三版

俠盜魯平奇案

全一冊 定價 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 作 人 孫 了 紅

出 版 人 平 襟 亞

出 版 者 萬 象 書 屋

發 行 者 中 央 書 店

上海中央書店總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有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在一處俱樂部裏，噴着濃烈的土耳其烟，述說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開頭，很帶着一點恐怖性。筆者且把鋼筆尖挑開這故事的幕布，介紹於讀者之前。

這是一個十二月初的寒夜，時間已過十二點。在一間寬敞的臥室中，佈置着華貴的傢具。暖暖的水汀，淡淡的燈光，四周微帶一些百合花香水的氣息，使人置身其中，感到一種仲春天氣的舒適。這時候，在這溫馨的屋子裏，有四個人，正在興高采烈談着話。

四人中的兩人，是這裏的主人與主婦。主人李瑞麟，年齡約近三十，動作談吐，顯示出一個小布爾喬亞的風度。主婦佩華，不過二十四五歲，衣着雖很入時，可是態度之間，還流露着一種舊時代的拘謹，顯見她是一個生長鄉間的女子，呼吸都市的空氣，還沒有很久。

第三人是個瘦長的青年，面目相當端整，可是臉

色很蒼白，沒有一絲血色。一雙神經質的眼珠，時常露出沉思之狀，說話幽幽的，像女人那樣文靜。再看他的細長的手指，可以見到他是一個聰明的人物。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妙齡的女侍，長着一個健美的身材。紅潤的兩脣，不需要胭脂的塗抹，自然顯出鮮豔。一雙眼珠，更富魅力，她是這裏主婦的唯一心腹，名字叫作鳳霞。

主人李瑞麟，和這瘦長的神經質者——朱龍——他們是由同鄉與鄰居的雙重關係，而結成的密友。這位朱先生，因為居住接近，差不多成爲這裏每夜的座客，親密得和家人一樣。

在一小時前，李瑞麟夫婦，和這朱龍，在大上海戲院，看了一本電影。這天的影片，原名叫作 *Mummys Hand*，直譯起來，應該是「殭屍之手」；或竟譯爲「鬼手」。但那電影院裏，却給了它一個古靈的名字，叫作「返魂香」。

看這影片的原名，那不用說，當然是張恐怖片。

這片子敘述一個埃及金字塔中的殭屍，借着一種神祕的能力，竟把它可怕的生命，維持到了二千餘年之久。這老醜的怪物，大概是因爲挨了太久的寂寞，又因墓道裏面，並沒有一面可以照面孔的鏡子，因此，他「老人家」一旦見到異性，竟也熱烈追求起來了。總之，這片子的故事和另一本卡洛夫所主演的「木乃伊」，輪廓大致相似。意識，當然談不到，可是全片的佈景，音響，攝影的角度，和那殭屍的化裝等等，確能給人一種相當的刺激。

李瑞麟夫婦，一向膽子很小，尤其是佩華，怕鬼更怕得厲害。祇是人類都有一種需求刺激的天性，他們越是怕鬼，越要尋求恐怖性的刺激。因此，他們回到了家裏，還在起勁地談着這影片中的故事。

生長在鄉間的佩華，思想原很簡單。她看過了這本恐怖影片，既感到滿意；又覺得害怕。她向着她丈夫和朱龍，奇怪地說：「噢！怎麼外國地方，也會有殭屍鬼？」

由於這問題的提出，於是這小組的坐談會，話題都集中到了殭屍與鬼物上去。神經質的朱龍，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感到興趣。但是，他爲了助興起見，這晚，他也敘述了幾則關於「鬼」的故事；甚至連那女侍鳳霞，她也興奮地說了一段離奇的鬼話。

她說：「在她的家鄉——蘇州——地方，有一個著名的惡訟師，平時專仗刀筆害人。有一回，他設了一條毒計，把一個平白無辜的人，害掉了性命，結果他自己却發了一注財。一直過了三年，並沒有事。不料三年後的有一晚，他在一家小茶館內聽完了書，從一條荒涼的路上回去，他覺得在他身後，一直有一個人，緊緊追隨着他，借着朦朧的月色，旋轉頭去一看：呀！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他三年前他所害死的那個冤鬼！那冤鬼對他似乎很客氣，月光之下，露着白齒，在溫和地向他微笑，正像久別了的好友一樣。這惡訟師的靈魂，化作千百縷的冷氣，都從毛孔裏面冒了出去！他拖着顫抖的身軀，亡命向家裏直奔！只覺背後的腳聲，靜靜地，不接不離，一直送他到了家。回家以後，這惡訟師已一句話也不能再說，當晚，就得了急病而死。死後，家人發見他的胸口，顯出了一個又黑又青的手印，手掌手指，非常清楚。顯見這殘酷的惡訟師，已遭受了那鬼手的一下閃電襲擊！」

這小姑娘滔滔地說時，眼角透露一種深刻的惶怖。但是，她的口齒很伶俐，她把這段鬼的故事，演說得非常生動，竟把聽者的情感，完全控制住。最後，她指出她所說的，是件親見親聞的事，因爲那個惡訟師的家，離着他們的住處不很遠。

時候晚了，等這最後一段鬼故事說完，時鐘已沉着地打了兩下。談話一停，就顯出四周死一般的幽悄，這裏的地點，是在靜安寺路的盡頭，正是一帶最靜寂的住宅區。這裏的郵局，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字眼，就叫作「靜郵」。全郵同有十五宅同式的小型洋屋。這位夜的賓客朱龍，他住在同郵的四號，李瑞麟所住，却是十三號，雙方距離，祇有八座屋子。

小組座談散了會，朱龍便急急告別回去。女侍鳳霞，收拾了一下，也回歸她三層樓後部的臥室。

李瑞麟先睡。主婦佩華，悄然卸着裝。她聽得窗外的西北風，漸漸的緊密，看看窗外，已飄着微雪。這晚，這胆怯的女子，她看了那張恐怖的照片；又聽了那節駭人的鬼手的故事，她望望這臥室的四周，只覺空虛虛地，比平時似乎有些異樣。在最近，她和她丈夫，原是同牀而並不共枕，因為她近來正患着咳嗽，醫生說是初期肺管炎，爲了避免傳染，所以睡在兩頭。但這晚臨睡，她要求她丈夫互換了一個方向，原因是，半夜夢倘然不能入睡，她可以便利地扭亮那盞妝檯上的檯燈。

她睡下去了。奇怪，一種不安的感覺，襲擊了她的全身。那張恐怖影片與那段恐怖談話，似乎已化成液體而注射進了她的靜脈，使她全身每一滴的血液之

中，都像混雜了恐怖的成分，翻來覆去，她祇是睡不熟；清楚些說：她祇是不敢入睡。

僅僅半小時中，她把那盞檯燈，開關了四五次；同時她又伸手，把他丈夫輕輕推醒了好幾回。最後，惹得她丈夫惱了起來，她方始不敢再喚。

睡不着，真可惱！無可奈何，她悄悄起來，把她丈夫的安神藥片，偷服了兩片，這片子的藥性，相當強烈，不過半小時吧？她感到她的眼皮，漸漸像壓上了鉛塊似的沉重。她記得自己最後一次扭熄那檯燈時，她的兩臂，已有些軟綿綿地拾不起來。

古話說：「疑心生暗鬼」。也有心理學者說：人類在五官之外，原有第六種的神祕官能，能預感到意外事件的發生。

佩華今晚臨睡所感到的恐怖，是疑心生暗鬼呢？還是屬於後者的神祕預感呢？

不知睡熟了多少時候？大約是一小時？或許是二小時吧？黑暗中，有一樣東西，把她驚醒了。那是一隻手，在輕輕地撫摸她的額子。睡夢迷離間，她忘了她和她的丈夫並不會睡在一頭。半意識中第一個感覺，她以爲是她丈夫在撫摸着她。她想伸手把這隻手捉住，但是，她全身是那樣的軟綿無力，連動彈一莖汗毛也不能。正在這個時候，一件駭人的事情來了！這

其間，不過祇有一二十秒鐘的距離，第二次她猛覺又有一件東西觸着她的頸項。仍舉是一隻手——那是一隻寒冷的手，冷得比冰還厲害！「呀！鬼手！」一種強烈的恐怖，電一般的襲進了她的全腦！

她嚇極了，同時也完全清醒了，她清楚地感覺到那隻手的手指，不但冰冷，僵硬，並且指尖還附有鋒銳的指爪。恐怖的回憶，立刻聯繫到了一起。那金字塔中的殭屍的面龐，在她眼前晃盪；那隻擊斃過訟訟師的可怕的鬼手，似乎已貼近了她的胸口。她全身冒着冷汗，想喊，祇是喊不出聲來。

這是夢魘呢？還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呢？她明明聽得她丈夫，在她腳後打着巨大的軒聲；有時，她還聽得那座小檯鐘的滴搭聲，在她耳邊搖曳。這樣不知經過了若干時間，她只覺每一分鐘的度過，比較一年還要長久。最後，她是昏暈過去了。

一個極端恐怖的夜，是這樣的度過了。但是這臥室中，始終還是那樣靜靜地，絲毫沒有變異。

第二天，李瑞麟醒來，他發覺他妻子的神色有異，臉上火一般紅，嘴裏在說囁語地一摸她的額上，熱度高得厲害。他驚疑地把她推醒，聽她惶怖而斷續述出了隔夜的故事。

一小時後，醫生來了。問明了病因，經過了診察

，那醫生宣稱這是由於過度的恐怖所致，這病需要靜養，不宜再受刺激。並說：「像她這樣膽怯的人，根本不宜再看恐怖影片；或是聽什麼關於鬼的故事。」

在診斷的時候，又有一件奇事發生了。那醫生發覺病者的床上，除了香水精的氣味外，另有一種強烈的氣息。他在病者的枕邊，找到了一片藥棉，那刺鼻的氣味，正是從這藥棉上發出的。

「呀克羅方姆！」醫生驚奇地喊。

可是醫生並不是偵探，他開了藥方，便匆匆走了。

這時，那位不需要請柬的來賓朱龍，當然也早已到了。他和李瑞麟，困惑地研究着隔夜離奇的情事。他們橫想豎想，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結論來。

「你是一個聰明人，請你猜猜這個啞謎吧。」主人對着朱龍這樣說。

「哈！像這樣的奇事，真要請教福爾摩斯哩。」朱龍解嘲地回答。

「可惜中國沒有福爾摩斯呀。」

「中國雖沒有福爾摩斯，但是有偉大的叢桑。」經過這樣的問答，那位聰明朋友，似乎已引起了一種好奇慾，他慫恿着主人，把這離奇的算題，去交付給大偵探叢桑。

公子哥兒式的李瑞麟，無可不可。於是，朱龍找出了電話號碼，玩笑似的搖出了一個電話。在朱龍的意思，以為那位大偵探事務很忙，決無閒暇，理會這種小事。但，出乎意外，話筒裏匆忙而簡短的回答說：「稍停就來。」

配藥的回來了，由鳳霞伺候病人服下。主人與朱龍，緊張地期待着這事變的進展；傭僕們在樓下紛紛議論。

靜邨十三號中的紛擾，於筆者是個機會，乘這空隙，應把主人的身世，簡略介紹一下。

隔夜的恐怖活劇，我們可以說：其遠因，還是預伏在好幾十年之前。所以我們要發掘這故事的根株，應從李瑞麟的上代述起。

這裏，請讀者們注意後面的敘述：

李瑞麟的會祖，江蘇崇明人，官名丹葭，曾做過一任江蘇省的海關道，與同省的兵備道，他是晚清許多官員中目光最遠與抱負最大的一員。吳淞口的要塞炮台，就是他所督造。他發明用糯米，與三合土打在一起，建造炮台的台基，至今，用了最强烈的炸藥，還是無法把它完全炸毀。在晚年，他曾出使過英法德三國，他在德國留駐得最久。因為他和李鴻章是密友，回國後，他曾向李氏提出某種偉大的建議，但不為

李氏所採納，於是，他就告老還鄉，專以課孫爲事。

這李丹葭，是一個肥矮的身材。烏黑的面龐，黑得發亮。他的頸項很短，粗看好像沒有頭頸似的。鄉下人眼孔很小，因為他是這小島上所產生的唯一的大官，當時對他很有種種離奇的傳說：

其一，他們說這李丹葭，是天上的黑虎星下凡，有人親見他在午睡之際，有一頭黑虎，在他的書房裏出現。這傳說是相當幽默的。

其二，當李丹葭從德國回來時，全崇明島的人，都相信李家所藏的金剛石，可以用量米的升斗來量，關於這後一個傳說，不但鄉人們是這樣相信；連李家自己的家人，也都這樣相信。許多年來，子孫們對於鑽石的光華，一直留着一種深刻的憧憬。可是，直到如今，李氏的子孫，還沒有在他們祖先的遺篋裏，找到一顆可以劃玻璃的鑽石。

李丹葭死時，已經六十一歲，那正是甲午戰敗的一年。當那痛心的敗訊，傳到那長江口的小島上時，這可憐的老人，拍案大叫，當時就得了致命的急症。家人們圍着他的臥榻，問他有無遺言，他已不能言語，他祇把無力的手指，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又指着自己的耳朵，費力地從他麻木的舌尖上，掙出了一個「大」字，這樣一連好幾次。最後，他又喃喃呼着「大

同「二字，大同是他孫兒的名字；也就是李瑞麟的父親。

當時，家人們以為他的耳朵聾了，不能聽出衆人的問話，但是看他的神色，顯得非常焦灼，顯見必有萬分要緊的話，還沒有說出。無可奈何，他們只得把一副紙筆，勉強塞進他那無力的手裏，結果，他依然祇寫了一個「聾」字。因為手指顫抖，他把那僅僅的一個字，寫得像符篆那樣的潦草；並且，那龍耳兩字，離得非常之遠，非經仔細辨認，決不能知道這是一箇什麼字。

最後，這可憐的老人，長嘆了一聲，擲筆而死，臨終時，他的臉上彷彿留着一種遺憾，這表示他胸中。還藏着一段嚴重的祕密，却被死神封鎖住了，竟無法可以披露出來。

這祕密一直隨着逝者，被埋葬在地層之下，經過了一個悠久的時間。直等我們這位最聰明的大偵探霍桑來了，方始大白於世人之前。

又過了一小時，這位大偵探的足趾，已接觸着靜郵十三號的階石。這天，他是單獨出馬，並沒有攜帶那個必要的「包」。

踏上二層樓的臥室，許多條視線同時投擲到了他的身上。他們都感覺到，這位名聞全國的大偵探，除

了一雙眼珠以外，狀貌也無甚出奇：他的西裝大衣太舊了，皮鞋也不很光亮。他的額上，清楚地顯出光陰先生鏤刻的浮雕；兩鬢已露着幾點白星，這顯然是歷來過度消耗腦細胞的成績。

偵查開始了，主人先報告了隔夜離奇的經過。霍桑所提出的問句，是那樣的多而且雜，他簡直連李氏門中歷代祖先的事蹟，都問得一詳二細。他聽到主人的曾祖臨終時的一番情形，似乎極感興趣。

接着，他又查問全屋的人數，和住居的情形。他嘴裏喃喃地自語：「使女，老媽，三層樓；車夫，廚司，樓下。好一個舒服的小家庭！」

大偵探的紙烟，時時燃上，又時時熄滅，那紙烟黏住在他唇上，掛了下來。他不是在接受烟，實際上是在燒烟。有時，他嘴裏低低地，哼出一兩句陳舊的「匹卡地利」歌曲。

一個特製品的腦筋，開動了發條。

他把主人所述的事變，默味了一遍。他想：「無疑地，昨夜有一個人，闖進了這間臥室，企圖用克羅方姆，闖到這床上的人，但不知如何，這事却沒有做成。這個闖進房來的人，有什麼目的呢？竊盜嗎？謀命嗎！竊盜，妝檯上有許多貴重的飾物，一件不少，那一定不是。謀命，笑話！此人的手指，既接近了目

的物，他當然不會想用克羅方悶倒了人家再下毒手的。如此，來人的企圖何在呢？」

他又想：據主婦佩華所述：她是被第二次那隻冰冷的完全驚醒的。於此，可以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第一次的手，必與常人無異，所以她並不驚慌。進一步可以知道，昨夜進這臥室的，顯然不止一人，而有兩個人。

那第二人的手，為什麼這樣冷呢？如是內裏的人，室中開着水河，不應有這現象。他想：除非是兩種情形，才會這樣，第一種，是剛從外面進來，因為隔夜曾下過雪，天很冷。第二種，是患着神經衰弱與貧血的人，在寒冷的天，他的手是永遠不會暖熱的。

關於以上的推想，得到一個結論：隔夜這臥室中，共計有兩位貴客光顧，一位是內裏的，一位是外來的。清楚點說：第一隻手是室內人，第二隻冷得像鬼一樣的手，是外賓；並且，這位外賓，也許是個貧血症的患者。

呵！裏應外合，費那麼大的事，目的安在？應得把這個黑暗中的企圖找出來才好。

想到這裏，霍桑抬眼，在室內兜了一個圈子。他銳利的視線曾在一紅一白兩個臉上滯留了幾秒鐘。

時間費了不少，大偵探吸吸烟，負手踱步，低聲

哼哼歌曲，還沒有發表過半句高見，主人有些耐不住了。

「請教霍先生，昨夜的事，是人呢？是鬼呢？」主人李瑞麟，把這一個無聊而又幼稚的問句，打破了沉寂。

「哈！太離奇了，看來有些像鬼鬧的把戲哩。」霍桑帶着譏諷的聲音。

「果真是鬼，那一定永遠找不上我。」主人忽然這樣說了一句。

「爲什麼？」霍桑抬起眼光來。

「我的頭頸裏，掛着祖傳的寶物哩。」李瑞麟回答時，旁邊有一個乾咳的聲音，呃嘿了一下，那是那位面色蒼白的朱龍。

「呀！寶物！在頭頸裏——」霍桑的兩眼，閃出一種光燄，緊射在主人臉上。

一個新的意見，刺進了大偵探的腦門；聽說隔夜，主人與主婦，曾互換過睡的方向，而那黑暗中的手，又兩次都是觸摸在主婦的頸部，會不會那兩隻怪手本是要探索主人李瑞麟的頸子，而誤觸到主婦身上的呢？

一道微光，在大偵探的腦中閃爍。

「請問，那是一件什麼寶物呢？」這是大偵探進

門以後第一次所發興奮的聲音。

「看起來是一件很平常而不值錢的東西，但我自小掛在身上，就一直不會遇到過邪祟。」主人的語氣，顯得很鄭重。

「能不能請教一下呢？」這問句裏分明含有一種熱烈的期望。

「有什麼不可以呢？那不過是一條洋金打成的小龍，手工粗得很，不過這東西是能避邪的。」

「龍！」這字眼又觸動了霍桑腦中某一部分的貯藏。

一面說，李瑞麟已在解開他的衣鈕，從他頸項裏取下一條絕細的金鍊，這金鍊比一根雙股的綿線粗不了多少，在這金鍊上縮着一個鵝黃色的網囊，不過二寸長，半寸寬。袋裏想必就藏着那條神祕的小金龍了。

主人取去這網囊，顯出了一種過分的鄭重，他用兩個指頭，拈住了這金鍊的一端，姿勢恰像一個頑童用棉線繫住了一個甲蟲，而又怕這甲蟲從線的一端跳起來咬他似的。

霍桑正待伸手接受這個小網囊，但主人的手，微微向後一縮，露着一點遲疑。朱龍插口說：「霍先生，你的面子不小。據我所知：我們瑞麟兄，在許多年

來，從不會讓任何人的手，接觸過他這小寶物，你是第一個人哩。」

「不勝榮幸之至！如此，我得洗洗手纔好哪。」霍桑含着冷峭的諷刺，他用兩個指頭，從主人手裏，接過了那金鍊的一端，他故作地學像了主人那種滑稽的姿勢。他問：「盥洗室？」

主人似乎很同情於霍桑洗手的建議，他指示了他。霍桑立刻轉入了臥室的後部。

片晌，他從盥洗室出來，愉快地喊：「報告李先生，我不但洗過了手，我還偷了你的一點香水，洒在我的手上，好算香湯沐手哩。」

他嘴裏俏皮地說，眼角分明含着緊張。他把那個神祕的小寶物，從網囊裏解放了出來。這是一條十八開金打成的扁形的小龍，不到二寸長，龍身帶着微微的彎曲，尾部分作五叉，近尾有四個小齒，分列兩邊，這算是龍腿吧？這東西的製作，果然很簡陋，但却富有一種古樸的圖案美。

霍桑反覆把玩了許久，沉默地思索：「這古怪的小玩意，那樣鄭重地由祖先傳到子孫手裏，除了所謂可笑的避邪之外，不會沒有其他的用處吧？」

李丹葭的往史——即刻所聽得的——迅速地在霍桑腦海裏起了波動。

他想：那個「黑虎星下凡」的老人，臨終連連說

的「龍」字，會不會就指這個小東西，而被當時衆人誤會爲「聾」字的呢？這很有可能性。你看，這奇形的小物件，分明是外國的製品，而是由那老人親自帶回國來的。假使這東西並不具有一種重要性，爲什麼那樣鄭重的傳給他的子孫呢？不過，老人臨終，說出那個「龍」字時，明明還指着自己的耳朵；而且，他筆下所寫出的，也是一個「聾」字，祇是那「聾」字的結構，「龍」「耳」二字，離得很遠，會不會他的本意，原是要寫出龍耳二字呢？

如果以上的推想是對的，那末，那個多餘的「耳」字，又作什麼解釋？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應該把它的解釋找出來。

其次，再看這條金質小龍，形狀很像一個鑰匙，有了鑰匙，必然還有一個配這鑰匙的鎖門。那個鎖門又安在呢？鎖門裏面，又具有何等的祕密呢？會不會那幾十年來，一向不會找到的鑽石，就包藏在這祕密之中呢？這謎謎的焦點，或許就在那個「耳」字上。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相信的，就是，隔夜黑暗中的人，他必定已經先打破了這個謎。你看，他誤以爲主人李瑞麟，還是睡在原處，所以那隻黑暗中的手，只在主婦頸項裏摸索，目的是在盜取這條小金龍

，這也許是確定的事實。

經過了以上一番推想，黑暗中，似乎已有一線曙光在搖曳。

最後，霍桑把這神祕的小寶物，歸還了原主。一面，他堅決地提議：「好！我要查看查看這裏的每一間屋子。」

主人答應親自奉陪。霍桑要求其餘的人留在原處，不要來打擾，以致分了心。

一二兩層的各間屋子，都查看過了，結果，似乎並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引起這位大偵探的注意。同時，主人用迷惘的眼色，看着這位大偵探，也不知他的神奇動作，目的畢竟何在？

最後，查到三層樓上來了。這裏前部的一大間，佈置略似一間憩坐室，室中垂着深色的帷幕，光線很晦黯。這裏除了椅桌傢具之外，陳設了不少中國的古瓷器，與外國的美術品。有一座落地大鏡框，裝着一張近十尺高的大油畫，畫的是李丹霞氏全身的側坐像，這是一個德國畫家的作品。另外，在一座配紫檀的小小玻璃罩中，罩着一枚色采鮮紅的頂戴，這是李氏一生勛業的結晶物。室中最觸目的事物，那是在一隻靠壁的紫檀長案上，供着一個神龜似的東西。這東西的尺寸，相當高大，龜前，一個古銅爐內，留有燼餘

的香尾。因這神龕垂着黃色的綢帷，看不出裏邊供奉的是什麼東西？

霍桑走前一步，想伸手揭這綢帷，一個聲音把他動作阻住了。

「呀！請不要動他！」主人在霍桑身後發出一種惶急的低喊。

「爲什麼？」霍桑陡然旋轉頭來，困惑的眼光裏，發爲這樣無聲的問句。

主人抱歉地解釋了，這解釋又是那樣的富於神祕性。

他說：「在這神龕裏面，供的是他會祖李丹葭氏，一大一小的兩座銅像，這是一位德國名手的手製，由他會祖，親自帶回國的。這銅像在他會祖生前，已具有一種非常的神異。——大約因他會祖的星宿太大，因之，無論何人，動手觸摸了這像，就無可避免地會碰到不利的事情。曾經有一個人，因爲不信這種神異，結果不久就跌斷了一條腿。像這樣的事實，並不止一件。」

霍桑聽着，不禁肅然！

四周的空氣與光線，是那樣的幽悄與晦暗，越使空中神祕的氣息，顯得非常之濃厚。使人置身其中，會感到一種異常的感覺，即使像霍桑那樣精幹的人物

，也不能例外。突然，他的身子一晃，曳着倒退的步子，重重地，倒在一隻沙發裏，眼光露出一種可怕的變異。

「霍先生！什麼事？」主人驚訝地問。

「我感到眩暈，能不能找點薄荷錠給我？真抱歉！」霍桑伸手按着自己的額部，語聲帶着顫。

「哈！你一定是不信我的話吧？」主人腹內的言語。

一陣急驟的腳聲，下樓去了。

這裏，霍桑比主人更急驟的從沙發內跳起來，他跳向那座神龕之前，揭起了綢帷。看時，龕內果有兩座銅像，較大的一座，頭上戴着頂戴和花翎，胸前掛着朝珠，這是一座半身像，約有三十寸高，面目奔奔有神，自然露着威毅。顯見「出於名手雕刻」的話，並不虛假。

但霍桑在這匆忙的刹那間，他絕對無心賞鑒這銅像的線條美，他祇以最敏捷的動作，慌忙地窺察着那座較大的銅像的兩耳。在一種意外驚喜的情緒下，他發覺像的兩耳，有一點活動——這是由於手眼並用的結果，單用眼，或許是無法看出的。

經這出奇的發現，霍桑的腦內，立即構成了一幅幻想的圖畫：他彷彿已置身於數十年前，親眼看見那

垂死的老人，呻吟喘息於病榻之上；他又似乎親見這位老人，舉起顫抖無力的手指，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指指自己的耳朵，他努力掙出如下的語句：

「兒孫們，你們用一條特製的小金『龍』，插進我的一座『大銅像』的『耳』內。那時，你們便能發見我所藏下的一件重大的祕密！切要切要！至囑至囑！」

那李丹葭臨終時所要表示的遺囑，大概不外乎如此，——至少是相近——但是，可憐！在死神的控制之下，他的舌尖麻木了；手勢又表演得模糊不清，結果，他努力掙出口的一個「龍」字，因他同時指着耳朵而被誤認為耳聾；其次，他所要說的「大銅像」三字，也因着語音的微弱，而被誤認為呼喚他孫兒——大同——的名字。

這樣，致使這老人胸藏的祕密，在地層下竟被埋藏了好幾十年。

暗幕漸次揭開了。可是，這大銅像中所埋藏的祕密，畢竟是件何等的祕密呢？

這進一步的探求，却被樓梯上的足聲所阻止了。

主人李瑞麟，匆匆回上三層樓來，把一枚薄荷錠和一把龍虎人丹，遞給霍桑，並關切詢問着他。

這大偵探吞服下了幾顆不需要的人丹。他抱愧地

說：「那不要緊，多謝！這是一種用腦過甚的現象，現在，好多了。」

同時他向主人宣稱：他對這裏昨夜發生的怪事，已找到了一種線索，但是，有一二點，還待證明。三天以後，他準來——把那答案交出來！

一種好奇心，驅使着李瑞麟，他想問問這怪事的大概情形，但他是讀過許多偵探小說的，知道凡是所謂大偵探，都有那麼裝腔作勢的一套，於是，他忍住了。

他恭送這位大偵探，悠然出門。回到樓上，妻子佩華在呻吟；他的好友朱龍，與文侍鳳霞，正露着焦急。

霍桑答應三天後再來，實際上，他在第二天上，提前就來了。奇怪的是——他的來，不在白天而在深夜；並且，他不是堂堂地下顧，而是偷偷地光臨。

格外奇怪的是——大偵探再度光臨時的情形：

深夜兩點鐘後，霍桑在十三號屋的後門口，仰面咳了一聲乾嗽，那三層樓後樓小窗中的燈光，立刻響應着這咳聲而發了光。不到兩分鐘，十三號屋的後門輕輕開成了一條窄縫，一個鬼魅般的影子，在門縫裏探了一下子頭，接着，霍桑緊隨着這魅影挨身進了屋，動作輕輕地。

這探頭的魅影——讀者也許已預先猜知——她是女侍風霞。

兩個黑影在烏黑中賊一般的摸索上樓梯，一直掩上了三層樓，內中一個黑影在發着抖。

到了三層前室的門外，這神奇的大偵探，取出一串百合鑰，不費事地開了門，他讓風霞走入這黑暗的室中，他輕輕把門關上，立刻，他又稔熟地摸着了燈鈕，開亮了電燈。室中窗帘深垂，燈光不會有一絲走漏。

大偵探像回到了他自己府上一樣的悠閑，他揀一張最舒服的沙發坐下了，首先是取出紙烟，燃上火，平平氣。並且，他還招待親友似的，向風霞擺擺手，說：「請坐！」

女侍的顫抖未停，呼吸很急促，眼睛裏射着不知所措的光。

霍桑吐出一口土耳其烟，接說：「今夜的情形，和前夜你引那姓朱的傢伙進來時的情形，有些相同吧？」

這女侍沉倒了頭——是默認了的樣子。

「不過前一夜，你們並沒有到這三層樓上來。那個傢伙，約你偷偷同進主人的臥室，預備竊取你主人頸間的小寶物，他答應你什麼酬報呢？金鋼鑽，是不

是？——有一點我不明白，你們預備下的克羅方，爲什麼不用？胆小嗎？」

對方仍沒有回答。

「哈哈！你叫風，他叫龍，這名字太好了，也太巧了。也許，就由於這一點上，你們老早就發生了蘿蔓絲。這句話你懂不懂？」大偵探只管俏皮。

這女侍的兩頰，紅上加了紅，羞慚戰勝了害怕。其實，大偵探的論斷，多半出於虛胃，這正像星相家的江湖訣一樣。但是，看對方的反應，很微倖，他都測中了。

最後，霍桑看看他的手錶，警覺似地說：「幹正事吧！」

他嘴裏打着哨子，悠然走近那座神龕，揭起了綢帷，他探懷取出一個電筒，光照着這銅像的左耳，用點力，扭着這耳，這耳由豎的變成了橫的，左耳輪的部位，露出了一個奇形的小孔。

他又探懷取出一封信封，把一件小東西，鄭重地由這信封中倒出來，這是一條小龍，和李瑞麟所有的一條，形式沒有絲毫兩樣，但他這東西，並不是金的而是鋼鐵製成的。

奇怪呀！霍桑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呢？

託得嗎？上一天，他把李瑞麟的小金龍，帶進了

盥洗室，他把那東西，擦在兩小片肥皂之中，得到了一個印模，這是這第二條小龍的來源。

這時，霍桑把那銅像的耳孔，仔細估量了一下，他小心地把那龍尾，插入小孔，用力旋了一下。

在一種微微的心跳之下，他對這銅像發生着一種熱烈的期待。但，片晌以後，這銅像依然鐵扮着臉，沒有半點反應。

他皺皺眉，有點焦急，又沉思了片晌。

忽然他又跳起來，再狂扭着這銅像的右耳，他發覺這右耳輪下，同樣地，也有一個孔，再經過一回察視，他又把這小鐵龍的頭部，插進這右孔，他焦灼而又熱烈的期待着。

大約是因年代太久了的緣故吧？或左或右，他撥弄了好些時，猛然間，一種像時鐘發條的聲響，一廓廓一地一響，只見這銅像的頭，向後仰倒了下去，自銅像的頸部以下，頓時露出了一個大空穴，細看接筒之處，恰在衣領的部分。

哈！好精密的機械與設計！

這魔術般的搬演，使站在一旁的女侍，忘了她所處的地位，她呆怔住了。

數十年來的祕密之源，完全發露了。聰明的霍桑，從這銅像的空廓的腹部，找出了一冊線裝的書本。

在這小小一冊書中，他發掘出了一個含有歷史性的大祕密。

這書本被捲成了一個卷子，用許多棉花，緊塞在這銅像的腹內。用意，當然是怕後人搬動這銅像時，會發出裏邊的聲音，即此一點，可見用心的周密。

這冊小書共有五十五個頁子。全書完全是蠅頭小楷所錄，單看這字蹟，是那樣的工整而蒼勁，這是李丹葭氏的親筆，上面鈐有李氏的印章。但，這書並不會留下一個題目。

霍桑嚴肅地捧着這書，他走到一隻接近燈光的椅子裏，靜靜坐下來，翻閱這書的內容。他以最高的速度，閱讀了一部分，他發覺這本書中所述：是一種精密完整而兼偉大的興建海軍計劃！

書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所擬具的計劃，全部注重實際，不着半點空論。雖然，這計劃在眼前已完全失去了它的時間性上的價值，但在當時，如能付諸實施，它所發生的偉大的效果，也許將為後人所無法能想像。

但是，可憐！這驚人的壯舉，終於因着種種的關係而湮沒了。

霍桑又感慨地翻閱下去。這書的後半部分，指出了當時李鴻章氏所練海軍

的弱點，他並指陳出它的必敗之道。關於這一部分，他的論斷，語語鞭辟入裏，無可駁詰。於此，可以窺見李丹葭氏眼光遠大的一斑。但是他這計劃，當時不為李中堂所採納，這也許就是原因之一。

全書最後部分，附有李丹葭氏給付子孫的遺囑。這遺囑再四懇切叮囑，李氏後人，如能獲得適當的環境與機會，無論如何，應繼承他的遺志，把這計劃，設法貢獻於朝廷，而督促其實現。如果後人中無人能遵行這囑咐，那末，應該留心尋覓一種具有遠見而能負擔這重大使命的人，將這一個小冊，鄭重付託給他。

遺囑最後部分，述及李氏在出使德國之際，因某種關係，蒙該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克，送他一種豐厚的餽贈——那是十二顆最精美的大鑽石。遺囑上並註明：後人如得了這鑽石，不能當作私有的財產，他們應當等候國家能實施他的計劃之時，捐輸出來，作為興建之一助。這鑽石也藏在這銅像裏。

霍桑看到這裏，他暫時從書本中收回了視線，他想：在當時，這李氏所藏的鑽石，也許在無意中，曾在人前露過眼；當時那鑽石可用斗量的傳說，其來源就在於此。

霍桑把全書與遺囑的大略，匆匆瀏覽了一遍，時

間已費去了不少。最後，他依照這書中遺囑所指示的，從那銅像的另一部分——頭顱裏，不費事地找到了一個小錦盒。

燈光下，十二顆稀見的鑽石，落到他手掌之中，發為活水一般的光華，激盪着，激盪着。

一旁那個瑟縮而又焦灼的女侍，偷眼一看，她的眼珠宕了出來。

最後五分鐘內，這神奇的偵探，做出了如下的動作：

他把這銅像的頭，恢復了原狀，並垂下了這神龜的綢帷。

他向這神龜一鞠躬，致敬着龜中人生前偉大的人格。

接着，他再一鞠躬，致謝這銅像的賞賜，於是，他溫文而客氣地，把那貯着十二顆巨鑽的小錦盒，放進了他的衣袋。

他回頭向那靦腆着的女侍鳳霞說：「多謝，辛苦你了，現在你去安睡吧。我的酬報，就是代你守着秘密。如果你肯相信我的話，我還要警告你，你那位幕後的情人，並不是個好人。有機會，我豫備把同樣的話，警告你的主人哩。」

當這女侍拖着遲疑與不安穩的步子被驅回她自己

的臥室時，霍桑輕輕關上了門。他把那冊小書，重又翻讀了幾頁。他打着呵欠，似乎有點疲倦。他熄去了燈，把室中一張虎皮氈裹在身上，預備養一回神，但不久，他竟睡熟了。

直等天色透明，這位聰明朋友，方在集團的軒聲之中，悄悄溜了出去。

隔夜的事，室中不留痕跡，那女侍鳳霞，她當然不會聲張出來。這裏，主人還在期待大偵探的重臨，大偵探當然是守信的，在第三天後，他寄給了李瑞麟一封信，信上祇有一個最簡單的答案，他說：

「那夜在黑暗中伸出那隻「鬼手」的，不是別人，正是你的好朋友朱龍。他的目的，是要竊取你的辟邪的小寶物。」

隨函附寄來一冊小書，李瑞麟發覺這是他曾祖的著述，自己從來不曾見過。他不明白這書怎麼會落到那位大偵探的手裏去？

可遺憾的是，這位小布爾喬亞，始終不會在跳舞打牌之餘，抽出些功夫來，一讀這書的內容，因此那銅像，鑽石，以及那鬼手的最後的目的，他也始終一無所知。

於是，這故事的全部完畢了。
俱樂部中那個穿中山裝的中年人，演述到這裏，

有一個人跳起來說：「怎麼！霍桑竟沒把那十二顆鑽石，還給他的當事人？」

「我想，那是不必的。」穿中山裝的人，冷冷地回答。

「什麼話？中國唯一大偵探霍，他的人格，會這樣的卑鄙？」

「且慢！我要代霍桑辯護。」中年人伸着手：「那不是真正的霍桑哩。」

「不是真正的霍桑？是誰？」

「一個職業的賊。」

「職業的賊，他怎麼會冒了霍桑的名，接受這件事？」

「那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那天，這一個職業的賊，趁着霍桑的事務所裏沒有人，他想去竊取一種文件，無意中，他接得了那事主的電話。」

「這一個聰明的賊，他畢竟是誰呢？」

「我！」中年人指他自己的鼻尖。

「你是誰？你的名字？……」

「我是一個衰朽的落伍者；世人遺忘了我，我也遺忘了世人。我沒有名字。」中年人搔着他的花白的頭髮，感喟地說。

許多條困惑的視線，紛紛投射到了同一的靶子

上。

「你們一定要問，我也可以給你們看看我的商標

。」

這神奇的中年人，指指他自己的耳輪。燈光下，有一顆鮮紅如血的紅痣，像火星般的爆進衆人的眼簾。

「呀！你是——」

「不錯，是我！」

這演說家揚聲大笑，在衆人的驚奇紛擾聲中消失了。

俱樂部的光下，繚繞着氤氳的烟霧；濃烈的土耳其烟味，遺留在衆人的鼻腔裏。



俠盜魯平奇案竊齒記

孫了紅

在鄉下人睡夢沉酣的時刻，都市中優秀的一羣，
 正自努力追求着享樂。

一幕含有幽默性的喜劇，發生在那著名的麗都舞廳裏。

軒敞的廣廳中，樂隊奏着誘人的節拍，電炬放射着惶惶的光線，許多對「池以內」的鴛鴦，浮泳在舞池中央，推湧着人工的浪濤。那些豔麗的羽片，在波光一般的打蠟的地板上，錯綜地，組成許多流動的線條。舞池四周，每一個桌子上的每一杯流汗裏，都映射出了各個不同的興奮的臉色。

在這短短的時間，在這小小的空間之中，沒有興衰治亂的觀念，沒有春夏秋冬的季節，這裏沒有昨天，沒有明日。這裏更沒有人世間一切饑，寒，疾，苦的感覺。饑了，有女人的秀色可餐，寒了，有內心的熱火，可以維持體溫。病了，這裏每一對迷人的酒渦，都儲藏着人世間至高無上的萬病適應劑。如果你有苦惱，在姑娘們的淺笑之間，也許你的苦惱，自然都

總之，這裏祇有樂，沒有苦。祇有歡愉，沒有悲哀。至少，這裏是人間的暫時的天堂。

這話怕有點語病，也許，以上的鏡頭，僅僅攝取了一個表面。譬如：一個姑娘失去了她稔熟的主顧，未必會感到愉快；一個浪子追求不到他所愜意的對象，這豈不是苦悶？

但，筆者的筆尖，無暇顧到這些。主要的，我祇想把我的鏡頭，移向這舞場的某一個角度裏。

在U字形的舞女座位的末端，一隻紅星們所不屑的位子上，坐着一個姑娘，年齡，不過十六七歲吧？面貌不失為秀麗，可是，她像她的同伴一樣，由於過火的化妝，反而失却了真美。這彷彿一朵孤芳的小花，無端被加上了人工的髹漆。

少女的神情，顯得非常踉蹌，分明這新奇的環境，於她還感到不慣。她的烏黑的眼珠，失去了平時時活潑，手足似乎無處安放。一雙銀色鑲花的高跟鞋，

不時在地板上，輕輕地磨擦着。

這是一塊天真無邪的碧玉，新被生活的濁流，捲進了這金色的火坑。同時，她也是這所舞場裏，生涯最落寞的一個。她的芳名，叫作張綺。

音樂又響了，這少女的心絃，隨着洋琴台上的節奏，起了一種激越的波動。如果有人能觀察內心的話，就可以見到她的心理，是那樣的矛盾：在沒有人走近她的座前時，她似乎感到空虛，失望。但，如果有人站立到了她的身前，她的稚弱的心靈，立刻又會引起一種害怕的感覺。

琤琮的樂聲中，一個俊偉的身影，映進了她的眼膜。

此人穿着畢挺的西裝，拖着一條鮮豔的紅領帶。燈光掩映之下，年齡顯得很輕，可是光陰的刻劃，不容人類有所掩飾。如果在白晝間細細的看，便知「青春」的字樣，已決不能加到此人的身上。他的臉部的輪廓，很像銀幕上的「貝錫賴斯朋」，尤其是口輔之間，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更顯得相像，這是一張並不十分討人厭的面孔。

少女舉起羞怯的眼光，急驟地看了此人一眼，心頭有點跳躍。呵，認識的！此人是她自進舞場以來幾個稀有的主顧之一。她記得，在前幾天晚上，她會伴

他跳過幾次舞。

音樂台上，正奏着輕鬆的調子，一個快拍子的狐步開始了。舞池中央，似乎吹進了一陣凱撒司的颶風，許多對輕盈的身體，熱烈而瘋狂地，演出了高速度

的旋律。
這少女顫抖地站起來，伸出她分泌着汗液的手，授給她的主顧。樂聲把這一對舞侶，捲進了人的浪濤中。

少女的步伐非常生疎，這位紅領帶的舞客，似乎也意不在舞。他們的足下，並不受音樂的控制，簡直像在躡着方步。他們幾次妨礙了別人的路線，詛咒的眼光，屢次從別對舞侶那邊投過來，這舞客似乎很節省着他的道歉的句子，祇報以一種輕蔑地冷笑。

一個圈子兜過來了。

這紅領帶的舞客以一種不純粹的溫婉的眼光，垂視着他的舞伴，輕輕地：「喂！張小姐！」

口內的氣息，微風一般拂着這少女的額部，這少女自己覺得她的呼吸，又急促了一點。

「前幾天，你告訴我：你自小就不知道你的生身父親是誰。新近，你隨着你的母親，爲逃難，到了上海。爲生活，進了這舞圈，是不是？」這紅領帶的舞客，不經意地移動着步子。

少女只點點頭，並不開口。過往的辛酸，使她的眉梢緊蹙到了一起，口角有點微顫。

「喂！像你這樣的年齡是很需要愛了。」這紅領帶的舞客，浮上一線輕佻的微笑，他轉換了話鋒：「你有對象沒有？」

一抹羞紅在人工的紅豔中迅速地泛了起來，同時，這少女的狂跳的心裏，開始感到這張不討厭的面孔，變成了可怕。

「你看，我，好不好？」這舞客的口氣，增加了輕佻的程度。

「……………」

「好不好？說呀！」這暴虐的舞客，像播弄洋囡囡似的播弄着這少女。

閃電式的進攻，使這少女增加了肺葉的煽動。但是，可憐，她想起了自己肩膀上的壓力，她不敢過分得罪她的主顧，她含淚忍受着這意中的侮辱，努力躲過對方的視線，費了幾百斤的力，迸出了一句話。

「不！我有……」

「哈哈哈哈哈！」

音樂悠然停止了。少女隨着一羣輕鬆的步子，喘息地逃出了重圍。那紅領帶的舞客，挾着一種怪鷓似的得意的笑聲，大搖大擺，踱回他的坐桌。

那裏他有一個同伴在着，是一個橘皮臉的矮子，穿着一襲不配身的西裝，神態很滑稽。他正把一只玻璃盞，湊近他的一撮短髭。

「爲什麼那樣高興，老俞？」矮子放下玻璃盞。
「哈哈！」這拖着紅領帶的名喚老俞的男子，先把視線遠遠向那舞女座中低頭寂坐着的張綺小姐投射了一眼。於是，他嬉笑地坐下來，把舞池中的情形，告訴了這矮子。

「一個殘酷的玩笑！被他的愛人瞧見了，豈不要心痛？」矮子含笑說。

「這女孩子真不錯，難怪那個傻氣的小傢伙，爲了她。發癡似的每晚守在舞場門外。我看，值！」老俞喝了一口蒸溜水。

「他爲什麼不進來呢？」

「進來？錢？」老俞披披嘴說：「那個癡心的小傢伙，他甚至不讓他的愛人，知道他的守候哩。」

「好悲慘的喜劇，可憐！」矮子說：「憑你的能力，難道不能成全成全他們嗎？」

「成全？我得等候我的主顧哩。他們還沒有來嗎？」

「噓！」一個低低的聲音，從矮子的嘴唇上吹出來，他把眼梢飄向了隔壁。

老俞隨着矮子的目光，旋身向後看時，隔座的小圓桌上，對坐着一對所謂「摩登」的青年愛侶。男的，真漂亮！可以說是從髮尖漂亮到了足尖。祇是，太漂亮了，未免少了一點男性的莊嚴。女的一個，面貌不能說是極美，但有一種太動人的丰韻，加上刻意的修飾，使他全身的線條，增加了若干的妖媚。尤其是她眼角間所含的蕩意，比較他手指上的幾顆鉅鑽，更富有吸引力。

在這一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不時有許多「饒」與「妬」的眼色，從四週不同的角度裏射擊過來。如果目光就是流彈，那末，這挺摩登的一對也許早已「體無完膚」了。

這情形使這漂亮女人感到驕傲。她把她的甜媚的眼光，向四面飛掃了一周，滿足而又厭惡地，向男的一個說：「我真討厭這個地方，認識我的人太多了。」

「不是爲了小劉那個電話，我也不願意來。」男的應聲附和着，他皺皺眉頭：「奇怪！我現在想起，方才那個電話，不像是小劉的聲音哩。」

這邊桌子上的老俞，回頭看着那個矮子，笑了笑。他低聲問：「我們的貨色，帶來了沒有？」

「帶來啦。」矮子從衣袋裏掏出一個藍絨的小盒

子——這是一個盛放鑽飾的小盒子——遞給他的同伴。

老俞接過盒子，擦開了彈簧的盒蓋，他從裏面取出一個小東西，拈在指間看了一下，匆匆又放回裏邊，他把這小盒子藏進了自己的衣袋，點點頭說：「很好！」

這時候，在更左的一只桌子上，有人在談着社會問題，他們由社會的動盪不安，談到了暗殺事件；再由暗殺事件談到了舞后程茉莉的被鎗殺！——

呵！「程茉莉被鎗殺！」這是一個何等動人的題材哪？

這話題似乎具有一種傳染性，它從左側的一只桌子上，傳染到了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再由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又傳染到了老俞和矮子的這一只桌子上。

這位紅領帶的俞先生，似乎是一個很優秀的演講家哩。他又似乎專誠在等待着一個適當的題材，好開動他的響亮的話匣。他把這個話題抓到了手裏，立刻和那矮子大談起來。他從程茉莉的被鎗擊說起，聯帶地，又說到一則很動人的新聞——最近一個富商的奇死案。他把那節事情，從頭至尾，談得非常詳細。尤其是他的態度，顯得那樣興奮，正像希特勒先生，展

開了他的演講稿一樣。

下一節的舞蹈開始了，音樂像雨點般的散佈在全場的空氣中。老俞的高亢的語聲，不時穿破了音樂的密網，中間還夾着一個「麒派」的嗓子，雙方一搭一檔，一吹一唱，那是那個橘皮臉的矮子。

隔座，挺漂亮的那一對，並不會起步。他們等着所謂「小劉」，等得正自無聊。在樂聲的交響中，能清楚地聽到老俞這邊的談話。

「喂！那個黃傳宗，你知道不知道？」老俞開始燃上一支烟。

「那是一條頭號米蛀蟲，怎麼會不知道。」矮子像空谷迴聲似的回答。

「這條米蛀蟲，新近拋下了他的米袋，應了老閻的邀請，你知道嗎？」

「這新聞還在報紙上面冒着熱氣哩！據說：他是中毒死的！」矮子說。

「人人知道黃傳宗是中毒死的，但，他是怎樣中的毒？在幾百萬的人口中，恐怕未必有人知道吧？」

「難道你知道？」

「當然！」

隔座挺漂亮的那一對，男子的背部，本是向着老俞的背部。此時，一顆滿塗司丹康的漂亮頭顱，在半

明滅的燈光中，突然發出了閃動。

「你將詳細的情形說給我聽聽。」矮子要求着。

「這事情有着一個太幽祕的內幕，很像一篇偵探小說哩。」老俞彈掉一點烟灰，他似乎賣着關子。

「快說哪！」

「別性急！要說明這事的內幕，先得把這老傢伙的家庭狀況說一說：老傢伙今年五十歲，是最近從囤積上發的財。他不但囤積米，同時他還囤積女人。他一共有六位太太，第六位姨太太娶到家裏，還不滿三個月。哈！你知道他的六姨太太是誰？」

「是誰呢？」矮子反問。

「說出來，你該起立致敬哩。」老俞俏皮地故意說得那樣鄭重：「她就是這裏三個月前，鼎鼎大名的首席紅星哪！」

「哦！李鳳雲嗎？」矮子說這四個字，完全用的是「麒社長」在台上賣力時的韻味。

兩道視線從那漂亮女人的眼膜上有力地射上了老俞的後腦。——該聲明的是，射在後腦上的，當然不是媚眼。

這裏，老俞當然不知道他的後腦，已很幸運地遭受到了美人的顧盼。他自顧自的說下去。

「不錯，你猜着啦！」

「那樣火炭一般紅而熱的一個尤物，會嫁給一個籌備五秩大慶的老東西，可怪！」矮子的聲口，有點感喟，也有點嫉妒。

「這正是努力於囤積的效果哪！你想囤米不想？」老俞向矮子打趣。

矮子摸摸他的短髭，笑笑。

「不過，除了金錢魔力之外，這老傢伙追求那個女人，也會費過一番甚大的努力的。這裏面，很有不少笑料哩。」

「什麼笑料？」

「單說，老頭子自從娶了這尤物進門，她有一百樣的需要，老頭子自動會依他二百樣。遺憾的是，有一件最要緊的事，竟絕對無法依從，因此，那個女人，始終還是不滿意。」

「什麼事情不滿意哪？」

「年齡！」

矮子又摸摸他自己的短髭。老俞接下去說：

「爲了那女人不滿意他的年齡，真使這老傢伙感到了極度的悲痛！如果人類的年歲，可以移交到狗的身上，如果有一條狗，肯把這老傢伙過剩的年歲接受過去，我知道他一定肯對這狗，喚一聲爸爸的。」

「舖！」一口飲料從矮子的短髭間噴了出來。

「哈哈！」在別座上似乎有一種陰冷的笑聲隨着輕佻的眼光落到了那對漂亮男女的桌子上。

那個妖媚的女人，眼角中燃燒起了怒燄。驀地，她從她的座位上，婀娜地站起來，她用詛咒的口吻，命令那個男子說：「走！」

漂亮傢伙以一種臣下服從皇后的姿態，立刻應聲站起，他把一件披在椅背上的米色上裝拿在手裏，站立着，伸手插進衣袖，忽然，他又放下上裝，重新坐下。同時，他向這女人投了一個暗示，示意她暫時忍耐。這女人圓睜着媚眼，看看這男人，又望望老俞的後影，終於，她含着怒，領悟似的又頹然入座。

老俞的桌子上，可惡的對白，還在繼續下去。

「你說那個李鳳雲，不滿意黃傳宗的老醜，這老傢伙有什麼補救的辦法呢？」矮子沙啞的聲音。

「補救的辦法，多得很哪！譬如，這女人嫌他的鬍子太長，他便立刻鑽進一家高等理髮館。再譬如，

這女人嫌他的牙齒殘缺，不美觀，他當即便踏上了鑲牙齒的椅子。再，女人嫌他頭髮白，他便立刻施以人工的渲染。此外，他再儘可能地使用着種種美容術，例如：維他命劑的面部注射，可以使面容還少。用牛奶和蘋果等東西擦臉，可使膚色光潤。還有，一張特配的 Cream 的方子，可使毛孔縮小等等。」

「忙煞了！」

「沒辦法哪！好得他有一個美容顧問，隨侍在側的。」

「美容顧問？」

「那是他的內姪，名字叫作周必康，一個標準小白臉。此人是一位牙醫師，同時也是一家美容院的院長。老頭子爲了要他當顧問，曾在他的滑頭美容院裏，投過一筆資哩。」

「真是不惜工本！你的話，有些過甚其辭吧？」矮子表示不信。

「完全都是事實。」老俞沉下臉色，堅決地。

「說了半天，這老頭子是怎樣中毒的？你還沒有說出來。」矮子忽然覺悟似的這樣說。

「別忙！新奇的事情，在後面哪。」老俞拋掉他的烟尾，又燃上第二支。

樂隊正奏完了一個拍子的尾聲，舞客們又愉快地紛紛歸向他們的座位。

老俞忽然站起來，和矮子對掉了一個座位。那邊，那個漂亮傢伙，在即刻欲走未走的時候，恰好也和那個漂亮女人，換了一個坐向。於是，老俞的面孔，和這漂亮傢伙，成了劈對，雙方的視線，有意無意地接觸了一下。

漂亮傢伙在這一隻「賴斯朋」式的臉上望了一望，立刻，鎮靜地，舉起他的盃子，盃子裏的黑啤酒，發生了一點波紋。

只聽這邊的老俞，繼續在向矮子說道：

「喂！你總還記得，那條米蛀蟲的死，距今還不到十天。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老傢伙坐在一隻舒服的沙發裏，正在讀着晨報。那天的報上，恰好登着一段新聞，預測白米的價格，有高漲到一百五十元以上一石的可能。哈！這真是一個太好的消息哪！老頭子滿足地笑了。可是，這不幸的笑容，還沒有在他臉上站住足，突然！那支燃着的雪茄烟，陡從他嘴角掉了下來。一張新加裝修的臉，變得那樣可怕！頭向後一仰，就這樣的死了！」

「那麽快！」矮子說。

「西醫與他的兒子，差不多是同時趕到的。他的大兒子黃登祿，本身也是一個醫生，而且還是一個著名的法醫。會同檢驗的結果，立刻斷定老頭子的死，是中了一種衰化物——青酸——的毒；並且，他們還斷定，這毒必是當日所中。」

「何以見得？」矮子插了一句口。

「因爲——」老俞眼望着隔座，接下去說：「青酸的毒，是那樣劇烈，當時沾進嘴，是當時就要送命

的。」

「那支掉下來的雪茄烟，怎麼樣？」矮子建議。

「完全無毒。」

「其餘的食物呢？」

「當時在多方面，經過最仔細的檢查。他兒子黃登祿，和其他的醫生，一致承認，在食物方面，完全無可致疑。」

「在米價快要漲到一百五十元以上的呼聲中，這老傢伙當然不至於自動的踏上別一世界的旅途吧？」矮子提高着沙喉嚨，這樣說。

「自殺嗎？廢話！天字第一號的紅舞星李鳳雲，娶回家裏，還不滿三個月，他捨得嗎？」老俞的眼光，經過了拋物線，飄落到了對方桌子上。

隔座四道不甯靜的視線，表面，在無目的地四邊顧盼。實際，這挺漂亮的一對，正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在傾聽這邊的談話。

「不是自殺，難道是謀殺？」沙啞的聲音，含着懷疑，但這問句，顯然有點出於故作。

「嘿！那何用說！」老俞口內答話，他的視線，始終不離對方的桌子：「總之，老傢伙的暴斃，許多人都疑惑這裏面必有一個陰謀。但，奇怪的是，無論如何，却找不出那毒的來源。」

「據報上說：老頭子是死在他二姨太太的屋子裏的，是不是？」

「正是。」

「如此，那位二姨太太，當然很有嫌疑哩。」

「不！老頭子的全家，自大太太到五姨太太，連他兩個兒子在內，沒有一個人，懷疑那位二姨太太。可是，她們都懷疑着另外一個人哩。」

「另外一個人？誰？」

「六姨太太！」

這「六姨太太」四個字，說得那樣的有力，只見隔座那個漂亮女人，正用一塊小手絹，在拭去鼻子邊的汗漬。

「呀！你說老頭子是死在二姨太太屋子裏的，爲什麼要疑到她呢？」

「你聽我說下去！」老俞噴掉一口烟：「這裏，我先把那幾位太太們的住居情形，說給你聽聽。老頭子的大，三，四，五，四位太太，她們各佔一個公館。這新娶的六姨太太和二姨太太，合住一個公館。原因是老頭子讓她單獨住，也許有點不放心；可是，這位六姨太太的脾氣，又是那樣的壞，她和別位太太住在一起，那一定也住不下去。就中唯有二姨太太最賢德，出名的好人，因此，老頭子特讓她們住到了一起

。實際上，這位李鳳雲小姐自進了門口，老頭子的各個公館裏，早已成了「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局面。那二位姨太太，雖說住在同一屋，但老頭子從來不會在她房裏留宿過一晚。甚至在白天，他也絕對不到二姨太太房裏去。可是，在老頭子暴死前的六七天中，這局面竟改變了。」

「改變？」矮子仰着頭。

「在老頭子死前的幾天，這位六姨太太，每天盡力把他推到別位太太的公館裏去。她說：她不能專顧了自己，却使別人受到寂寞，老頭子對她，原是百依百順的，只能依她的話。所以那幾天，他是輪流住在別的公館裏的。暴死的這天，一早，老頭子先來看六姨太太，原想在她房裏吃一點東西，休息一下。但，這位六姨太太，一定要他到二姨太太房裏去。她說二姨太太太可憐！該去看看她。甚至，老頭子想坐下喝一盃茶，她也不許，老頭子無奈，才到了二姨太太的房裏。」

「奇怪！這位李鳳雲小姐，竟會變得如此的賢慧！矮子側坐着身子，他也有意無意地，把眼光向這邊斜睨過來。

「是呀！你想……」老俞用拇食二指拈着他的紙烟，向空畫了一個圓圈說：「一個素性悍妒的女人，

會不會無緣無故，一時變得非常和善？她的改變作風，會不會毫無理由呢？再說，在出事的那天，這個奇怪的女人，她不讓那老傢伙，在她房裏吃一點東西，甚至不讓他喝一盃茶。——在過去的幾天中，情形也是一樣——如果，那天她讓他吃了，喝了，那末，後來她該遭受如何的麻煩？哈！她倒真像具有一種預知的能力哩！」

老俞的那張「賴斯朋」式的臉，漸漸增加了緊張的程度；他一邊說，一邊把機關鎗似的眼光，向這邊掃過來。

對方，那個漂亮傢伙，不安靜地，把他的杯子舉起，放下，放下，又舉起。女的一個，正用粉紙抹着她的嫩臉——這已是第八次的紀錄——她不時從小鏡子的邊緣上，溜起她的俏眼，焦悚地，偷窺着四周，看看有沒有別的人，在注意着自己。

只聽得這邊桌子上，那個沙喉嚨的矮子，正用附和的口調，把上面的談話接續了下去：

「那位李鳳雲小姐，不讓那老頭子，逗留在她房裏，她又不讓老頭子在她房裏吃東西。真的，她好像預知這老傢伙會突然暴斃哩。」

「她怎麼會預知？而預留這脫卸嫌疑的地步呢？」老俞着意地問。

「好！你把這問題的焦點找到啦！」矮子猛然拍了一下手掌，他引得別座上的視線，圍聚到了他的身上。

隔壁的男女，開始不能再維持他們的鎮靜。

這邊的談話，仍在繼續下去，老俞說：

「你說以上的疑點，正是問題的焦點，對！有一位聰明朋友，却躲在幕後，在用心研究其中的癥結哩。現在你先聽我說殯儀館裏發生的事。」

「殯儀館裏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矮子驚訝的聲氣。

「當時，那老傢伙中毒死後，他的屍體被送進了殯儀館。屍身循例經過沖洗，再加化裝。這老傢伙真幸運呀！生前，他爲了女人，會努力注意於修飾；死後，爲便利他追求第二世界中的女人起見，還要讓他體面一下哩。可是當夜，一個滿挾鬼氣的事變開始了。」

隔壁的男女睜大了四隻眼。只聽得老俞接說下去道：

「化裝的手術，是由兩個年輕的姑娘担任的。時候是在深夜了。化裝死人的小室中，四下幽悄悄，燈光那樣慘淡，特異的空氣佈滿了這特異的空間。忽然，在這小室的窗外，發生了一種怪異的呼嘯，先是遠

遠的，幽幽的。繼而，變成那樣近而淒厲！內中一個姑娘，虛怯地指着窗外，她說：她在月光裏，看見了一個黑影。另一個姑娘，偶然回頭一望桌上那張死臉——你想吧，一個中毒而死的死人的臉，當然不會好看的——由於心理上的變異，使這位姑娘覺得那死人的臉也有了變異！同時，窗外噓噓的聲音，更響了——這也許是風聲吧？——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兩個姑娘，捺不住從這小室裏面逃了出來。在這兩個姑娘逃出後不到一分鐘，真的！一團漆黑的鬼影，箭一般的射進了這間死人的化裝室！」

老俞真有演講鬼故事的天才！你看，他把這短短的一節事，說得那樣陰森，可怕。尤其，他的眼角裏，含着一種特異的情緒，真像那個銀幕人物「貝錫賴斯朋」，現身於一張恐怖片的特寫鏡頭中。

隔壁挺漂亮的一對，他們的精神，似乎被吸引住了。男的，手中的烟，烟灰長了半寸以上，他忘了彈去。女的，舉起她的俏眼，悻悻地，看看那個男的，她似乎要問：「會有那樣的事？」

恰好這邊的老俞，在補充着道：

「殯儀館裏化裝死人，照例，不許家族參觀的，因此，那天晚上死人化裝室中發生的故事，老傢伙的家族們，完全不知道。」

「那團黑影是什麼？難道真是老頭子的冤魂嗎？」矮子這樣問。

「傻話！」老俞斥責着：「世間那有這樣的活鬼！告訴你：這黑影正是那個躲在幕後研究這疑問的聰明人物哩。他溜進了那間小室，立刻，取出一把小刀，輕輕撬開死人的牙關，他再把一把小牙鉗，伸進了這死人的嘴裏。他的手法，非常簡捷而迅速，真像一個熟練的牙科醫師哪！」

「撬開死人的嘴！做什麼？」矮子格外驚訝。

「此人偷竊了死人嘴內的一個牙齒——一個新近鑲上的人造白牙！」老俞把「白牙」兩字，說得特別響。

「怪事！偷竊一個死人的牙齒，有什麼用呢？想打花會嗎？」矮子提出這聰明的問句。

「嘿！你要知道，那大篇的文章，都在這隻死人的牙齒裏哩。」

正說到這裏，陡有一個「鏗鏘」的聲響，與一個嬌叱的聲氣從對座發出。只聽那個女的含怒地說：「你怎麼啦？」原來，一只杯子從一只震顫着的手裏滑溜了下來。大半盃的黑啤酒，潑翻了一桌，酒液飛濺到了那個漂亮女人的耀眼的衣服上。

侍者過來抹乾了這玻璃的桌面。那女人從手提皮

包裹取出了幾張紙幣，隨手拋擲在桌子上，她第二次又從座間焦暴地站起來，她的臉色，變得那樣難看，完全失去了她原有的嫵媚。

那男的舉起他的失神的兩眼，向女的投射着一種央求的眼色，他再把他的視線，小心地在四周巡邏了一下，悄聲向女的說：「鳳，我們再坐一會，聽聽他們的話。看來，他們好像並不認識我們哩。」

女的無奈地坐下去，她把那面小鏡子，遮掩着她慘白的臉。

還好，全場的燈光，又進入了朦朧的睡態，樂聲正奏得緊張，許多舞侶們，在忙着追求他們各個的陶醉，因此，這女人的不安的神色，似乎並沒有人，加以充分的注意。

只聽老俞又用響亮的聲音說道：

「再說，我方才說過的：那位李鳳雲小姐，在老傢伙暴死前的幾天中，她不讓他進她的房，她不讓他在她的房裏吃東西，粗看，她似乎因此而免了嫌疑。細想，那是一個大大的破綻哪。幕後那位聰明人物，却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把柄。他費了一番打聽，打聽得這位李鳳雲小姐，和老頭子的內姪周必康——那個標準小白臉——爲了接近的緣故，有了曖昧的關係。你記得嗎？那小白臉是一位牙醫師哪！巧得很，那個幕

後的人物，他又探知老頭子在臨死的一星期前，曾托這位周必康，鑲過一隻白牙。那個聰明人物於是乎想：如果那個小白臉的牙醫師，他把那隻人造的白牙鑲空了，再把一些劇毒的青酸，藏在這隻鑲空的白牙裏

，這樣，那致命的毒物，豈不是輕輕易易，送進了老頭子的嘴裏？其次，他在這隻鑲空的白牙上，預先開了一個小孔，他再把一些東西——我們隨便猜猜，如留蘭香糖的渣滓之類，那都可以——塞住了這小孔，那青酸暫時便不會從那鑲空的白牙裏漏出來。你得知道，人們都有一種習性，不論是誰，新裝了一個牙齒，由於不慣的緣故，常常要用舌尖去舔，老頭子當然也不能例外。日子多了，那塞住小孔的東西被舔掉了，於是，那青酸自然而然的由舌尖侵入了臟腑。這便是那神祕的毒的來源。這計策的最巧妙的地方是——人知道，青酸的毒一沾上口，就得致命。而那顆牙齒，却是在若干天以前裝上的。這樣，在老頭子暴死以後，如果驗出了是青酸的毒，誰會懷疑到這牙醫師的身上呢？你看，這是一個何等幽祕而又巧妙的設計呀！——

老俞這一節話，他的剖解，完全清楚而合理，他簡直把這件祕事的癥結，完全抓住了。

「對！」矮子猛然叩了一下桌子，他把桌上玻璃

盃中的流液，震起了一小片的浪花來。

只見，隔座兩張漂亮的臉，在掩映的燈光下，泛出了兩重死灰色。

他們還在聽這邊繼續說下去。

「我以為，以上的揣測，完全對了。」沙啞的聲音說：「但是，一件謀殺案子似乎該有一個動機的，是不是？」

「那老傢伙在米糧上，最近撈到了不少。聽說：這些黑顏色的錢，有一部分是交給他的那位六姨太太，暫時保管的。而同時，那個小白臉的牙醫師，却在投機事業上，送掉了好幾十萬。你想，一個滑頭美容院的院長，他那裏來的這麼許多法幣呢？我以為，這裏面，就隱藏着那個謀命的動機吧？此外，那個討厭的老貨，如果踏進了第二世界，那末，他們這偷偷摸摸的一對，便可以得到一個較坦白的演出了，是不是？我承認以上的話，大部是出於臆測，但這臆測，也許離題並不很遠吧？」

「對！」矮子又拍了一下他自己的膝蓋。

場內的燈光，突然又亮了，這使一切人們在黑暗中構成的種種醜惡容色，完全無所遁形。隔座那個漂亮傢伙，他聽對方的談話，完全聽得呆了。額部的汗，洗淨了他臉上塗抹的雪花。忽然，他像睡夢初醒似

的，和那女的，交換了一個特殊的眼色，他陡從座位裏站起來，女的也隨着站起。她伸手撫着頭，像患着暈船病。

男的抓起上裝，女的拿着手提皮包，這挺漂亮的一對，做出了一個預備「開步走」的姿勢。

漂亮傢伙一邊穿衣，他以一種困擾而兼悚懼的眼色向着對方那條紅色領帶，偷偷溜了最後一眼。那位新聞演講家恰好抬起頭來，雙方的視線，成了一個正面的接觸。漂亮傢伙似乎忍受不住那兩條無形利劍的侵襲，急急旋轉頭，躲開了這視線。

只見，這一位紅領帶的演講家，忽從自己座位裏站起，雙手插進褲袋，嘴裏吹着哨子，他走過來，就在這男女倆的中間，輕輕移開一柄椅子，撈一撈褲管，悠然地坐下，他向這站着預備走的男女，擺擺手，客氣地說：

「喂！周醫師，李小姐，我們幸會，請坐！」

這突如其來的局面，使這挺漂亮的一對，完全迷惑住了。他們完全猜測不出，這是一個何等樣的人物？在驚疑中，祇有一個意識，他們感到此人的來意，一定並不善良。

「我們走！」那女人努力維持着她鎮靜的聲音，向男的說。她伸起粉臂，掠着她的鬢髮，一種震顫使

她手指上的幾顆巨鑽，在半明滅的燈光之中放射出了多角度的閃爍。

「請坐哪！有點事情，想和兩位談談，這是並無惡意的。」這被稱為老俞的演講家，似乎能够窺見這男女倆的心事。

奇怪！老俞的話，彷彿挾有一種魔力，使這男女倆，一時不知所措。男的，看看女的。女的，看看男的。他們似乎感到留，走，都不妥當。呆住了！他們在這演講家的兇銳的眼光裏，發現了一種威脅，彷彿說：「哼！你們敢走！」

終於，這男女倆又頹然坐下。

男的，從他的衣袋裏，重復取出他的那雙精緻的金質烟盒，他拈起一支烟，擦了五枚火柴，方始把它燃上。他想拿一支烟，敬給他的奇怪的對方，但他並不會這樣做，他祇把這烟盒，推向了桌子的中心。

老俞自動開盒取出了一支烟，道一聲謝，仰起頭噴出了幾個圓整的烟圈。

男女倆瞪着眼，在等待他的發言。

「方才我的話，二位都聽見啦。」老俞的眼光，閒閒的從男的臉上兜到女的臉上。

「沒有呀！」漂亮傢伙搶先否認。

「哈哈！周必康先生，何必太見外？」老俞又

放縱着他方才在舞池中的怪鳴似的笑聲。

「究竟什麼事呢？」這牙醫師還想努力躲閃。他的聲帶，起了顯著的變異。

「推開天窗說亮話，我覺得，黃傳宗先生的暴斃，你們二位，似乎多少要負一些責任哩。」老俞向這小白臉，不客氣地開始轟炸。

「什麼？」一種怒懼交併的情緒，迅速推聚到這位周必康醫師的眉尖上，咆哮的聲音，湧到了喉嚨口。這時，他忽覺桌子底下，有一隻纖小的高跟鞋尖，在他腳上觸碰了一下。他抬眼向着他的女伴——那位漂亮的李鳳雲小姐——看看，他忍住了。

「周先生，即刻你聽見的，有一個人，從殯儀館裏的死人嘴裏，偷到了那顆藏毒的牙齒，不瞞二位說，這偷牙齒的人，就是我！」說到「我」字，老俞指自己的鼻子，他接着說：「我想把這牙齒，轉賣給二位。這是我的好意，我想二位，一定是不會拒絕的吧？」

「好意？」醫師瞪着眼。

「我們買了這顆牙齒，有什麼用處呢？」這過去的红星李鳳雲小姐，搶着問。

「至少，二位可以少服許多安眠劑。」
「你是誰？」那牙醫想起了這問句。

「我叫老俞，人則俞，人未余，或是一條魚的魚，隨便。逢高興，我還有許多別的姓。」老俞掏出一張名片，授給這位牙醫師。

醫師取過這張名片，眼光方和紙面接觸，他的心，立刻像被一個鐵錘叩擊了一下。他暗暗呼喊：「倒楣！碰到了這魔鬼！」他把這名片，在震顫的手指間側轉過來，讓那女人看，那女人的眼角裏，同樣露出了駭異！

「那顆牙齒，你要賣多少錢？」醫師無奈地問。
「我知道周先生，新近陷進了一個泥淖，也許你未必有很多的錢吧？並且，一個人殺死一條米蛀蟲，那是代社會除害，論理該有獎勵的，是不是？」老俞體恤似的說。他再把眼光移轉過來，從那女人袒裸着的肩膀徐徐看到她的纖細的手指，他說：「李小姐的幾個鑽戒，怎麼樣？」

那醫師未及回答，老俞又說：

「如果這交易成功，我可以代替二位，行一件善舉。新近我打聽得，在十多年前，那位吃青酸的黃傳宗先生，曾遺棄了一個私生女兒在外。最近，這十七歲的小女孩，為生活，被迫踏上了火山。她除了她的可憐的母親之外，還有一個癡心的未婚夫，從鄉下，追隨到了上海。那孩子姓朱。好像是一個可造的青年

。但他沒有方法，救濟他心愛的未婚妻，跳出這個不
很潔淨的地方。這裏面有着一段傻氣而可憐的蘿蔓絲
，我想成全成全他們哩。」

這迷惘的牙醫師，似乎並不會聽清這段題外的話
，他只覺得有一種被壓迫的怒火，使他忍不住反抗，
他說：

「如果我們不買你那隻牙齒，你預備怎麼樣？」

「哈！那我——有什麼辦法呢？」老俞把嚴冷的
眼光射過來。

在桌子下，高跟鞋尖第二次又踢着這牙醫的足踝
，只見這位李小姐，她施展出了她以前的外交手段，
勉強地嫣然一笑說：「喂！密斯脫——俞，請原諒，
我再問一句，倘然我們向你買回那個牙齒，我們會有
什麼好處呢？」

「你們可以得到安全。因為除了我，無人知道這
祕密。」

「憑什麼保證？」女人問。

「憑我的名片！」老俞堅決地。

「我們的交易，是定貨呢？還是現貨？」這女人
居然還能裝成俏皮的口吻。

「現錢現貨，即刻成交。」老俞從衣袋裏，掏出
矮子方才交給他的那個紫絨小盒。他開了盒蓋，把裏

面的一個焦黑的臼齒，在這男女倆的眼前揚了揚。

「好！」這女人爽脆地說。她向四周溜了一眼，
她把她的兩隻纖手，徐徐縮到桌下，等她的手再伸回
桌上時，她的指間，失却了原有的熠熠的光華。

三枚鑽戒被裹在一張舞場的賬單裏，輕輕推到老
俞的身前。老俞收下這紙裏，謙讓似的袋起，這是他
的一貫的作風。同時，他把那隻紫絨盒，鄭重地交出
來。那牙醫伸出了顫抖的手，急忙搶了過去，他甚至
來不及開盒檢看，就塞進了衣袋。他的一顆心，感到
一種沉重，也感到了一種輕快。

「哈哈哈哈哈！」老俞忽然縱聲大笑。男女倆癡
望着他，莫明其妙。

「哈哈！周醫師，李小姐，你們真慷慨！」老俞
說：「我生平做生意，喜歡向我的主顧說實話。我得
告訴你們，方才我說：我到殯儀館裏去，偷竊那個死
人的牙齒，那完全是假話。實在，我不過在一家小鑲
牙舖裏，化了五毛錢，買了一個臼牙。我還得聲明，
這牙齒並不會鏤空，並不會開過小孔，也並不會儲藏
過任何毒物在裏面……」

「什麼！」老俞還沒說完話，那牙醫跳起來，幾
乎以一種猛虎撲人的姿勢，預備揪住老俞的紅領帶。
在這緊張的瞬間，池中一節舞蹈又完。舞客們，

沾着舞女身上的肉香，正滿足地陸續越過這桌子。有幾條視線，輕輕飄落在這三人身上。他們不知道這兩男一女，是在辦些什麼奇妙的交涉。

只見老俞臉上的肌肉，石像似的絲毫不動，他靜靜地，向這盛怒的小白臉說：

「靜些！兄弟！在這種地方，是不宜動火的。」

「你敢欺騙我！」那牙醫咬咬牙說。

「我勸你靜些，那是好意。你也知道的，那位黃登祿先生——你的表兄弟——他對他父親暴斃的疑點，還不會放棄他的調查哩。如果我把我的資料，供給了他，你想，那會發生怎樣的後果？况且，你看——

「老俞旋過身子去，望到他自己的座位上，他說：「我們這位孟興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我們今晚的談話，他都記錄下了。」

只見那橋皮臉的矮子，正用自來水筆，在一本記事冊上用心地寫着字。他的態度很莊嚴，望之儼然！

那牙醫師脈絡緊張，還想說些什麼。但那位李鳳雲小姐，慌忙以一種折衝的手腕，打開了這僵持的局面。她又向老俞一笑，笑得那樣甜媚。她說：

「密斯脫——俞，我一向知道，你是最守信義的。」

「哦！李小姐，看在你這一笑的份上，我再鄭重

允許你，我一定謹守我的信用。」老俞點點頭，也報以善良的一笑。

兩分鐘後，這一男一女，心裏詛咒着「小劉」，便依着出去了。她們臨去的步子，當然不是舞池裏面輕快的步子啦。

老俞回到自己桌子上，他向這橋皮臉的矮子問

「孟興，你在寫些什麼？」

「有什麼可寫呢？我在默錄幾個嚮導姑娘的地址哩。」

老俞打了一個呵欠說：「一樁小生意，總算很順利。」

「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做了半天的配角，有許多地方，我還不大明白哪。」

老俞笑了一笑，說：「我對黃傳宗的暴死，我也像社會上的羣衆一樣，一直抱着一種懷疑；我不明白那青酸的毒，怎樣會跑進那條米蛀蟲的嘴？」

「後來你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在今天以前，我對這疑問，還是茫無頭緒。直到今天早上，我聽人說起：老傢伙在臨死前的一星期，會由那個小白臉，替他鑲過一顆上顎的白牙。於是，我方始虛構成了一個牙中藏毒的理想——就是即刻說過的——但，我不知道我的理想對不對？因此，我

冒用了那小白臉的密友——小劉——的名義，打了一個電話，約他們這一對到這裏來。一面，我又托你代辦了一顆牙齒。我特地把我的理想，高聲說給他們聽，想看看他們的反應。不想，他們竟會那樣容易的中了我的計。」

「巧得很，他們恰巧坐在我們隔壁。其實，首領！你真聰明哪！」矮子改變了稱呼，懇摯地讚美着。

「聰明？老啦！」老俞額上浮起了一絲衰頹的暗影。他又隔衣摸着那個珍貴的小紙裏。說：「但，無論如何，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她也許是得救了。憑這衣袋裏的幾塊小焦炭，我想使那女孩，補受一些較高的教育哩。」

說時，他把一種同情的眼色，從白熱而狂歡的人羣中穿射過去，落到那隻畫圈圈的位子上。只見那位張綺小姐，依然低着頭，枯寂地坐在那裏。

「首領！你的辦法不錯！」矮子順着老俞的目光，望望那個天真的痛苦的女孩。

「今天是消遣過去了，明天呢？」老俞把兩臂向上伸直，像演八段錦似的伸了一個鬆暢的懶腰。他說：「這裏是沒有明天的！喂！孟興，我們怎樣度過這長夜？再跳一回好不好？」

台上音樂響了，他又打了一個呵欠。



俠盜魯平
奇案之三
血紙人(上)

孫了紅

一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人殺害的慘報！

呵！太神秘了！太神秘了！太神秘了！

提起這一件太神秘的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在一個佛教團體的講經法會裏。

記得，那是在一個廢歷的九月中旬吧？本埠一處著名的佛教團體，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講經會。這法會，並不宜講整部的經典，每天祇由主講的法師，拈着自由的題材，闡揚一些佛教的教義。宜講的限期，祇有短短的十天。這種演講，在佛教徒中間，有一個術語，稱之爲「講開示」。

這是宜講的第五天。

這天，循例由會中的主腦，拈着長香，迎請法師升座。兩旁聽經的男女居士們。肅立着，跟隨執事的僧衆，宣唱「爐香乍蒸」的香讚，並稱揚「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號。在講座前的爐鼎裏，飄着柔和的烟霧，靜靜的魚磬聲，把肅穆的空氣，播散在整個的廣廈中。這法會雖不盛大，但是相當莊嚴；能令心地齷齪的人們，處身其中，引起一種內作的感覺。

唱念的儀式既畢，低眉趺坐的法師，輕輕叩着尺木，宣講開始了。

主講的法師，法名雪性。年齡並不很高，面目非常慈祥。他是一位台宗的尊宿，對於性相諸宗，也有相當的了悟。可是這天，他並不宜講那些「一心三觀，一境三諦；」和「萬法唯心，三界唯識。」等等的精微理論，他祇拈出了極平常的因果二字，用淺顯的言辭，說明了佛教對這二字的解釋。

他說：「因果二字，在宇宙間，是一種最自然的自然律。因果間的關係，如同形影一樣。世間決沒有離

形獨立的影；也決沒有遠離影子的形。而且，形是什麼式樣，隨形而生的影，也是什麼式樣。譬如：在一面鏡子前，呈露一個笑臉，鏡中所映出的，決不會是怒容；反之，鏡前呈露一個怒容，鏡中所映出的，也決不會是笑臉。所以，一切衆生，造了善因，決定會獲善果；造了惡因，決定難逃惡果。準着以上的定理，可知一個人，打罵了人家，以後，便要遭到人家的打罵；殺害了人家的，結果，也難逃被人殺害的慘報！」

「不過，我佛如來，也會這樣說過：『罪性本空，不着體相，罪從心起，還從心滅。』因此，造了罪惡的人，如能發出猛烈的懺悔心，也能收到移因換果的後果的。」

以上便是這天宣講的大意。

當天，這位雪性法師，他在闡明理論之外，又臚舉了幾件真確可信的事實，以指證所說的不虛。他的聲容，既是非常懇摯；他的口才，又是十分流暢。他使兩旁的聽衆們，像坐在說書台邊聽講傳奇那樣聽出了神。因之，這天的演講，不但平時對於佛教已有信仰的人，都相顧動容；就連一向並不深信者，也都油然而生了信仰心。

在男居士的坐席中，有一位特出的來賓，特別地，有一個會中的職員專誠招待着。但看這招待員的臉色，那樣的殷勤，可以反映出，這位來賓身分的崇高。

這是一位氣概華貴的紳士，藍色的長袍，加上了黑馬褂。估計年齡，約在五十以上。此人長着一張甲字形的臉，粗粗的眉毛，高高的顴骨，一雙細小而帶鋒稜的眼，眼角密布許多魚尾紋。神情上，具有一種工於心計的特徵。他在舉手之際，左手的手指，時時蜷屈成一種拈慣雪茄的姿勢。因之，無名指上一枚光芒四射的大鑽環，常使那些清苦的佛教徒，受到眼膜上的刺激。

這位闊紳士，他是這大都市中的一位有名的「聞人」。在金融圈內，佔有相當的地位。最近，他在囤積民食的偉大事業上，有過幾次驚人的表見。因此，凡屬久住本埠的人，提起王俊熙三個字，大都是不勝欽仰的。

最近一二月來，這位「聞人」，大概因着事業上的賢勞，精神上，似乎發生了一種不很健康的現象。有錢人的玉體，和貧苦者是絕對不同的；打了三個以上的噴嚏，就有煩勞醫生的必要。據醫生診斷：說他是操

心過度所致，需要良好的休養，倘不休養，恐有釀成 Hysteria 的可能。Hysteria 這一個字，於一個有身價的人，確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於是，他不得不放下一切，暫時接受了醫生的建議。

休養期內，他在朋友們的閒談中，聽到了這講經會的事。這一天，偶然高興，來到這佛門裏，作了一度處女的隨喜。他對佛教，原無何種認識。初意祇想借此蘇散一下神經。不料他在聽講以後，竟受到了很大的感動；尤其是那法師所說的某幾句話，竟像螺旋釘一樣，深深旋進了他的腦門，使他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以上所敘述的事，粗看，似乎很細微。可是，就因着這樣一個細微的因由，却使以後那件談詭離奇的故事，輕輕展開了無形的序幕；而這故事的神秘性，簡直可以說是完全超越乎人類理智能力所能想像的範圍以外的。

二 他從墳墓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王俊熙自從在佛教會裏聽了一次講經以後，似乎已引起了一件不可告人的心事，打那天起，他的臉上，浮上了一重陰暗的色彩；言語舉動，時常呈露恍惚不安的樣子。素常，他是一個頭腦極冷靜的人，任何重大的事情，不易影響他的神態。因之，他這突然的反常，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能明顯地感覺到。

他的妻——佩瑩——是一個溫柔美麗的女子。她的年齡，幾乎比他小去一半。他們的結合，是在青樓之中。那個年輕的女人，雖是一個桃色網內漏出來的人，却並未沾染上太深的習氣。原因是：她本是一個生長於內地的舊式良家女，由於一個意外的事變，才被推進這都市的火坑，因此，從良以後，對於自己的丈夫，還能保持舊式女子溫柔體貼的作風。

王俊熙的神情恍惚，使他這位年輕的妻子，感到了重大的不安。她屢次向他追問：爲了什麼事情，神色如此不甯？可是，我們這位聞人，連對他這最親密的妻子，也矢口否認他有任何的心事。

還好，他這反常的狀態，經過若干日子以後，似乎已漸漸平復下來。又過了幾天，那陰暗的氣象，已不復存在於他的臉部。可是，一顆細小的石粒，投進平靜的水面，會激起許多許多的水花來。王俊熙在聽經以

後所引起的內心不安，祇是水花中的第一個旋紋。當第一個旋紋還沒有完全消滅以前，第二個較大的旋紋，却又隨之而起，而在第二個旋紋之外，還有第三第四第五以至不盡的旋紋，儘量地化開去。

以下便是第二個旋紋的擴展：——

這天，王俊熙進畢了午餐，坐在一隻軟椅裏，舒適地讀着報。在報紙上，有一方廣告，吸住了他的視線，這是一張大光明的電影廣告。原來，大光明戲院，這天換了一張新片，片名叫作「再世復仇記」。在這新片的廣告中，刊有如下的警句：

——他從墳墓裏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一個電影廣告，刊上一些刺激性的語句，那是極普通的事。在平常人的眼光裏，至多是因語句的新奇，而引起了觀賞慾。可是，這廣告一映進了王俊熙的眼，立刻起了一種寒凜的感覺；他的心，有點怦怦然。他只覺這廣告上的那些「誣陷」「仇人」「復仇」「墳墓」「扼死」等等的字樣，一個個都在他的眼前，起了有力的跳動！同時，若干日前，他在講經會裏所聽到的幾句話，又在耳邊浮漾了起來；他彷彿聽到那個講經的法師，用懇切的聲吻，在他耳邊說道：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殺的慘報！——

其時，他的臉上，重又抹上了若干天前的陰暗。這一則極平常的電影廣告，竟使他的心底，發生了不可遏止的困擾。

人們常有一種心理，那是相當有趣的：越是一件畏懼的事，越易集中注意力。譬如：一個怕鬼的人，獨睡在一間空房裏面，半夜，他越是覺得這房內的空寂可怖，而他的注意力，越易集中於這房內的一切。當時的王俊熙，便是陷入了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因之，他的第一個意念：很想去看一看，這一張「再世復仇記」的影片，畢竟是種什麼情節？但，第二個意念，立刻掉轉來想：不，還是不必去看。因為醫生會囑咐過：在休養期內，使腦神經上受到不必要的刺激，那是不宜的。

還是去看呢？還是不去看呢？這兩種意念，竟在他的腦內，起了微妙的爭執。短短十餘分鐘之內，他向壁間的時鐘，流盼了好幾回。因為這時候，距離大光明的第一場開映，已很逼近了。但，無論去看與不去看

，總之，他這困擾，使他在那只舒適的軟椅內，已無法繼續靜坐下去。最後，他突然站起來，走出室外，吩咐汽車夫：「把車子開出去！」

我們這位聞人，向來不喜歡看電影，而這一天竟破了例，車子終於駛到了大光明的門口。汽車夫舉起了訝異的眼，目送他主人的背影，忽忽走進了這戲院。五分鐘後，我們這位神經困擾的聞人，已在樓廳裏，佔據了一個坐位。坐下不久，潔白的幕上，已在放射銀色的光芒。

「再世復仇記」，這是一張什麼影片呢？大部分的讀者們，或許是看過的。但，因這片子的情節，於後面故事的展開，有着一種奇異的關聯。所以，這裏仍有介紹一下的必要。

這張片子，是被稱為「恐怖之王」的卡洛夫所主演。內容：敘述一個失業的人，被五個壞蛋，無端搗陷成了一個殺人罪。由於壞蛋們的設計精密，使這可憐的被冤誣者，絕對無法自辯。於是，在無抗辯的情形之下，糊糊塗塗，被宣判了死刑。

有一個年老的醫生，知道這失業者的冤枉，特地挺身而出，仗義加以營救。但是，那些壞蛋們，又多方從中阻撓，使他受到時間上的耽誤。最後，那老醫生趕到刑場上時，那個可憐的人，已是直僵僵地，做了電椅上的屈死鬼。

老醫生憤怒之下，把電椅上的屍體，載回了自己的試驗室。他竭盡所能，用電力醫治這新被處死的人。仗着科學萬能，居然把這屈死者的靈魂，從死神手內，強劫了回來。

這可憐的人重履人世以後，他似乎已換了一重人格。奇怪的是：他在未上電椅之前，他對誰是陷害他的人，完全茫無所知。可是，在復活後，他憑着一種神秘的感覺，竟能把五個仇人，清楚地指認出來。最後，他終於把那些壞蛋們，逐一生生扼死，而他自己也同歸於盡，再度投入了死神的懷抱之中。

以上便是「再世復仇記」一片的大意。這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恐怖片。

這片子與其說是恐怖劇，無甯說它是一個悲劇。其中有兩個場面，攝製得最動人。其一：當那失業者從監房裏被押出來而將踏上電椅時，他仰頭向着天，悽慘地呼籲：「呵！上帝！祇有你——相信我！」雖祇這樣短短一二句的道白，他的語聲，含蘊着那樣的悲憤與失望；他的面色，表現着那樣的悽愴與無告；配上了

如泣如訴的提琴音響，與半明半晦的牢獄背景，使觀衆們的每一支神經上，不期而然都受到一種針尖挑刺似的感覺。另一個鏡頭，那個已死的人復活以後，他在一所音樂會中，遇到了誣害他的那些壞蛋。其時，他悄然舉起他的陰冷的視線，沉着地，輪流凝注着他的每一個仇人，在這短短的特寫鏡頭中，他簡直把人世間所具有的最兇銳最怨毒的神情，盡數攢聚到了兩顆眼球上面，而儘量向對方放射了出來！於是，不但銀幕上的壞蛋們，面上表現了極度的緊張；在黑暗中的觀衆們的情緒，也隨之而發生了相同的緊張。

總之，這片子的確已給予了多數觀者以刺戟的滿足。但是，筆者可以這樣說：其中受到刺戟最深的，無疑地，應數到我們這位幕下的主角王俊熙了！

三 隱藏着兩顆比卡洛夫更兇銳怨毒的怒眼，在向他閃射！

劇終了，銀幕上的各個高潮，次第歸於消滅。許多緊張的神經，也逐漸回復鬆弛。獨有王俊熙的腦中，高潮正自湧起。他隨着大股的人潮，從戲院門口衝瀉出來。他的兩腿感到疲軟而搖晃，宛如中酒一樣。踏上了白晝光明的街面，兩眼還有點昏黑。若不是汽車夫招呼着他，他幾乎無法找到自己的汽車。

呵！這影片給予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坐定到車廂中，那主角卡洛夫的兩個兇銳怨毒的眼珠，還在他的眼前閃動，無論睜眼與閉眼，都是那樣清楚。這印象，可以說：直到他臨死爲止，或許已經永久無法消滅。呵！難道卡洛夫的演劇藝術，真有如是動人的力量？不！這並不完全由於卡洛夫的技術的高明，切實些說：在王俊熙的腦府中，還隱藏着兩顆比卡洛夫更兇銳更怨毒而更可怕的怒眼，在向他閃射！

在汽車飛馳的歸途中，王俊熙的腦內，展開了十二年前親身所經絕頂慘酷絕頂恐怖的回憶的一幕：

十二年前的王俊熙，並不是眼前地位崇高身擁鉅資的王俊熙。那時候，他還是個窮小子。他的原名，叫作王阿靈。他所存身的地點，是在浙江省中一個隱僻的小鎮上。那個小鎮，距離匪類出沒的縣，約近二十里路。地面雖很窄隘，可是從縣到紹興，那是一個必經的路途，因而這小小的市鎮上，居然開有一家唯一的小客寓。那家設備極簡陋的客寓，取着一個富麗的店招，叫作春華客店。那時的王阿靈，在這小客寓中，充當一名雜役，名爲雜役，實際除了店主以外，他是一身兼任着經理，賬席，招待，廚司，以及其他各項要

職。所以，他在那家小客寓內，可以稱爲一位要人。全鎮的居民，提起王阿靈，那是如雷貫耳的。

王阿靈在這小小的市鎮上，素以機警伶俐出名，就因他的機警伶俐，却一手描畫成了後面的一幅血畫。故事的展開，是在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那時候，恰巧也是廢歷九月中旬的天氣。鄉間內地，不比都市，晚餐以後，全鎮都已被籠罩在悽寂的氛圍中。這小客寓屋簷下的一碗燈，搖曳於雨絲織成的夜幕上，遠望去，那一小片慘黃的光暈，現出矇矓欲睡的樣子，將次歸於熄滅。店內，店主與王阿靈，收拾了一下，正待要收市，在這時候，忽然門外急急忽忽地，來了一個投宿的人。

那人挾着一柄油紙傘，拎着一個小包裏。模樣像是一個鄉間的苦役。看他頭上，戴着一頂破而且厚的舊毡帽，帽子的邊，幾乎壓住了眉心。——論季節，却並不是需要戴這種帽子的時候——再看他身上，穿着一件污垢不堪的黑布破短襖，肩際已開了花。下半身，繫着一條藍布作裙。腳上穿的草鞋，沾有許多泥濘。顯見他到這裏來，必已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路。

來客自報名姓，叫作陶阿九，是從嵯縣城裏出來，要到紹興去探親，路過這鎮上；要求找間上等乾淨而隱僻些的房間，單獨住幾天。

「哈！身上這樣污穢，却要一間上等乾淨的房間！」店主呆望着來人，一種訝異的心理，忍不住從眼角之間透露了出來。來客似乎已測知了店主的心事，立刻，他從濕淋淋的破短襖內掏出了錢，聲明「預付幾天的房飯錢。」

五枚雪白的銀元，塞進了店主的掌握，這使店主的手，微微有點顫動。因爲，他從不會在任何一個投宿的寓客中，一次上，接到過這麼許多的錢。當時，他對來客的要求，當然是唯唯答應了。

可是，一旁的王阿靈，機警的腦內，却起了疑。他想，此人既是路過，住了一宿，就該上路。爲什麼要預付幾天的錢？這是一層。在交錢時，看他伸出來的手，非常的白淨；小指上，還留着很長的指甲。這分明和他身上的打扮，完全不相稱。這是二層。復次，他爲什麼一定要單獨住一間房？而且是要隱僻的。這是三層。

爲了以上幾個疑點，使這機警的王阿靈，不免向他更仔細的審視了幾眼。來人的年齡，在王阿靈的估計

中，約在四十至五十之間。煤油燈光之下，照見此人一張白蒼蒼的臉，帶有一種驚魂不定的神色。此人的臉部，更有兩個容易辨認的標記。其一：在他左耳的耳輪上，生着一顆赤豔般大的黑痣，附有幾莖寸許長的毛。其二：此人眉心中間，列有三條深刻的皺紋，中間一條較長，兩邊兩條略短，形成一個略帶歪斜的鋼叉形。在某一瞬間，這帶有殺氣的鋼叉紋，顯得特別的深，使人一望之間，就會留下一個不易淡忘的印象。

當晚，這自稱爲陶阿九的來客，便被招待到一間所謂「上等乾淨」的房間裏。由於來客付錢的豪爽，這使這位小客店中的要人王阿靈，不得不給予他一個較優良的待遇。當他將要跨進這「上等」的臥房時，王阿靈殷勤地，預備接過他的小包裹，代他送進房裏去。不料，這善意却遭到了來客惡意的拒絕。在這片瞬之間，那人眉心間的鋼叉紋，又作了一次深刻的顯露；而同時，王阿靈的手，却已攆到那個小包裹，覺得有些相當的分量。

因着上面這一個小動作，使王阿靈的疑念，格外熾盛起來。從多方面觀察，他感到來客的行徑，未免有點神秘，而那個小包裹，更是神秘中的神秘。

那個鄭重的小布包，裹着什麼寶貴的東西呢？

終於，在一個暗地裏的密切注視之下，這事情便迅速地有了新奇的發展。

四 用白紙剪成許多小紙人，那紙人會走路！

夜深了，來客的房內，燈光還沒有熄。窗外，王阿靈賊一般的屏住了呼吸，在疑神偷窺。——這裏須得說明，這所謂窗，當然不是上海國際飯店樓頭垂着錦帷的鋼骨玻璃窗；那不過是十九世紀的中國破紙窗。於一個黑暗中的偵察眼，那是非常便利的。

這樣一個淒晦的雨夜，室中人深更未睡，他在做些什麼呢？

王阿靈從紙窗的破隙中張進去，立刻，他呆住了。

原來，來客在黝黯的煤油燈下，正把那個包裹鄭重地打開來，在細細檢點着裏邊的東西。在這小包裹內，除了底面兩三件舊衣服外，其餘，却是好幾厚疊的紙幣。估計數目，約有好幾百元吧？不！至少也近一千

；或許還不止！另外，幾捲圓滾滾的紙捲，捲數雖不多，分量顯得很重，那必定是現洋！最後，只見一個厚的紙裏透開，呀！其中全是金飾！在慘淡的燈光下，四射着黃澄澄的耀眼的光華。

呵！夜是黑的，燈是青的，四下的環境，是灰黯的，破桌子上，金是黃的，銀是白的，紙幣是花的，種種的顏色，把窗外黑暗中的一雙饑眼，映射成了紅的。

王阿靈定定神，又見室中那個詭秘的傢伙，匍匐在地下，正自忙碌地，在把那些財物，逐一隱藏於床下一個不易覺察的隱蔽處。隨後，他站起來，拂去膝部的泥垢。又把那兩三件舊衣服，重新打成一個原式的包，安放在枕邊。

王阿靈悄然站在黑暗中，睜大了眼像在做夢。可憐，他自入世以來，一雙細小如鼠的眼珠，從不會見過這麼多的財物！這天晚上，微倖，他犧牲了若干時刻的睡眠，居然換得一些滿足的眼福。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單單一飽眼福，於他似乎是感到不夠的；他只覺他的心底，被撥動了一種饑渴似的感覺。

於是，一顆靈敏的腦球，在黑暗中開足了馬突。

「這樣的一個人，身上，竟有那麼多的財物？這傢伙，一定不是好人吧？」黑暗中的第一個意念。

「他為什麼急急忽忽地，把他的東西，隱藏在這床下呢？想來，他總不至於老遠趕得來，特地專揀這地方，做他的儲藏庫吧？哦！明白了！那一定是為防備我。因為，在他進門之初，自己會對他的包裹，幾番密切注意過。他害怕了。急切之間，無法可想，所以暫時忽忽隱藏一下子。對！一定是如此！」他的第二個意念，很聰明的這樣想。

「這床下的東西，除了我，沒有人知道。假使，這傢伙在今夜，突然得了急病，死了！那時，自己——哈哈……」這一個靈敏腦筋中的第三個意念，有點想入非非了。

「但是，閻羅王並不是自己的妹夫，決不會那樣馴良聽話的——」第五個意念，他轉念：「那末，自己可有方法，代那老閻執行一下職務嗎？」

「呵！不！罪過的！」第六個意念，他自己阻止；但是，最後一個意念，立刻又急轉直下：「哼！這傢伙並不是一個好人哩。也許，他是一個強盜。包裹裏的東西，正是殺人放火搶來的。非義之財，人人可取。

顧忌什麼？

一種類如在卡通畫片上時常見到的五顏六色的高速度旋律，在王阿靈的腦內，攪起了風車似的疾轉！聰明的人，畢竟是聰明的。一陣亂想之後，終於，在他靈敏的腦球內，陡然想起了本鎮上過去的一件事來。

不久以前，這小鎮上，曾發生過一件離奇的風波。原來：鎮上的孩子們，忽被外來的拐子，拐走了好幾個。這是這甯謐的小地面上從來不會發生過的事。並且，事有湊巧，就在拐失孩子的後一天，當地有位極具勢力的大紳董，他的一個年方八歲的獨生子，突然患了急症，竟在一夜之間狂喊心痛而死。論理，以上兩件事，原是風馬牛各不相關的。可是，內地的人，頭腦簡單，竟把兩件事硬聯到一起，而產生了一種絕對離奇而不合理的謠言——這也許是當時那種所謂武俠小說的影響——一時沸沸揚揚，大家都說鎮上已到了白蓮教的餘孽，專和小孩作對。拐得着拐了人走；拐不到人，却用法術攝取心肝，那必定是拿去祭煉法寶；或是合藥用的。這謠言一發生，頓使這骨牌大的一方小地面上，鬧成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局面。當時，那個喪失愛子的紳董，悲憤之餘，還會懸過一個五百元的賞格，緝拿那個無影無踪的妖人。結果不用說，當然是連風與影也不會捕捉到。

以上的風波，還祇是不到三個月的事。眼前，這風波雖已平息。但，全鎮有小孩的居戶，偶然提到這事，還是談虎色變，當然，那位大紳董，也還留着喪子的餘痛。

王阿靈想到了以上這件事，在黑暗中，他的腦內陡然地一亮。他向破紙窗中，溜進了最後的一眼，驀地，得了一個主見。

當晚，他悄悄地掩回了自己的臥處。枕上，獨自籌劃了大半夜。

第二天，他乘來客偶然離房的機會，偷偷掩進房去，預佈了一個巧妙的機檻。旁晚，他飛奔到那位大紳董的府上，氣急地，報告出了如下的一段話。

他說：「報告鄉董：那個白蓮教的妖人，又來了！他正住在我們的店房裏。那是一個相貌兇惡的人，左耳有一顆痣，眉心有三道紋；他是昨晚來的；噯！可怕呀！我親眼瞧見他在煤油燈下，用白紙剪成許多小紙

人，那紙人會走路！不相信，你們自己去看哪！

這出人意料的消息，使聽的人，受到了一個相當大的震駭與騷擾。鄉鎮雖沒有無線電，可是，眨眨眼，這颼風差不多已吹滿了半個鎮。不到半小時，在這春華客店的門外，捲起一般人浪，內中由地保領頭，怒潮似的捲進了那個自稱為陶阿九的臥房中。這駭人的情況，使店主與店主婦，大大吃了一驚；尤其是那個自稱陶阿九的人，更是目定口呆，他不知道自己已遭遇到了一個何等樣的惡夢？並且，爲着某種誤會，他的意識中，只有逃的一個準備。他這惶惶失措，顯見畏罪情虛，於他更爲不利。結果，他像夢魔似的在羣衆拳腳交加之下被捆綁了起來。連着，衆人忽忽一搜檢，立刻在他簡單的行李——那個小包裏——中，搜出了三枚白紙剪成的小紙人！此外，還有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好幾個小孩的年庚；那位大紳董的心痛而死的獨生子的年庚，也在其內。

呵！攝取小孩心肝的白蓮教妖人，證據確實，鐵案如山，還有什麼疑義？

由於當時時代的黑暗，由於鎮上羣情的汹涌，主要的，更由於大紳董爲子復仇的怒火的熾燃。當時，這事件並不會經過一個正當法律的裁奪，結果，那個莫明其妙的罪犯，連一個申訴抗辯的機會，也不會獲得，糊糊塗塗，便在土皇帝的口頭法律下，被判決了剖心處死的酷刑！

五 老天哪！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一張血染成的畫面迅速地在翌晨展開：

這是一個低氣壓的天氣。蒼鉛似的天色，和死囚的容色一般的灰敗。在一方蕭風的荒地上，那死囚，赤裸了上體，屈着膝，雙手被反剪在一根臨時豎起的木樁上。三枚帶着神秘性的小紙人，另外加上一道黃紙硃書的符籙，一同黏貼在這死囚的胸口——這是鎮上一個老道士的建議，他說：「真的！那些小小的紙人，都是活的！倘不加上一道太上鎮壓符，一同處死，它們會作祟，會代主人復仇！」——因這一點小小的點綴，却使這事件，格外增添了詭詭恐怖的氣氛。

在死囚的劈面，數尺以外，安放着一張白木桌，桌上，正中設供着那位大紳董的愛子的靈位；那幾個神

拐失的孩子們，不勝榮幸地被邀作陪賓，也供着靈位。祭酒，祭菜，祭飯，錠箔，羅列了滿桌。兩支蠟燭，迎風搖晃而震顫，滴下了鮮紅的血淚，象徵着這死囚的生命的短促。最刺眼的，這桌子上，還陳列着一隻小木盤，和一柄兩面開鋒的尖刀！

原來，他們正預備着表演一幕野蠻時代絕對慘無人道的剖心活祭的活劇！

小鎮上的居民，幾乎空巷來觀。這一向寂寞的荒地，四周，砌成了一堆人肉的圍牆。在這許多人的臉上，有的是憤怒，有的是緊張，有的是在期待。他們大多數，都挾着一種欣賞「草台戲」的心理，來欣賞這一幕從未見到過的活劇。那位春華客店中的要人王阿靈，居然也是這特殊劇場中的免費來賓之一。

在慘劇將要演出前的刹那，那個死囚，睜着噩夢初醒似的眼，殼棘地，望望對面桌子上那隻木盤和那柄耀眼的尖刀，他知道自己將要遭受到一個如何的命運。他無力地微微仰起他的絕無人色的臉，哀聲地向空呼籲：——

「老天哪！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我家裏，還有老母，還有妻，還有兒，還有……」他的音帶顫不成聲。一語未畢，淚如雨下。

在人叢裏，起了一片詛咒聲。有人在向他拋擲磚礫；還有人在遙遙地吐着唾沫。却沒有一人向他拋擲同情。

例外的，獨有仁慈的王阿靈，微微偏轉了臉。

「如果，世間真有果報——這死囚在衆人的喧噪聲中，忽然鼓起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絲的火藥，他眉心間的鋼叉紋，顯得那樣深，他切齒怒喊：「誰是害死我的，誰要遭更慘的報應！我雖死了，我的冤魂白日裏也會從墳墓裏走出來，找到我的仇人，向他索取我的命！」

在他發出這最後的毒誓的瞬間，他的眼珠，變成兩顆怒紅的火球；他的冤淚已被燒而乾涸。他把那毒蛇般陰冷的視線，在觀劇羣衆的臉上，沉着地，逐一徐徐搜索過來，最後，却黏滯到了王阿靈的臉上——這在這死囚，還不知是出於有心的呢？或是出於偶然的？——可是，在王阿靈的眼內，却感覺到這臨死的傢伙，簡直已把人世間所有最兇銳最怨毒的神情完全攢聚到了兩顆眼珠上，而向自己這邊儘量放射了過來！

從這一霎時間爲始，王阿靈的腦內，便永遠被投進了一顆陰暗的種子！這種子一直在他心底浮漾，騷擾，直到他的臨死，也無法消滅！

當時的某一瞬間，王阿靈的面色，變得和這死囚一樣的難看。但，他後來畢竟是一個偉大的聞人，所以，僅僅一瞬，他立即恢復了他的鎮靜；並且，爲表示出他的鎮靜起見，他還悠然無事地，看完了這好戲的最後一幕。

他眼看着那個客串性的劊子手——鎮上的一個屠戶——把那柄尖刀，用力地埋進了這死囚的心口。一朵怒紅的鮮花，從這死囚的心頭噴放出來，把黏在他的胸前一同處死的白色小紙人，渲染成了殷紅可怕的血紙人！

一幕野蠻活劇在羣衆鼓噪聲中終了場。但是，這一個被處死刑的人，畢竟是不是一個攝取小孩心肝的白蓮教徒呢？

答案是：不！絕對的不！白蓮教三個字，在他整個生命中，或許，連夢寐間也不會發生過關係。他的面貌，雖然相當兇惡，實際，他却早是嶺南城外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富戶。他的真名姓，叫作况錫春。在他手內，擁有好幾百畝的田，和數萬元的資產。這雖並不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可是，在當地，他不幸是一個出名擁有現錢最多的人。因此，竟引起了近處一股土匪的覬覦。這次，他突然接得那匪首的一封信，要求他於最短期間，拿出十萬元的款子來，充作所謂軍餉。倘不答應，便要用最殘酷的方法來對付！——那匪首是出名兇惡的，說得到，做得到。在過去，已有不少駭人的先例——這恐嚇信，於這安分胆小的富戶，無異一紙死刑的宣判書。在當時那種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的時代，他根本無法獲得合法的保護。他要答應那要求，實在沒有那麼多的錢；不答應吧，他又無法逃出匪徒們的魔掌，萬分無奈，只得採取了一個棄家逃亡的下策。他的家裏，除了老母妻子，有一個年近三十的兒子，還有一個十五歲的幼女。當時計議，全家五口一同出走，斷難逃過匪徒們的耳目。因此，由他獨自一人，改了裝先走。臨走，由他妻子把所有積儲，悉數打入一個隨身的小包裹。乘着一個淒晦的雨天，在一柄破紙傘的掩護之下，提心吊胆，逃出了匪徒們的監視網。他素知離縣近二十里外的小鎮上，有着這樣一家敝陋的小客寓。他約定他的家人，在這裏等候。單等全家會齊，便一同

逃到紹興或杭州去。

不料，由於金錢的作祟，逃出了魔鬼的掌握，却陷入了另一死神的機檻。這在迷信定命論者的眼光裏，豈非添了一個強有力的例證？

幕後的真相，終於在小鎮上面揭露了。無多幾天，那個屈死者的老母妻兒的哭聲，已廣播到了全鎮居戶的耳內，可是，在這個時候，那位機警的王阿靈，已是悠然騎上鶴背，插起了遠走高飛的翅膀。

當這位未來的聞人，拜別這小鎮的時候，他還挾着一小股的怨憤。因為，那位大神董，竟吞嚥下了五百元賞格的諾言。他想：若不看在店內床下的寶藏份上，幾乎白弄死了一條人命！但是，當他悄悄發掘床下那注血浸過的財源時，他又深深吃了一驚。他發覺這一筆借刀殺人的酬勞費，單單紙幣一項，已有九千四百五十元之多；加上銀元與金飾，還有一些上回並未見過的珠寶，約略估計，總數將及一萬三千元以上。就這樣輕輕易易，他已成了一個速成的小富翁。

就在那年的九月裏，他悄悄地溜到了上海。而同時，他更由鄙俗的王阿靈，搖身一變而為高雅的王俊熙先生。

如是忽忽過了十二年後，靠着他的智謀機警，他已躋登於海上聞人的寶座。

六 啊！那正是十二年前剖心處死的白蓮教妖人！

王俊熙從大光明戲院出來，悄然蜷伏於汽車的一角，他的兩眼，雖脫離了有形的銀幕，而他的腦膜上，却繼續展開了另一片無形的銀幕。十二年前那幅絕頂殘酷恐怖的畫面，清楚地複映於他眼底。回到了家裏，一想起卡洛夫的眼色，同時也使他聯想到那雙與卡洛夫相同的眼色；他只覺那兩顆毒蛇般的怪眼，那樣陰森森地，在空間的每一個角度裏，向他身邊刺過來！

他臉上的陰暗，增加了嚴重的程度。

他非常後悔，不該去看那場含有刺激性的電影，以致引起無謂的憂怖。不過，他這憂怖，也並不能說是完全由於那張影片而引起。實在，近來另有一件離奇的事，却是引起他內心不安的真正的原因。

事情還在他到佛教會裏聽經的前幾天。那是一個天色晴朗的白晝。他從外面回家，剛跨出汽車門，突有一個中年男子，在他身旁忽擦肩而過。當時的一瞥之間，他只覺那人的面貌，彷彿非常稔熟，分明是一個常見面的人。而奇怪，一時却無法思索，這是一個什麼人？事後，他立刻記起來了。啊！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十二年前那個被判剖心處死的白蓮教妖人！面部的輪廓，越想越相像！不想起還好，一想起，他的全身的血液，似已停止了流動。

他惶惶然，感到了一種大禍將臨似的預感。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物。細細一思想，他覺得自己的頭腦，未免幼稚得可笑。在這世界上，那裏真會有鬼。即使有鬼，那裏會來索命。即使鬼會索命，何致等到十二年後，再來清算血賬。何況，自己遇見那個人，時候又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定是面貌偶然的相像，加上自己心頭的疑影，以致有這錯誤。對了！一定如此！

一經這樣解釋，他的心頭，覺得泰然了許多。假使沒有別方面的刺激，他幾乎已忘懷那件事，偏偏，在幾天以後，他忽然到那所佛教會裏去，聽了一次經。那講經的法師，會說出那樣的幾句：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殺害的慘報！」

連着，他又看到那則電影廣告，恰巧有着這樣離奇的語句：

「他從墳墓裏走出來，將誣陷他的仇人，生生地扼死！」

由於以上兩節話，頓使他聯想到十二年前那個死囚臨刑前的可怕的毒誓，那傢伙會惡狠狠地說：

「如果世間真有果報，誰害死我，誰要遭到更慘的報應。我雖死了，我的冤魂，白日裏也會從墳墓裏走出來，找到我的仇人，向他索取我的命！」

想起了十二年前的毒誓，使他不得想不到門口所遇見的那個人。啊呀！不要真的遇見了鬼吧？他越想越害怕。一種莫可名狀的惶悚，像一條毒蛇似的，鑽進了他的心坎。自此，他往往無事無端，會驚悸地跳起來；在獨自靜坐的時節，彷彿常見一種飄忽的黑影，在他眼角閃過。這情形，使他的神經遭到了嚴重的困擾。他雖仍自己解慰：「世間決沒有鬼。」可是，他的心，已不再接受他的建議。

本來疑心能生暗鬼，而王俊熙所遇的事，似乎並不是完全屬於空濛的疑心。於是，一件絕對神秘駭人而使人不敢置信的奇事，終於在他眼前，清清楚楚毫無假借地實現了。

可怕的事情，最初發生的一天，恰巧是一個歐美迷信人們稱爲「黑色星期五」的日子。王俊熙從外面回來，時候，是在旁晚了。陰森的暮色，先已籠罩於室內。近來，我們這位聞人，爲着內心的黑暗，很需要外界的光明。而且在這一時期，他的性情簡直變得非常之壞，一點小事也會動怒。他見這時候，屋內還不會開燈，已經提起了肝火。他低着頭，獨自忽忽踏上樓梯，剛走到半梯距離梯頂約有五六級，偶一抬眼，只見梯口有一個人，迎面急忙地，正要走下樓來。第一瞬，他看到那個人，頭上戴着一頂黑色銅盆帽，身穿一件黑色布袍，脅下還挾着一包東西。其時，王俊熙把傭僕們不開燈火的怒氣，遷移到了這人的身上。他正待呵斥：「什麼人，亂闖到樓上來！」

就在這將開口的片瞬，猛然間，他已看清了這人的面貌，他只覺周身的毛髮，嚇得根根飛立了起來！原來，樓頭的甬道，左側有一間房，房門正自敞開着，——這就是他的臥室——電燈光從臥室中滲漏出來，斜射在梯口那個人的臉上，映照得相當清楚。在日色與燈光的交織中，照見那人一張死白的臉，絕無半絲血色，像抹上了薄薄的一重石灰漿一樣。這一個熟識而可怕的面貌，正是他近來在睡夢中也不易忘却的面貌！尤其是此人一雙陰冷的眼珠，像毒蛇似的透着碧森森的光，正迅速地在自己怒射過來！

當時的情形，祇是短短一瞬的時間。奇怪！那人一見王俊熙，似也呈露相當恐慌，無聲而飄忽地，向着左側一閃，轉眼就像一縷輕煙似的消滅了。

可是，在這極短促的一瞬中，王俊熙已看清楚——毫無假借毫無錯誤地看清楚——這人正是若干天前在門口遇見過的那個人；說得切實點，這人正是十二年前那個剖心而死的傢伙。真的！他已實踐了當初的誓言，竟從墳墓裏面鑽了出來！

王俊熙在肺葉狂搗之下，整個兒的軀體，似被投進了冰窖。一陣陣的冷汗從他每一個汗毛孔中分泌出來，黏住了他的內衣。其時，他不知道憑着一種什麼力量，還會把他癱軟了的身子，支持在半梯，竟沒有跌落下去。

他的兩腿，被釘住在梯級上面，不知經過了一個怎樣長久的時間——其實，祇是絕短的片刻——只見樓梯口，又閃出了一片黑影，在心頭又一陣的狂跳中，細看，這婀娜的身影，却是他的妻子佩瑩。

那個年輕的女人，向下一望，她吃驚得喊起來：

「呀！俊熙！你，你做什麼？」她急急奔到半梯，費了一個相當大的力，把他扶披上樓。她發覺他的手，冷得像一塊冰；而且，全身是震顫得那樣厲害。

到了臥室裏面，他的神魂略定了些。他妻子疑惑他是病了。但他竭力否認，只推說：精神偶而有點不爽。他連連催促他妻子，把全室的電燈，盡數開起來。

那個年輕的女人，依了他的話。焦悚地望着他，感到莫名其妙。

平時，王俊熙並不很喜歡喝酒。這晚，在他妻子佩瑩溫柔體貼的勸慰下，却痛飲了一個爛醉，醉後，整夜胡言亂語，這使他的妻子，受到了一個極度嚴重的惶惑與驚擾。

從這天起，我們這位聞人，已無法維持他的鎮靜。假使我們抄襲一句哲學家的話，那可以說：他顯然已由細微「量變」的過程中，進入於急劇「質變」的階段。

七 小紙人的一條腿軋住在窗隙中，姿勢恰像要擠進窗子來！

在遇見那可怕的魅影的以後幾天，幸喜不會再發生什麼事。王俊熙的心頭，略覺釋然了些。可是，還不能說是水面的旋紋，已經自此而止，不再有所擴展。

數天以後，王俊熙無聊地獨坐在瑟坐室中的一張書桌前，在讀着一本書。靜寂中，陡覺有一縷難堪的臭味，刺進他的鼻官——那是一種焚燒布質的臭味。依據世俗的傳說：大凡一個地方，無緣無故發生這種氣息，那就是幽魂出現的徵象。但當時的王俊熙，最初還沒有想到這層——他放下了書，正待找尋這氣味的來源。一舉眼，忽見劈面關閉着的兩扇窗，窗隙中有一件白色的小東西，在迎風飄舞。站起來看時，那是一枚白紙剪成的小紙人，一條腿被軋住在窗隙中。那姿勢恰像全身用力要擠進窗子來。

這小東西幾乎使王俊熙的呼吸完全停止！好得是在白晝。他硬硬頭皮，伸起震顫的手，把它拿了下來。

細看：這小紙人約有三寸長。線條剪得非常生動，臂部的肌肉，隱然隆起。面部，另外描繪着五官。雖然筆調很簡單，可是怒目圓睜，宛然活的一樣；最駭人的是，這小東西的面目，分明就是十二年前那個剖心而死的人的縮影！

在紙人的眉心間，畫着三條細線，分明代表了那可怕的鋼叉紋；左耳還有一枚針眼大的細點，代表那顆黑痣。它的心口，塗着許多點大大小小的紅點，那並不是紅的墨水或顏料，看來很像真的血漬，像在那裏淋漓瀉瀉下來。並且，這小東西的右手，還連手剪成一柄小尖刀，抓住在掌握中！

一種莫名的緊張，充塞於王俊熙全身的每一個細胞裏。他嫌惡地跳起來，把這可怕的小東西，憤憤地投進了壁爐。

這小紙人被投在一塊半燃的煤塊上，並不立時着火。堅韌的紙質，受到高熱度，起了伸縮性。他眼看這小紙人的上半身，在怒紅的火簇中突然兇獍地豎起，那條握有尖刀的小紙臂，痙攣似的徐徐彎舉，宛然向他做成一個猛襲的姿態。

同時，空氣中一陣陣帶有血腥似的特異的焦布臭，還在他的鼻邊飄浮。

他伸手撫着頭，亟亟於要離去這緊張的氛圍。他昏亂地闖到門口，抓住門球，剛把那扇門開成一條窄縫，在這慌張失措之中，偏偏門外又有一種喘息似的呼吸聲，驀地刺上了他的耳膜！這聲音阻止了他開門的動作，在略一遲疑之頃他再急驟地拉開那門，向外一望，只見隔室空空洞洞，那裏有什麼人？

當然，這詭奇的情況，使王俊熙在恐怖之上加了恐怖。一陣膚慄，他自覺他的軀體，像在無限制的暴長起來。

可是，這神秘的事件，還在愈出愈奇的演變下去哩。

下一天，有一位來賓光降到我們這位聞人的府上。此人高高的個子，闊闊的肩膀。眉宇之間，呈露一種活潑好動的氣象。他是王俊熙的商業上的學生，一個近三十歲沾染時代化的青年。同時，他也是這裏最稔熟的來賓之一，平時出入無阻，親密得和自己人一樣。他的名字，叫做邱仲英，而王俊熙的全家，都稱他爲小邱。

這天，他是爲送一份商業上的合同而來的。

因爲那份合同的性質很重要，王俊熙接受以後，立刻預備把它收藏到銀箱裏去。他忽忽上樓，開了銀箱的門，忽然，他又白瞪着眼珠，呈露了一個短時間的呆怔。

原來，這時他又聞到了那股特異的焦布氣。定定神，他回眼看到小邱正在身後。他不願讓他內心的憂怖，被人窺見。因此，他強自鎮定，裝作無事一樣。但，當他伸手把那份合同放進銀箱時，他的臉色，變得更加慘白。並且，他這沮喪的神情，立刻映射上了小邱的臉。

「什麼事呀？先生！」那青年關切而又驚疑地問。

「不關你的事！我有點頭暈。」王俊熙暴聲回答。一面，他揮手向那青年驅逐：「你到樓下去，不要站在這裏。」

這焦躁的辭色，完全顯示反常。那青年只得趑趄而困惑地，依遵他的命令。小邱方旋轉身子，忽又聽到背後緊張地喊：「小邱，你就在房門口等着我，不要走遠！」

王俊熙慌張地回到銀箱之前，他伸起觸到了流電似的手指，在銀箱內拈出了一件小東西——又是一枚與以前完全同樣的小紙人——同時，他發覺這銀箱裏，有一點東西，是被翻動過了：

在一隻專放股票公債的抽屜裏，少掉了二十一張每張票額一千元六厘公債券。奇怪的是，這抽屜內却飛來了一大捲的鈔票，這一捲鈔票，自十元券起，至一分的輔幣券都有。數一數，共是七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

銀箱的另一部分，一包原放着的鈔票，也有着相同的奇怪情形。在那個紙包裹，本有十疊簇新的聯號鈔票，每疊十張，每張百元，總數是一萬元。原是厚厚的一大包，而此刻却變作了薄薄的一小疊。原有新的百元票，祇剩下了五張。奇怪！這裏也多出了四張十元和一張五元的票子。總數由一萬元，變成了五百四十五元。

呵！銀箱裏是失竊了！那個賊，真客氣哪！他偷走了兩大批整數，而又找出了兩注零數。賊偷了錢，還找出錢來，真是曠古未有之奇聞！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王俊熙目定神迷，簡直已陷入於一種夢游病的狀態中。

正自發怔，那一陣陣有血腥氣的焦布臭，又在他的鼻邊，若有若無地撩拂。同時他忽發覺，在那幾張多餘出來的鈔票上，隱隱似都染有血漬，因這鈔票上的血漬，他陡然想到，一萬元減去五百四十五元，豈不等於九千四百五十五元。呀！這正是十二年前他在床下所取得的那注血浸過的鈔票的數目！——照這樣看，另外那注公債的被竊，其中也有相同的深意。也許，那算是抵償當初那些現洋，金飾，與珠寶的代價嗎？——他不想上面那個印象太深的數字還好，一想到後，他的神魂，又整個被驅進了恐怖的境域！

但，他的頭腦，畢竟是冷靜的。雖在昏惘之中，並沒有完全喪失他的理智。細細再一想，他感覺到眼前這件事，分明大有蹊蹺。他想：一個鬼，難道真會驅遣一枚紙人，到銀箱裏來，搬運東西嗎？——自己在十二年前，所製造的故事，那不過是騙騙人的玩意哩；紙人真會活嗎？——倘說不是鬼，那末，一定有什麼人，在暗中搗鬼了。但，什麼人在搗這活鬼呢？計算有取到這銀箱鑰匙的可能，祇有一個人，那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子佩瑩。難道這公債與鈔票，會是她偷的嗎？不過，佩瑩素來非常節儉，她有什麼事，需要這數目相當大的款子呢？即使她有意外的需要，儘可以開誠要求，何致出於偷竊？就算是她竊取了這公債與鈔票，她為什麼還要鬧出這可怕的小紙人的把戲來？況且，這失竊的事還牽連着鬼魂出現的事件。如說是人鬧的把戲，這需要一個相當精密的設計。至於佩瑩，識字既不多，頭腦又很單純。一來，她既沒有鬧這把戲的理由。二來，她根本沒有這種弄巧的聰明。進一步，若說幕後另有主使的人，主要的是，自己十二年前的隱事，絕對不會向任何人——連佩瑩在內——洩露過半句話。誰會知道那小紙人的故事？誰會那樣清楚地，知道那宗鈔票的數目呢？

更主要的是，自己會兩度親遇見那個十二年前已死去的傢伙，那是絕對非人力所能假裝出來的。單看這一點，無疑地，這銀箱裏的事，真是鬼在作祟了！

真是鬼作祟的話，這一次，它既來索取了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鈔票，它又搬走了一注公債，抵償當初鈔票以外的現洋金飾與珠寶。料想下次再來不用說，那一定要來索還它的那條命了！

他越想越怕，簡直不敢再想下去。

這天，當他惶惶然逃出那間空虛的屋子時，他臉上那種可怕的灰敗，聯帶使守候在室外的小邱，也驚嚇得發了呆！

可怕的事還在續續而來。在上述的許多事件之外，以後，他又兩度發見那染有血漬的小紙人：一次，發見在一本放在案頭的書裏；另一次，這可怕可厭的小東西，竟鑽進了他內衣的袋裏。並且，每次發見這東西，事前事後，老是嗅到那種帶有血腥似的焦布臭味。在臭味散佈得最厲害的一天，他又一度親自遇見了那個鬼！

這一次遇見，時間，是在一個微微有霧的早晨，地點，是在園子內的玻璃花棚間——當時王俊熙是在花棚內，那個鬼却在花棚外——只隔一層花棚的玻璃，在徑寸的距離間，面對面地他又看到了那個剖心而死的傢伙！

那個鬼，這次已「換了季」，不是前次遇見的裝束了。它身上改變了十二年前雨夜到春華客店中去投宿時的衣服；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污垢異常的黑布短襖——這布襖的肩部，有一大塊破洞，像開着一扇小窗。這種衣服上的記識，至今還在王俊熙的腦膜上，留有一種一喚即起的印象——布襖以下，仍舊繫着一條與十二年前同式的藍布舊作裙，足部雖然看不見，料想一定也套着一雙滿沾泥濘的爛草鞋。它一手拎着一個小布包。不是雨天，一手也拿着一柄破紙傘。

痛快點說吧！這完全是十二年前那套舊印板中重印出來的一幅畫！

在這一瞬間的會見中，那個鬼，張開了嘴，露出了焦黃的牙齒，贈予了他一個久別重逢的慘笑！——事後，王俊熙搜索他一生的經歷，他覺得生平所遇最可喪胆的事，再沒有比這次看到鬼笑的事，更可駭更可怕的了。

而當時，他在嚇極反常之餘，反而瞪大了眼，向那個鬼，作了一次時間較長的怔視。因此，比較前一次，也看得更爲逼真。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人眉心間的可怕的鋼叉紋；也清楚地看到了那人左耳輪上那顆附有幾莖毛的黑痣。呵！什麼都看清楚了。這不是當年剖心而死的陶阿九，是誰？

呀！鬼！鬼！鬼！白晝出現的鬼！還有疑義嗎？



俠盜魯平
奇案之三

血紙人

(中)

孫了紅

八 噯！讓我懺悔，我一定要懺悔！

自此爲始，有一種異樣的陰森森的空氣，似乎已把王俊熙的家，整個籠罩了起來。——王俊熙的家人們，不久，都從王俊熙的臉上，沾染到了那種可怕的陰黯！但他們不明白，主人的臉上，爲什麼會有這種反常可怕的神情？

在第三度遇見幽靈以後，當夜，王俊熙自覺他的體溫，有了越軌的現象；尤其是他在鏡子裏面，照見自己的面龐，竟已消瘦得失了形。可是，一個所謂聞人，他們常常是最珍惜着他們白晝間的名譽的；王俊熙當然也不能例外。他怕自己十二年前黑暗中所做的那件不名譽的隱事，被人探究出來，因之，雖在不可支持中，他還盡力支持，不肯承認有病。甚至他本有一種仁慈的心願，頗想超度一下那個冤魂，好讓它早登仙界。但，爲着同樣理由的顧忌，他也遲遲疑疑，並未付之實行。

至此，我們這位聞人，大約他已真正領受到了行善所應得的報酬！

當然，這一時期中，他對醫藥上的療養，是絕對不會間斷過。他所延致的常年醫藥顧問，是一位六十開外富於經驗的醫學博士，名字叫作夏志蒼。在一般社會上，很有相當的聲譽。

夏醫師很明瞭王俊熙的病源，是由於一種憂鬱性的刺激而起，但苦於無法知他的憂鬱的原因。他只能盡力勸告他：多尋娛樂，以蘇散緊張的神經。

這勸告是迅速地接受了。但是，到那里去蘇散呢？電影院，他根本不願再去；舞場，不感興趣。最後，由小邱建議：還是到茶室裏去解解悶。

他們在大東茶室，一連坐了幾個上午。王俊熙感到精神方面，鬆暢了許多。因為最近他所需要的是人多，白熱；所畏避的是空虛，冷靜。所以這地方，竟給了他一個短時間的安慰。不料最後的一天，一個完全出於任何人意外的枝節，又突然發生了。

從那件神祕事件的本身而論，這一個意外發生的枝節，無異是一支神奇的手杖，因這手杖，才能挑開了這幽秘曲折的序幕。假使那天不發生這意外的枝節，那末這一件神祕得超越乎人類理智能力所能想像的範圍以外的怪事，是否能在最短時間中，獲得全部的解答，那是無人能夠斷言的。

事情是這樣的：——

這一天，王俊熙的精神較好，他和小邱，談得相當起勁。在他們的隔座，有一個人，正自吸着一種土耳其烟。濃烈的烟味，不時在他們身後，一陣陣地飄送過來。

最近的王俊熙，由於內心間的極度憂懼，他的潛伏着的「歇斯的里」症，早已達於較深的階段。尤其是有一種杯弓蛇影的心理，隨時隨地，都有觸發的可能。當時，他嗅到了那股強烈的烟味，不知如何，竟會引起一種錯覺：錯認為他又聞到了那種帶有血腥的焦布臭。於是，談得好端端的，突然，他竟瞪着兩眼，不自禁地高喊：「啊啣！它又出現了！那個惡鬼，耳朵上有一顆痣！」

這神經性的喊叫，引起許多條視線亂箭般的射到了他身上。尤其隔座有一個人，聽得這喊聲，立刻急驟地旋轉了頭。此人臉上，顯着一種比衆不同的驚詫——也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近於慌張的神色。

這一個人，正是隔座吸着土耳其紙烟的人。這人身上，穿着一套暗綠而帶銀灰細條的整潔的西裝，配着一條紫色的領帶。一頭菲律賓式的長髮，和他腳下黑皮鞋的鞋尖，具有同等的光亮。驟眼一看，年齡還像輕得很。

當時，這一個吸土耳其紙烟的人，眼看小邱扶着王俊熙，在羣衆的視線網下忽忽走出了這茶室。這人召喚侍者，結了賬，挾着他的外衣，帽子，也忽忽跟隨了出來。

在路旁，這人掏出了他的懷中記事冊，他抄到了那輛新型汽車的號碼。

第二天，清晨九點鐘時，在那座法國式的洋房門口——這是王俊熙的家——一前一後，來了兩個穿西裝

的人。前者手內提着一個黑皮包，很做舊了。這就是那位年老的夏志蒼醫師。後者，一手也拎着一個黑皮篋，有一副精緻的聽診器，和提手握在一起。這樣子，無異把一塊醫生的牌子，懸掛到了手上。

在踏上那光潔的階石時，後者忽趨前一步，和前者並了肩。他稔熟地招呼說：「夏醫師，你早。」夏醫師先還沒有看到這個人，他一望這人手內的皮篋，暗忖：「王俊熙的病，一定有了變化。否則，爲什麼又請了一個醫生？」

他還沒有開口，只聽後者自我介紹道：「我是余化影醫師。我的分診所，距離這里很近哩。」

「久仰！」夏醫師隨口吐出了這兩個字。但實際，他對這余化影的名字，正像對這人的面貌，一樣的生疎。

他們並肩進了門，王俊熙的家人，以爲後面這一個年青而陌生的人，是這老醫生的助手。

這天，王俊熙已是不能支持地睡倒了。在那間小皇宮般瑰麗的臥室裏，除了病人之外，另有兩人在着。一個是年約二十六七的少婦；鬢鬆的烏髮，並沒有梳理。身上僅穿着一件藍士林布夾領袍。一張略帶一些憔悴的臉，薄施一點脂粉，顯得楚楚可憐。——她的眉梢眼角，隱隱含有一種癡癡的神情。表示她的心底，正被一件什麼不樂的事情打擾着——這一個衣着樸素的少婦，便是王俊熙的妻子佩瑩。其餘一個體魄壯健的青年，身穿一件灰色厚法蘭絨的袍子，那是小邱。

當一老一少兩位醫師踏進這臥室時，病人正仰面看着承塵，低低地，在那里自言自語。他的語聲，顯得柔弱無力，室中人都沒有聽清楚——或許是並沒有注意——他所說的是什麼？祇有那個緊隨在夏醫生身後的余化影，一進這屋子，立刻目光炯炯，露出了全神貫注的樣子，而他的聽覺，似乎也特別比衆敏銳。他已清楚地，聽到病人在喃喃地說：「噯！讓我懺悔，我一定要懺悔！」

實際，病人的神識，却並不昏瞶。他一見這老醫生，立刻在枕上微微頷首；並低聲招呼：「夏醫生，早。」一面，他也像佩瑩與小邱一樣，凝注着老醫生背後的這一隻陌生面孔，略略有點訝異。

「哦！王先生，今天覺得怎麼樣？」這是這位老醫生每天照例的開場白。

接着，他便開始了照例的診察：他替病人量熱度，按脈搏，察聽着心臟。那位余化影醫師，却在一旁幫

同料理。當他看到夏醫生從皮包中取出一管兩公撮的注射劑時，他急忙代他燃起酒精燈；又搶先把那注射器，小心消着毒。他的舉措，顯得熟練而敏捷；而他的態度又顯得極誠懇。

呵！代替別人，盡點可能的義務，這並不是件吃虧的事哪！當時，這一位不需要聘書而親自送門來的助理醫師，在短短幾分鐘的時間中，立刻，他已使那位年老的夏醫師，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印象。夏醫生感到這一個「初出道」的余——余什麼醫師，態度謙和得可愛，很具有一般醫生從來未有的道德，這是難得的！

於是，他們閒閒地，開始搭談起來。

「病人的心臟很衰弱，他每夜失眠，這是討厭的事！」老醫生凝注着手內的注射器，把那液體中的空氣小泡，小心地射出。一面，目不轉睛地輕輕的說：「並且，他還有一些「胃加搭兒」的現象。爲此，我想冒一下子險，試用一種百分之幾的「馬錢子精」的溶液，和在我原配的一方子裏。你知道，這是一種從國藥裏面提煉出來的東西，用得適當，對於他的腸胃，也許有點幫助。不過——」

老醫生皺皺眉，沒有說下去。

「是的！這東西的反應，有些討厭！所以，在分量上，我們必須鄭重考慮一下。」余化影醫師眼望着那老醫生的眉毛，立刻隨聲「和調」。他的聲吻，顯出了那樣的肯定而有經驗。而實際呢？也許，他自生耳朵以來，對這所謂「馬錢子精」的名目，這還是第一次的聽到哩。

夏醫師的診察完畢了。處了方，便匆匆告辭。但這位余化影醫師，却還逗留在那里，並沒有就走的意思。夏醫師以爲這是王家另外聘請來的，當然，另外要診斷一下，他沒有說什麼話，走了。

夏醫生走後，余醫師告訴病者的妻子說：「夏醫生曾留下兩顆藥片，他囑咐：須等兩三小時以後，察看病人的情形，方能決定要讓他服不要？所以我在這里，須有一個相當時間的守候。」

在這守候的時間中，這位年齡看似很輕的余化影醫師，在王宅樓上樓下的各個所在，東走走，西逛逛。一無拘束，毫不客氣。

他獨自走到車間之前，和汽車夫老李談了一陣子。他和保鏢的保定人曹廣南認了同鄉。又找着園丁張貴三，拉扯上了幾句特別的「十八句」。接着，他又和廚娘，小丫頭等等，各別說笑了一會。他的談話藝術，

是那樣高明，——幾乎像是挾有一種魔力似的——他能測知每一個對方的個性與心理，而予以各種不同的應付。他的談吐極風趣，真是談笑風生。不到兩小時吧？全宅的人，都已感到這位助理醫生，一點沒有架子，比那位古板的老醫生可親得多。

中午，王宅供給了他一餐極精美的免費午餐。他吃畢後，似乎感到太不過意。因此，他從他的皮篋裏，取出了兩片不值錢的蘇打片，鄭重地，交給病人的妻子，送給病人服下，算是一種酬報。然後，他悠然地燃上一支土耳其紙烟，噴了幾個圈，抹抹嘴，走了。

九 你對於速寫人像，很有相當的研究哩！

在第二天早上，將近八點鐘時，夏志蒼醫師的家裏，接到了一個電話，聲明是王家打來的。電話裏說：病人今天精神較好，此刻正預備去逛公園，診治可以暫停一天。

可是，一到昨天的老時光——九點鐘——那位余化影醫師，却獨自拎着他的皮篋，溜到了王俊熙的家裏，他搖搖擺擺很稔熟地直走進了病人的臥室。

其時，臥室裏除了病者的妻子佩瑩，和一名女傭以外，那位誠懇的小邱，也早已先到。——這青年本在那家著名於全滬的建華企業公司中，擔任會計主任的要職。最近幾天，爲着關心他老師的病况，所以特地請了假親自前來照料。——這時，他正躲在臥室的一隅，親手調製一盞鮮牛乳，預備送給病人吃。他用一柄銀質的小茶匙，在杯子裏左調右調，調溶那沉澱的糖塊。他又把那小銀匙的尖，碰了一下他自己的舌尖，似乎在試着這牛乳的溫涼。從這細密的伺候上，可以看到他們師生間的感情之密切。

這青年一抬眼，看到余醫師進來，慌忙放下手裏的杯子說：「哦！余醫生，早！」

那個少婦的眼光，却像要問：「夏醫生爲什麼沒有來？」

只聽這余醫師高聲報告說：「夏醫生今天，因有兩個急要的出診，時間上有了衝突，所以讓我先來。」

他說完，便用演戲似的方式，開始替病人診察。在診察的時候，他聽病人嘴裏，仍像昨天一樣，喃喃地，不時在說：

余醫師一面開着「天書」似的藥方，一面，他忽向病者的妻子要求說：「對不起，王夫人，能不能請你們迴避幾分鐘，讓我施行一種較精密的診察？」

醫生的話等於命令。那女人雖然有點訝異，但沒有說什麼。那青年把那杯牛乳遞給了病人，也沒有響，他們帶着那名女傭，默默走了出去。

佩瑩與小邱，在對面那間憩坐室中，靜候了一個相當悠長的時間。咦！奇怪！所謂精密的診察，却還沒有完畢。他們幾番走過去，試推那扇臥室的門，裏邊竟下了門，靜悄悄地，聽不到一些聲息。他們不明白，裏邊在做些什麼？

足足等待了有九十分鐘以上的時間。這憩坐室的門外，起了一種輕輕的剝啄聲。連着，——幾乎是同時的——這門很輕而又很快的自外推開，門口裏，露出了那位助理醫師的臉。其時，室中的一男一女，正擠在屋子的一角，在低聲而密切地談着話，門開處，窗前一大大的影子，很快的一分爲二，他們同時抬眼，只見這余醫師，一手拈着紙烟，一手插在袴袋裏，噓噓吹着嘴唇，悠然走了進來。他的活潑的臉上，帶來了一團高興。

「哦！王夫人，我報告你——」他用愉快的聲氣說：「我看，王先生的病，最短時期就會脫體。」

「謝謝你，余醫師，這都是夏醫生和你的功勞。將來我們真要好好報答你們哩。」這少婦感激地說；說時，她的臉上，露出一絲特異的聲蹙。

「余醫師，你看，王先生的病，不會是神經病吧？」高個子的小邱插口。

「很有點像。」余醫師迴眼看着這衣衫整潔的青年：「據我看，這是由於一種不可解慰的憂鬱而起的病。你們可知道，他有什麼憂鬱呢？」

「正是哪！夏醫生早就問過他。我們更不用說。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肯說哩。」佩瑩皺皺眉，接口回答。

「聽說，王先生近來，有點胆小？」余醫師噴了一口烟，他把一隻皮鞋的後跟，在地毯上左右旋轉着。「這——」佩瑩纖細的眉毛，又微微一皺。她祇說了一個字，以下的答語，却被小邱劫奪了去，只聽小

邱接口道：「在最近幾個月內，我們這位老師，做過幾筆金子的交易，數額相當的大，風浪，當然也大得嚇人！也許，他的病，這也是一種起因。」小邱這幾句話，像在和佩瑩說；又像向這醫師解釋。

余醫師點點頭，表示接受。他說：「在他恢復康健以後，你們最好勸告他，多做一些怡情養性的事，譬如：種種花，養養金魚，或者，畫畫。那都很好。」他說到這里，似乎因畫畫的問題，聯想到了別一件事，他不經意似的向這青年問：「哦！邱先生，有一次，我好像在『美專』裏，遇見過你的。你在那邊讀過書嗎？」

「沒有呀！你弄錯了。」小邱望着這醫師。

「可是你的靜物畫，却畫得很好哪。」

「胡鬧罷了。千年難得玩一下，那裏算得上畫。」小邱不經意地謙虛；但他的語氣，分明被引起了一點高興。

「你對於速寫人像，也很有相當的研究哩。」余醫師把語聲略略提高，突然這樣說。

「呃嘿！」這時忽有半聲輕情的咳嗽聲，擠進了雙方的對白，這是那年輕女人喉嚨口的聲息。

「速寫人像？」小邱向佩瑩掠了一眼，他發覺這醫師在提出以上的問句時，眼色有點異樣。立時他像省覺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他遲疑了一下，却用一種過分嚴重的聲吻答道：「人像！我根本不會畫，我只會畫國畫；那——那是中國式的靜物畫。」

「哦！香蕉蘋果之類，是不是？」一串輕鬆而圓整的烟圈，從這醫師的嘴角間溜出來；這烟圈遮掩了他口角間的一絲不易被人覺察的笑意。

三人暫時靜默。室中充滿了沉寂；這沉寂似乎帶有一點緊張的意味。

「讓我看看他去，那邊沒有人哩。」佩瑩嬌柔的聲氣，首先打破了這寂寞。

「不必忙，王夫人！」醫師忽然走近那扇門，擋住了這年輕女人的去路，他說：「我知道王先生怕冷靜。我已招呼了許多人去陪他。車夫，園丁，湖州娘姨，還有小丫頭，大隊人馬都在臥室裏，請你放心吧。」

醫師一邊說，一邊在衣袋裏，掏出一張紙片。——這紙片的反面，潦草地寫着許多阿刺伯字，像是一個

相當繁複的乘法算式。正面，却清楚地寫着一行字。——他把這紙片，交給佩瑩說：「這是藥費，請你核算一下，對不對？」

佩瑩把這紙片接到手裏，一看，立刻她的點漆似的眼珠，露出了非常的困惑。她驚訝地喊：「呀！這是什麼藥？那麼貴？」

這驚呼聲把小邱吸引了過來。他湊近這少婦的身子，看時，只見這紙上寫着一行自來水筆的字跡道：

——合藥費，九千四百五十五元——

這一個含有神祕性的數字，使這青年的神色，迅捷地起了一種特異的轉變！足足有十秒鐘以上的呆怔，他方始訝異地問：「余醫師，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說：「有兩個——或者是兩個以上的人，他們『合』成了一種『藥』，他們共同取得了九千四百五十五的『合藥』費。」他從那少婦手內，收回了那張紙片，聳聳他的肩膀。

「我不懂！」小邱暴聲說。

那少婦的兩鬢，泛出了一重白色。她在悄然賞鑑着地毯上的花紋。

「你們都不懂嗎？不懂也好。我有一個很曲折的故事，預備告訴你們。我自己聽到這故事，也還不滿一小時咧。」醫師向這二人擺擺手，像主人招呼賓客似的說：「最好，請二位坐下來，靜聽我說。一聽，你們就明白了。」

一〇 我勸他把心頭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儘量傾吐出來。

當時，這一室中的三個人，他們的表情，是相當有趣的：

這年輕的女人，舉起她的徬徨的視線，有點失措。她呆看着小邱似乎要取他的進止。而小邱呢，似乎已被這醫師的兇銳的眼光所攝伏；主要的是，他不知道對方這一個言行離奇的傢伙，究竟是什麼人？他無端說出這種離奇的話來，又是什麼用意？——他滿腹懷疑。但結果，終於踏蹶地，退向室中半垂着窗帷的一角間，佔據了一隻光線較黯的沙發。那女人，見小邱已先坐下，於是，她也在對方一隻距離很遠的沙發內，困擾

地坐下來。她抽出了脅下的一方小手帕，下意識地反覆玩弄着。

二人眼看這一位莫明其妙的醫師，把他的烟尾，隨便而又準確地，在遠遠數碼以外，拋進了室隅的痰盂，他又迴身掩上了門。然後，撈一撈袴管，取了一個舒適的姿勢，在近門一張坦背的軟椅內，悠然坐下。

室中三個不同型的人，坐成了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

這位余醫師的紙烟癮，相當的大。他不讓他的嘴角獲得較長的休息，接連又燃上了新的一支。在這暫時靜默的空氣中，他似乎在賣弄他的吐烟圈的技巧。他把一腿疊在另一條腿上，顫動着他的光亮的鞋尖，噴够了一陣烟，然後從容演述他的故事。他開始這樣說道：——

「昨今兩天，我會屢次聽到我們這位王先生，喃喃地，在說『懺悔』兩個字。我知道這裏面，一定含有一些動人的故事。於是，我特地製造成一個單獨和他談話的機會，準備用一種舌尖做成的鈎子，把他心底所藏的祕密，設法鈎索出來。」

在濃烈的土耳其烟的烟暈中，只見對方的一男一女，不安寧地默然諦視着他，在傾聽他的下文：

「我向他托言：我是一個可靠的基督徒；我勸他把我當作一位牧師，把心頭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儘量傾吐出來。如此，方算真誠的懺悔。」

對方的兩人，現出了緊張的注意，好像要問：「那末，他到底說了沒有呢？」

「他——王先生——起先不肯說哩。他堅持着說：一定要向一個和尚懺悔。於是，我又用了一點手段，在恫嚇與誘騙相互的方式下，終於逼他吐出了真相：

「事情真是相當幽祕的。他——王先生——說：距今十二年前，他在浙江省的一個市鎮上，當着一家旅館的經理。有一夜，旅館裏來了一個投宿的人，他發覺那人是一個白蓮教的餘孽，會用白紙剪成活的小紙人，放出去，攝取小孩子的心肝。當時，他爲代地方除害起見，立刻報告了當地的軍警；把這妖人，捕捉了下來。當場，他們會在這人身身上，搜到了幾枚已剪成的小紙人；還有幾個幼童的年庚，寫在一張紅紙上。——

醫師說到這裏，一眼瞥見那個年輕女人的臉上，迅速地浮上了一絲悽楚的暗影；連着，他又見她微微一披嘴，呈露一種輕鄙不屑的樣子。他不明白這女人的反應，是什麼意思？但他暫時不管，自顧自說下去：

「當時不知憑着一種什麼野蠻的法律？那個妖人，竟被判處了一個極端殘酷的刑罰，活生生地，被挖出了心肝！——據說是代那些被害的孩子報仇。——而同時，那幾枚搜出來的神祕小紙人，也黏貼在那個死囚的胸口，很滑稽地說是，一同活活處死。——」

說到這里，他又發見那個年輕女人的眼眶裏，泛起了一圈紅暈。只見她借着一個擠眼睛的小動作，迅速地偏轉臉去，用她的小手帕，抹了一下眼角。

這少婦以為她的動作，對方並不會注意；而這醫師也就裝作不會注意。他又說下去：

「那個死囚，在臨刑之前，他曾發過一種可怕的毒誓。他說：『他死後，要從墳墓裏鑽出來，找到那個告密的仇人，向他清算血賬！』——」

醫師的話頭略頓，在紙烟的烟霧中，只見對方兩人，各各慘默無語。由於這故事的恐怖，似乎已使這屋裏的空氣，沾染上了一種特異的氣息。

醫師繼續說道：「那死囚在旅館裏，遺留一包財物，其中包括着金飾，現洋，和一些零星的珠寶；還有一注鈔票，數目共是九千四百五十五元。——哦！王夫人，邱先生，請你們二位，注意這個數目！現在，我快要說到正文了。——」

這醫師陡然又將話機截住，他把他的凝冷的視線，輪流逼射到這男女二人的臉上。連着，他用恬靜的口氣，說下去道：

「那妖人死後，那包財物，便成了無主之物。於是，我們這位王先生，便不客氣地，悄悄把它沒收了下來。這事情一直過了十二年，並無一人知道。不料，到了眼前，竟有一種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最近，我們這位因仗義而為衆除害的王先生，他在這裏屋內屋外，竟屢次遇見了那個十二年前已死去的人！同時，他還在各間屋子裏，發見了好幾個沾有血漬的可怕的小紙人！以上，便是他的憂懼成病的原因；而他所要懺悔的，也就是這一件事。——」

「哦！你們別性急，奇怪的事情，還在下面咧！——」

「不多幾天之前，王先生又發現那個染血的小東西，竟鑽進了他的銀箱！並且，那銀箱裏是失竊了！被

竊的東西，共有兩注：其中一注，是二十一張每張一千元六釐公債券；綜計價值，共是二萬一千元。這不算可怪，所可怪的是：那個竊賊，在竊取了這公債之後，却很客氣地，留下了一些帶有零數的鈔票。——這像一個店家，收受了買客整數的款子，而找出了多餘的錢——哦！讓我看，這找出來的鈔票的數目，是多少呢？——

他把方才那張紙片，重新掏出來看了看，接下去說：「那遺留的數目，共是七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真奇怪呀！那個賊，偷錢還偷出一種花巧來。他搬走了這樣一個不整齊的數目，却是什麼意思呢？」

醫師暫時停住話，他把一種疑問的眼光，緩緩輸送到對方兩人的臉上，似乎在靜待他們的解答。但這一男一女，却依然慘默無語。於是，他祇得自己回答道：「關於這，我們姑且放過一邊，停一停再說。現在，且說另外失竊的一注，那另一注，是在一萬元的整數鈔票內，偷剩了五百四十五元。——一萬，減去五百四十五，該是多少呢？這數目，方才我已經說過，二位也早已知道了。——

他吸了一口烟，不等對方開口，接連着又道：「據王先生的意見，以為這失竊的兩注錢，自然是那個鬼，差遣那可怕的小紙人，特來搬運走的。他想到了過去的那件事情，害怕得了不得。因而他，聯帶對這失竊的事，也絲毫不敢聲張。——

「以上的故事，便是王先生在即刻告訴我的。這故事，真是非常談詭的。——但是這裏面，很有些耐人尋味之處咧。」醫師擠擠眼，發為一種俏皮的声音道：「你們想吧，那個鬼，不到錫箔莊上去偷錫箔，而到人家銀箱裏來搬公債鈔票，不太幽默嗎？如果真是鬼的話，我們不是王道士與張天師，那是不用說了。不過，我們不妨姑且假定：這事是出於人幹的，那末我們很可以探討一下，這人而鬼的傢伙，畢竟是誰呢？——

「王先生對於這一點，也會有過一小片的疑雲，在他腦內閃現過的。他以為：有取到那枚銀箱鑰匙的可能性的，祇有一個人，那就是——

他將話頭陡然截住，却把一種冷峭的眼光，掠到了那個女人的臉上。

「是誰？」那女人緋紅着臉，銳聲問。

「——是你！」醫師用冷峭的語聲，完成了上面未完的語句。

「是我！是我！這是狗咬人！夢話！他有神經病，難道你——你也有神經病嗎？」這年輕女人憤怒得從椅內直立了起來，她完全喪失了先前那種溫文嫺靜的體態。

一 一 你是什麼人？你有什么權力，干涉這裏的事？

這時，那個默坐在光線較暗處的小邱，頸間的動脈，呈露了顯著的債張。那樣子，分明也已達到了無可忍耐的地步。他欠欠嘴，似乎想要插口說什麼；但結果，却終於不會說什麼。

只聽這醫師又冷冷說道：「噯！王夫人，我勸你平平氣，靜聽我說完。我的話，不過是假定罷了。」他把一種強制似的眼光，逼射着那女人的緋紅的兩脣；他似乎警告她說：「嘿！知趣些，還是請你坐下來。」那女人，似乎經受不住這種嚴冷眼光的壓迫。只見，她像用力扔掉東西似的，把她的軀體重新扔回了原座。

「哦！王夫人，我們姑且假定：那隻銀箱，是你所開的。但是——」醫師的目光仍舊緊逼着這女人。續道：「但是單憑你一個人，決不能做成那樣的事。在幕後，至少有一個以上的同謀，在幫同設計。至於那同謀的人，不用說，當然是一個和這裏有着密切關係的人物。」

小邱的呼吸，又加急了些；在語聲略頓中，能清楚地聽出來。這時，他的乾燥的嘴唇，又牽動了一下。醫師不等這青年有所表示，他連着接說他的下文：「於是，我想到了王先生說起的那些神祕的小紙人——王先生在陸續收到那些奇特的贈品之後，他曾乖覺地保藏着一枚。即刻，他把收藏的所在指示了我，讓我拿出來看過。」

小邱睜大了眼。聽他用一種譏諷式的讚美，喝采似的說道：

「嘿！好！這小玩意真不錯哪！那線條，筆意，剪繪得那樣生動；令人一望而知，這是出於一個具有繪畫天才者的手筆。也許，這正是那位設計家的得意之作咧。——我們固然不能確定地說：這東西，一定是出於那個同謀者的親手繪製，但是，從多方面想，出於那人親手繪製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多哩。」

醫師說到這裏，他竟毫不客氣地，向這青年開始作正面的攻擊道：「邱先生，我認爲你，很有做這同謀

者之一的重大嫌疑。所以，即刻我會繞着一個大彎子，用話探試你，是否會畫畫？——多謝你，居然很率直地告訴我：你果然是會畫畫的。」

那青年再也耐不住了。緊握着拳頭，在那沙發的靠手上，用力猛叩了一下。他像彈簧般的從椅內直彈了起來，盛氣地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並不會畫人像。』你的耳朵聾了嗎？」

他又用力補充說：「你打聽打聽任何人，那一個說我會畫人像？」

「是呀！唯其沒有人，說你會畫人像；所以你敢放胆畫呀！」醫師聲色不動，依然冷峭地說：「而且，我在探試你的時候，我早已準備着，你將會告訴我：不會畫人像。」

那青年鐵青着臉，一種急驟的喘息，阻梗住了他喉嚨口的語句。

只聽醫師又道：「會畫人像與否，這是一個絕對無足輕重的問題。是不是？哈！邱先生，假使這裏面，沒有一點幽祕的關係，方才你的語氣之間，爲什麼那樣重視這個問題呢？」

「你不能憑你的舌尖，隨意壓死人！」青年努力鼓動着他的勇氣，又努力噤噤着說。

「嘿！你想訛詐我們嗎？」一旁怒氣沖沖的佩瑩，她忽然想出了這樣一句無理由的妙句。

醫師不理他們的話，他自管自靜靜地吸着他的紙烟；又自管自靜靜地說道：「喂！證據還有哩。即刻我說過：要做那個同謀者，必須具備幾種條件。第一：那人和這裏，關係必然很密切。第二：那人會畫人像。除此以外，還有第三——

醫師又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了方才那張紙片，拿在手裏說：「據王先生告訴我：那銀箱裏，除了被竊的六釐公債之外，另有許多別的股票與債券在着。那個偷的人，他不看中別的，却單單選中這些眼前市場上面比較吃香的六釐債券。於此，可見這一個人，必是一個熟悉公債市況的人。你看，這一點，也是一個線索吧？」

他頓了頓說：「就說這一個線索，並不十分有力。但是，還有哪。」他看了看手中的那張紙片說：「即刻我會說過：那銀箱裏，失竊了二萬一千元的公債，而多出了七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的鈔票。所以，計算實際的損失，應是二萬零二百八十八元八角四分。那個偷的人，他搬走了這樣一個參差不整的數目，當然，他一

定也像搬走另一注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鈔票一樣，其中必然含有相同的深意。——我們王先生，他是被那個活鬼嚇昏了。他已不暇思索其中的理由——可是憑我拙笨的腦力，細細一計算，方知這一個奇怪的數目，正是根據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數目而來的；換句話說：這數目正是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十二年的利息；那是依長年一分的利率，而用複利計算的。於是，線索又來啦！由此，我們可知，那位密斯脫同謀者，他還是一個會算複利的會計人材咧。——

醫師說到這裏，他把仰倚在那隻担背椅子上的上半身，仰直了起來。他向那個青年聳聳肩膀，扮了一個鬼臉說：「好！讓我把這同謀者的條件，總結一下吧！第一：他是一個和這裏關係密切的人。第二：他是會畫人像的人。第三：他是熟悉公債行市的人。第四：他又是一個會算複利的人。呵！條件太多啦！——

他又閃動着眼珠，把聲音放得和緩一些說：「而你——邱先生，恰巧完全具備以上的條件，一件也不缺少。若說是湊巧，那真未免太湊巧了！哦！邱先生，關於我的話，你有什麼意見提出沒有？」

醫師一口氣，說完了這一大串話。他把那張紙片，揣了起來。一支新的紙烟，拈上了他的手指；他把那支烟，在那隻精美的烟盒的蓋上，輕輕春了一陣；掏出他的小巧的打火機，預備取火燃上。他的態度，顯得那樣悠閒；而相反的，對方那個小邱的神情，却顯出了比例的緊張。只見他面紅耳赤，不發一言。那種懊喪的態度，明明表示着他，已經吃到全軍覆沒的敗仗，無復重振的餘地。

站在一條戰線上的那個年輕的女人，她見她的同盟者，受到了這樣猛烈的攻擊，她向這青年看看，在不自覺間，露出了一種顧惜的神氣；同時她自己的面色，也呈露出了相同的窘迫。

在幾秒鐘的猶豫之後，那青年似乎已鼓起了他的反攻的勇氣，他忽從另一條路線上，向這醫師進襲道：「你是什麼人？你有什麼權力，干涉這裏的事！」

「一個醫生，眼看他的病人，將被人家送進殯儀館或瘋人院。難道他沒有權力，可以干預嗎？」醫師悠然地這樣反問。

「你是一個醫生罷了，你不是一個官。你配管我們的事嗎？」佩瑩仗着小邱反攻的聲勢，她也鼓動了勇氣。

醫師不理這女人的話，他祇向着小邱說：「你問我是什麼人？這是應該向你聲明一下的。——你記得嗎？兩天之前，你陪着你的那位老師，在大東茶室喝茶。他無緣無故，忽然高喊：『啊喲！他又出現了，那個惡鬼，耳朵上有一顆痣！』當時，他這神經性的呼喊，會使我大大吃了一驚咧。——」

那僵挺挺矗立着的一雙男女，不明白他這話的含意。他們只能怔視着他，靜待他的解釋。

「當時，我爲什麼要吃驚呢？」醫師說：「說起來是有些慚愧的！在我的全生命中，不幸，我常常被許多人，尊稱我爲一個惡鬼；並且，我的耳朵上，恰巧也有一顆痣。所以當時，我誤認爲你的老師，已揭破了我的面具——你須知道，我的面具，也像社會上的所謂聞人偉人們一樣，那是萬萬不能讓人揭破的——這便是我吃驚的理由。而同時，我怎樣會參加進你們這齣好戲的原因，你們也可以明白了吧？」

醫師說時，他再把他的身子偏向前些，略略側轉了頭。他伸手指着他的左耳，讓那青年看。

小邱趑趄地，走前幾步，他把眼光湊近前來看時，只見這醫師的左耳輪上，果然有一顆綠豔大的痣，鮮紅得像一顆小火星。

奇怪哪！這小小的一顆紅點，它的魔力，竟相等於天文家望遠鏡中所發見的一顆新彗星；同時，這小東西一映上了小邱的眼膜，他簡直像王俊熙看到了那個鬼魂耳朵上的黑痣，一樣的害怕！

這青年瞪直着他駭愕的眼，一種驚怪的語聲，運輸到了他的舌尖上：——「你！」

「噓噓！」醫師急忙伸出兩個指頭，掩着他自己的嘴唇，裝出了一種詭祕害怕的樣子說：「哦！說出來是無味的，反正，看了我這善良而誠實的招牌，大概你已明白我的爲人。所以，最聰明的辦法，還是請你們，向我說實話。」

他又向這一男一女，溫和地擺擺手，意思是招呼他們坐下。那青年反覆地在他的臉上，端詳了一會，無可奈何地，退回了他的靠窗的坐處。那女人，雖然不明白小邱那種突然驚怪的理由，但她也因惑地，第三次又坐了下來。

一一二 那末讓我來說明，好不好？

醫師看這二人坐下之後，他又恢復了那種骨節鬆弛的樣子。他先打了一個呵欠，再把他的視線，在這男女兩人的臉上，輪流兜了兩轉。然後懶洋洋地說：「問題是要逐件解決的；第一點，請你們先告訴我：誰拿了這銀箱裏的公債和鈔票呢？」

他的眼光。先停留在小邱的臉上。

「……」

「請說呀！」

小邱抬了抬眼，立刻又沉下頭去。這時像有一種舞台上的燈光，打到了這青年的臉上：只見他的臉色，紅了泛白，白了又泛青；最後，却變得非常灰敗。

那女人偷眼看到小邱這種難堪的神情，她躊躇了一下，忽然鼓起了勇氣，銳聲說：「錢是我拿的！」

「好！」醫師點點頭，故意把語聲放得很緩和：「妻子拿丈夫的錢，那是平常的事。」

「不！錢是我拿的！」小邱終於被迫開口了。

「好！」醫師又點點頭：「一個學生偶因急用，向他老師暫時挪移一下，那也不算過失。」

「不是他，是我！」

「是我，不是她！」

由於一種情感的衝動，這二人似乎已忘却了他們眼前所處的尷尬的地位。他們變得那樣慷慨，各各盡力把那偷錢的責任，硬拉到自己身上去。

「哈哈！我看你二位的感情，很像一杯法國式的咖啡哪！」醫師彈掉一點紙烟灰，笑笑說。

一朵新的紅暈，迅速地飛上了這女人的怒紅未褪的額間。

小邱聽到這話，第二次又提起了火。但，他望望對方耳朵上的那顆小紅點，他祇在他的鼻孔裏，輕輕「

哼」了一聲，宣洩了他的怒氣。

「你們爲什麼要拿那公債和鈔票呢？」醫師望着小邱。

「當然，爲了有急用。」小邱強制着他的情緒，沉吟了片晌。他向那扇虛掩着的門，掠了一眼。輕細而

帶懇求的口吻說：「如果——如果你真肯代我守秘密，我可以把實情告訴你。」

「你記清——」醫師又指他自己的左耳說：「在耳朵上，有一顆紅痣的人，他便是一個最善良最誠實最守信用而又是肯守秘密的人，你放心吧。」

「好！那末，我把實話告訴你——」小邱發爲一種富於情感的聲音說：「真的，那公債鈔票都是我拿的。因爲近來，我也做了一點『條子』，虧蝕得很大，沒奈何，才出此下策。」

「這也許是實話。」醫師點點頭：「但是，我要請你說得詳細點。」

「那銀箱裏的公債和鈔票，實際上，我是分兩次拿的。第一次，我祇拿了鈔票，但是，我還不够彌補我的虧累。所以，第二次我又拿了那注公債券。」這青年說到這里，他向佩瑩看了看，却用一種熱烈的聲調，義形於色地說：「一身做事一身當！請你不要把偷錢的罪名，加到佩——哦！加到我師母的身上。」

這位年輕的「師母」，紅脹着臉，她剛待發聲，但她的話，却被醫師的眼光攔住了。只聽這醫師向小邱說：「我想：第一次，你拿鈔票的時候，已經注意到那注六釐公債。所以，你們第二次開那銀箱時，預先已預備下了七百八十一元一角六分的找數，順手放了進去。你的意思，是表示清算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十二年間的利息。是不是？」

小邱紅着臉，微微頷首，沒有響。

「但，這一着，是含有一點危險性的！」醫師說：「如果你們那位王先生，他能細細想一想，他從核算複利的一點上，也許很容易會疑到你。難道你沒有想到嗎？」

那青年沮喪地低着頭。仍舊沒有發聲。

「依你這樣說來，那末，你們是專爲需要錢而拿錢的。哦！這裏面，沒有別的副作用嗎？」醫師又這樣問。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小邱猛然抬頭。

「如果你們專爲要錢而拿錢，那末，拿到了錢就算了。爲什麼要在銀箱裏，留下一枚可怕的小紙人？」

「這是傻話哩。」那女人似乎忘了神，她忽搶着插口：「誰都知道：俊熙的情性，那樣苛刻。倘然銀箱

裏，無緣無故地丟掉了那樣多的錢，他肯不聲不響，默忍下去嗎？」

「你的意思是——」醫師掉轉視線向着這女人：「他見到了那枚可怕的小紙人，他就不會聲張查究了。是不是？你憑什麼理由，才這樣想呢？」

「……」她猶豫了一下，好像已在懊悔她的插口。因此，她也傷促地沉倒了她的頭。

「請說呀！」醫師只顧催促着。

「因為最近，我們——」她被逼無奈地回答。說到我們二字，急急改口：「因為最近，我在無意中，知道了他的隱事——就是即刻他向你懺悔的那件事。」她和那青年交換了一下眼光，遲遲疑疑這樣說。

「你怎麼會知道他的隱事呢？據他說：在今天之前，他從沒有在任何人前，洩露過半個字哩。」醫師追問下去。

「告訴你也不要緊！」這女人因為對方步步進逼，語聲透露着憎惡。她說：「有一天——」她想了想：「約摸距今已有十多天了吧？」他從外面回來，站在半樓梯中，忪愣愣地發抖；當時，他的臉色非常難看，好像害着急病。就在那夜裏，他喝得大醉。在爛醉中，說出了十二年前那件悽慘怕人的事。但是說過之後，在第二天上，他都忘記了。此後，我又用酒灌醉了他一次，漸漸騙出了他的細情。」

醫師一邊用心聽，一邊猛吸着他的土耳其紙烟。

那女人忽又自動解釋道：「我有心灌醉他，並沒有什麼惡意。因為我很担心他的病況，祇想借此探出他的病源來。」

醫師點頭表示同情。他喃喃自語似的說道：「是的，王先生會告訴我：在半樓梯上嚇得發昏的一天，正是第二次遇見鬼魂的那一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日子咧。」

醫師說後，他閉上了眼，沉思了片瞬。他猛然睜大眼睛向這女人問：「喂！那個扮鬼的角色是誰？」

「噢！什麼鬼不鬼？我不知道呀！」這女人始而呆了一呆；繼而又想了想；最後，勃然這樣回答。

「噯！你大概知道的。」醫師冷冷地說。

「我不懂你的話！」

「你一定懂的，我想。」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女人的聲帶起了水浪般的波動。但她的神色，却顯得非常堅決。

醫師無奈，他把視線轉移到了小邱身上。他說：「邱先生，我想那個鬼，決不會是你所扮演的吧？」他又解釋說：「若說一個人，單單憑着一種化裝的作用；或是套上一個面具，就能幻出另一人的面目來，這是小說或戲劇上的夢囈！我是決不會相信這種夢囈的！那末，還是請你說明：那位密司脫鬼，是誰？」

小邱感到無奈，他用一種徵取同意的眼光，痛苦地看看佩瑩。他見她紅脹着臉，並無表示。於是，他也仿效了她的聲吻，回答說：「什麼鬼不鬼？我不知道呀！」

「你當然知道的！」

「你說的話，我完全不明白！」

「不錯，當時你替那位鬼先生寫照，你忘却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咧。」醫師向這青年擠擠眼，說出了這樣一句幽默的諷刺話。

說着，他又悠閒地吸着他的紙烟。他的沉着的面色，被籠罩於繚繞的烟暈之後，格外顯得神奇莫測。這時他靜靜地在想：「還好！重重的暗霧，一小半，漸漸吹散了。那神祕的小紙人，那銀箱裏被偷竊的錢，總算有了着落。現在，只要把那位鬼先生的履歷，設法追究出來。那末，這事情的暗幕，也許可以全部揭開了。——他繼續想：「不過，看眼前的情形，這事情，還需要費掉一點小小的唇舌咧。好吧！讓我改換一條路線來試試。……」

想到這里，他徐徐睜開了半閉的眼，用一種懶怠的聲氣，向那男女二人說：「如此，你們對那鬼先生的事，都不肯說了。是不是？」

說時，他又打了一個呵欠。只見對手方的男女倆，都低着頭，絲毫沒有反響。

局勢成了僵持，談話暫時停頓。就在這一種極短促的緊張的死寂中，忽然有一個破空而來的語聲，突然地，從另外一個角度裏，陰森森地接口說：「那末，讓我來說明，好不好？」

（勘誤） 上期本文第五節99頁第八行「九千四百五十五元」的數目，漏排一「五」字，附此更正。



俠盜魯平
奇案之三

血 紙 人 (下)

孫了紅

一三 你殺死了我的父親！你謀奪了我父親的財產！

室中僵持着的三人，同時迅捷地舉起了驚詫的視線。只見那扇被推開了尺許寬的門，門口魅影般的出現了一個人。那人身上，穿着一襲並不會穿着整齊的黑緞繡花的睡衣。手裏拄着一支粗粗的手杖。那人的面目，相當的可怕：兩條濃而粗的眉毛，幾乎皺成了一線。一雙細小而透兇光的眼珠，正閃爍於深凹的眼眶之中。在他高聳起的顴骨以下，那臉的下半部，形成了一個上豐下銳的錐子形。

這第四名登場的角色，不是別人，正是那個神經錯亂的病人王俊熙！

病人搖搖晃晃走進門來，他把他的失了重心似的身子，支持在手內那支橡木的手杖上。他先不說話，却將一種兇獍得如同一頭餓虎似的眼色，兇射到了佩瑩與小邱的臉上；那神情，簡直像要把這一男一女整個兒的活吞下去方始甘心似的。

在這完全出於不意的局面之下，室內的一雙男女，先是大大吃了一驚。在一秒鐘的猶豫中，他們立即感覺到了他們所處的局勢。當時，那個青年的後腦骨上，似已被壓上了一方沉重的鉛塊；只見他的頭，逐漸地，逐漸地，在那裏一分，一分，儘量低沉了下去。

而這少婦呢，她的兩鬢，好像將要滴下鮮紅的水漿來。她的失却了媚意的眼珠，失神似的死盯着脚下的地毯；她似乎在默祝那條毯子，快快變成「月宮寶盒」中的神毯，好把她的身子載起來，快快從窗子裏破空飛出去。

病人把這一種神經上的酷罰，加上了這男女兩人的身上之後，他自己的神經，似乎已感到了一種寬暢。

他回轉身，關上了那扇門。想了想，他又俯身插上了栓子。然後，他暫時收起怒眼，愉快地向那醫師招呼。

「哦！余醫師！——」他用興奮的聲音調這樣喊着。他的形容，雖是那樣枯悴，而他的語聲，幾乎已和無病的人們一樣。他說：「憑你輕輕的幾句話，竟掃清了我胸頭的疑影。你看，我的病好啦！我真不知道，我要怎樣感謝你才好？」

「我的提議怎麼樣？」醫師從坦背的軟椅裏，略略抬起他的身子，他似乎感到很高興。

「真聰明！」病人翹起一隻拇指。他走向這醫師貼近的一隻軟椅，緩緩坐下來。他把那支手杖，倚在身旁說：「你向我提議：細細盤問一下那些下人們：在最近，有沒有什麼陌生人物，瞞住了我，常在這裡走動？這真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結果怎麼樣？」

「我把那些的下人，逐一喚到我的臥室裏，逐一向他們細細地盤問。幾乎問到了一半的人數，他們都推說不知道——哼！他們明明是不肯說哪！」病人又舉起他的怒目，在佩瑩臉上橫掃了一下。他高聲續說：「後來，問到秋蘭——那個十四歲的小丫頭——她居然被我嚇出來了。」

他說時，格格地發出了一陣神經性的怪笑。

「哦！」醫師敏銳的眼角裏，閃動着期待的光。

「據秋蘭說：在最近的一兩個月中，果然有那樣一個人，鬼鬼祟祟，常在這裏出入——這人像是太太的親戚。——那是一個吃白麵的人，很窮；常常來借錢。所以太太囑咐我們：萬不能讓主人知道。——」

「根據了這小丫頭的話，我計算日期，我在樓梯上遇見鬼的這天，那個活鬼，他是來過的。秋蘭說：當時他還會向我們這位好太太，要去了一包舊衣服——是呀！我看見的，那傢伙的脅下，挾着一個包——。」

病人又惡狠狠地連聲說：「好啊！不能讓我知道！不能讓我知道！哼！鬼戲！」

「那末，這個人，究竟是誰呢？」醫師打斷了他的恨恨聲。

「這要問她呀！——這要問我們這位好太太哪！」病人那雙細小而可怕的怪眼，又猛襲上了佩瑩的臉。

那方人喘息着，不發一言。她祇下意識地，使勁磨擦着手中的小手帕；那方不幸的薄薄的綢子，幾乎被

她揉出一個洞來。

「好呀！你不響，裝死！那就算了嗎？」病人只管咆哮：「好好的人不想做，偏偏要做鬼！那個活鬼是誰？你說！你說！你說呀！」

那女人似乎經受不住那種難堪的侮辱。她猛然抬起頭來說道：「那是誰？告訴了你，不怕你會吃掉我！那是我的哥哥。他來走動一下，那也犯法嗎？」

一旁的那位醫師，聽到了這話，眼光立刻一亮。他在微微點着頭。

「唷！你的哥哥！」病人似乎感到一呆。連着，他又冷酷地譏刺道：「哦哦！我倒不知道，你有這樣一位體面的令兄哪！恕我失於招待，不勝抱歉之至！喂！我的好太太，我們是至親。你爲什麼不替我們介紹一下呢？」

「嘿！那是用不着的！他窮，你有錢，高攀不上。」

「哦！他窮，我有錢，高攀不上！不錯，這話說得有理。不過，他既知道高攀不上，爲什麼常在我的眼前，白日裏出現呢？」

「做哥哥的，來探望一下妹子，那也犯法嗎？」

「是呀！做哥哥的探望一下妹子，那並不犯法。不過，你們通同着，那樣裝神弄鬼，嚇人！那也並不犯法吧？」病人說到「你們」兩字，眼內的怒火，却像橫飛的流彈似的聯帶波及了那個蜷縮着的小邱的身上。

「噁——噁——」這時，有一種要想遏止而不能的二期肺病似的乾嗽聲，從這室內光線較晦黯的一角間發出。——這是小邱喉嚨口的聲音。他像一頭五月裏的垂死的病狗似的，不時伸着舌尖，在舔着他的乾燥欲裂的嘴唇。

「我——我們會嚇過你嗎？」這是佩瑩答辯的聲音。她的聲帶，分明有了顯著的變異。但她却還勉強支撐着她最後的壁壘，不願立即移轉陣地。

「還說不會嚇我！還敢說不會嚇我！你們——你們串同那個活鬼，扮成了十二年前那個死鬼的樣子，當面對我搗鬼，還說不會恐嚇我！」一種無可遏制的盛怒，使這病人，完全忘却了多年來來的顧忌。他一面怒喊

；一面顛巍巍地作勢，好像要從椅子裏站起來，撲向那個女人的身上去。

此際，室中唯一鎮靜的人，却是那位言行奇特的醫師。他本來是仰着臉，取了一種懶惰的姿勢，平穩地靠在那隻舒適的坦背軟椅內，做成一種躺在理髮椅上靜待修面的樣子。他的神態，簡直表示出：即使地球翻了身，與他也完全不相干。至此，他感覺到這室內的「火藥味」，已增加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他覺得他已不能再維持他的鎮靜。於是，他微微抬起了他疲倦似的眼皮，發為一種冷水似的聲音澆向那個病人頭上去道：「噯！王先生，最好請你平平氣，靜靜地討論。」——夏醫師說過：你不宜發怒，一發怒，你的血管，很有爆裂的危險哩！」

呵！這兜頭的一勺冷水，其靈速超過了任何最有效的滅火器！當然，一個有錢的人，他決不肯把他自己的血管，看得像一頭豬的血管那樣輕賤的！因之，這醫師輕輕一句話，馬上已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驗。只見病人掉轉了他細小的鼠眼，悚懼地，在這醫師臉上，閃爍了一下。立刻，他竟很馴良地自動收斂了他十分之五的怒火。

病人的怒火，已被一種無形的冷水，迅速澆熄了下去。但是，相反的，那個女人一聽到了「十二年前」四個字，她的俏媚的眼內，立刻被煽起了一種怒燃的狂燄。只見她的身子，脫離了她的坐位。重重齧了齧牙。然後，發為一種惡毒的冷笑，輕鄙地說：「哼！你還敢提起十二年前的事；我正要請問你：在十二年前，你做過了些什麼好事呀？」

這突如其來的反攻，使這病人瞪直了眼，一時呆怔得失掉了應付的語句。

只見，那個女人，她使勁一扭她的頸頸，把幾縷披拂在耳鬢邊的亂髮，抖到了腦後去。連着，她竟像一頭發威的母獅似的，直搶到了病人的身前。她一疊連重複地數說道：「你還敢提起十二年前的事！你還敢提起十二年前的事！你想想：你在十二年前，做過了什麼好事情呀！」

「嘿！好！——你自己做的什麼好事？我不問你；你倒還要問我嗎？很——好！就請你說：我——我做過了什麼事呀？」病人定定神，他用一種拖長的調子，強制地這樣說。他的剛收斂的暴怒，分明又被對方盛大的火燄，迅速傳引了過來。可是，他的語聲，雖很滔滔可怖，而在音調之中，分明已含有一種虛怯的意味。

只聽那女人，嘶聲銳叫着道：「你做過什麼事？你殺死了我的父親！你謀奪了我父親的財產！——十二年前，你在那家害人的黑店裏，做的是什麼事？你自己想！你自己說！」

這女人帶喘，帶說；一面提起她的纖足，在地毯上面狠命地踐踏；就在這重重的頓足聲中，她的淒酸的淚水，却像黃河決口那樣，從她怒紅的眼眶之中，不斷奔瀉了下來！

一四 你——你們記清楚，這——這是三條性命了！

這出奇的揭發，無異於一顆猛烈的手榴彈，拋進了這一間縱橫數十尺寬的屋子裏！

那個骨節鬆懈的醫師，有一小片的紙烟灰，從他嘴角間的紙烟上，被震落了下來，跌在他的坎肩上，但他却沒有覺得。

室隅蜷縮着的那個青年，透出了一口別人聽不見的氣。

尤其那個病人，聽到了這出奇的話，他又睜大了眼像在做夢——正像他十二年前半夜站在那扇紙窗前一樣——好半晌，好半晌。他方像惡夢初醒似的，格格地說：「啊！你——你——你就是陶——陶阿九的女兒？——那——那個……」

「我不知道什麼陶阿九，陶阿十；我祇知道我的父親叫作况錫春！」女人用力頓頓脚。

「啊！你是——你是那個——那個白……」病人期期然，想往下說而並沒有往下說。

他這一句吞吐未盡的話，却使對方那座已噴放的火山，又作了一度更猛烈的噴放：只見那個女人，眼內飛爆着火星。她發爲一種輕機關鎗怒掃似的聲音，一連串地銳聲接口：「白——白——白什麼？白蓮教的妖人，是不是？」她慘笑一聲：「哼！直到如今，你還硬冤誣我可憐的父親，是白蓮教的妖人！——憑你這樣一句喪盡天良的話，你——你害得他，活生生地，被人挖——挖出了心肝！你——你——」她抽噎着，慘不成聲：「現在，請你也把你的心肝挖出來，讓我看看，你——你的心，是——是什麼心？——」

一種悲傷，怨艾，毒恨，混合成的情緒，在這可憐的女人的每一滴的血液裏，鼓動起了一種不可遏制的酸性的燃燒！這時，倘有一柄十二年前那樣的尖刀，放在她的左近，她很可能地，會搶到手裏，立刻埋進她

這陰險殘忍的丈夫的心口裏去。

在一陣颶風疾捲似的叫跳之後，她的不可逼近的怒燄，似乎已由疲倦而低減；接連着的，却是一陣悽酸入骨的悲泣。她把一種鬱怒而兼輕鄙的眼光，續續掃襲着那個病人。於是，她帶哭帶說，申訴出了她的驚心動魄的往事。

「啊啊！我的大經理！——」這女人忽用這種奇特的稱呼，稱呼着她的丈夫：「你用那種毒手，殺害了我的父親之後，我的全家，弄成了什麼樣子？你——你——你要聽聽嗎？」她哽咽着這樣說：「那時候，我們全家，爲了要避難，由我父親獨自先逃到那個鎮上去。他約定我們在那里相會。不料！——」她又頓頓足：「不料我們到了那個鎮上，已見不到我父親的面！祇見到了低低的一個土堆——那是在一方淒涼的義塚地上——豎着一片驚心刺眼的木片，做着傷心的記識！」

說到這裏，她的全身中寒似的發着震顫；她的喉頭，已被她的呼吸所梗塞！由於這震顫；由於這梗塞，她分明已無法繼續她這斷續不連的語句。但她仍努力接說下去道：「噯！真可憐哪！我的老祖母——她是一個近七十歲的人了——當她遠遠看到那片木片時，一口痰立刻推升起來，當場暈死了過去！——在第二天，她就死在那個舉目無親的小鎮上。」

她向那個目定口呆的病人，發爲一種反常的慘笑說：「現在，請你算一算吧！連我可憐的父親，一條，兩條，這——這這是兩條命了！」

那個病人，舉起了他的深陷於眼眶中的兩眼，似恨，似羞，似怒。他先看看別人。最後，像無奈似的狼顧着他這盛怒的妻子；彷彿在籲求她：不要再說下去。但他這種無聲的求懇，祇增加了這女人的悲傷與暴怒！只見她仍努力控制着她的情緒，勇敢地往下說：「最可憐的是我的母親！當時，她在那堆淺土上面打着滾；喊着天！她的嘴角噴着血沫！那些血沫，眼淚，泥土，把她的臉，塗抹成一個鬼臉！——有一個尖銳的小樹根，刺進她的耳後，有好幾分深，她沒有覺得痛！——唉！真悽慘呀，不到半年，她——我母親——她也拋下了我——我們，啊！去——去了！」

那個仰靠着椅背的醫師，聽到這裏，他又用力猛吸着他嘴角間的紙烟；他忘却了他這紙烟，熄滅了已有

好久。

一聲聲「嗚——呃——嗚——呃——」的難堪的乾嗽聲，仍在室中光線較暗的一角間，不時輕輕發出來。

這時候，天色明明是在晴朗的白晝，而這一室之中，却像推起了一重陰雨似的可怕的淒暗！這種無形的淒暗，使每一個人的神經上，都感到了一種冷水直澆似的感覺！就在這種難堪的感覺之中，只見那個面白如紙的女人，正自屈着她的震顫的纖指，在做成一種計算的姿勢；只聽她悽聲計算着道：「你——你們記清楚，這——這這是三——三條性命了！」

她又努力說下去：「我哥哥雖然不很掙氣，但是天性所關，自從經了這可怕的事變，他像頓時老了十年；不久，他的頭上就有了白髮！還有我——啊！還有我自己——」

說到「我」字，一種過往的可怕的辛酸，使這女人扁扁她的嘴，幾乎又要放聲大笑。她在一種氣息不連的抽噎聲中，一字一呃，一字一逆地說：「那時候，我看到了那片驚心的木片，我想躺睡在這泥土下的父親，死得那樣的慘！我只覺天地都翻了身！從此，我已變成無父的孤女；從此，我已不再有保護我的人；從此，我失掉了世上最愛我的老父！」

「我猛撲到了我父親的身上——那個土堆上——我不想什麼！我只想擁抱住我可憐的父親的身子——我觸我的指甲，盡力刨着那泥土！」

這可憐的年輕的女人說到這里，她忽然震顫地，平伸着她的手背向上的兩隻手；她把她的手向左右緩緩揮動；同時，她的滯定的腫人，淒涼而又僵直地向着四周緩緩看過來，她這表情彷彿表示：這室內正有一千個人，而她却要伸出手來讓這一千個人看。

只聽她淒厲地呼喊道：「啊！你——你們看！你們看我的手指哪！——」

醫師隨着她的呼聲而凝視她的手指時，只見她的十個指甲上，雖然也像別的摩登女子一樣，塗着悅目的蔻丹；可是，細看這些指甲，分明不像別的女子那樣的光潔齊整；那樣子，分明是曾經脫落以後，重新長起來的！

呵！這是她當時創那義塚上的泥土的成績啊！

這醫師感到他的肌膚上，起了一陣蟲子蟻行似的感覺。他又靜聽這女人述完她這悲慘故事的最後一節：「啊！那時我還只有十五歲咧！在以後的五年中，我的家，差不多是完全消滅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好好一個家，會消滅得那樣快——真比大風捲去還要快——那時候，我只剩下了一個哥哥，兩人相依爲命。而我哥哥又是那樣不掙氣！她因失了管束，賭錢，抽烟，無所不爲！不多幾時，揮霍盡了田地屋子。在我二十歲的那年上，可——可憐哪！我被我的哥哥，騙到了上海，輕輕推進了火坑！——」

「我那狠心的哥哥，他袋起了賣掉同胞親妹子的一筆錢，從此，一去七年，音訊全無！——直到最近，我方始又見到他。」

這女人一陣戰慄，猛然伸手掩着面！接着，她又緩緩放下手來，悽聲長嘆說：「噯！我的命，太苦啦！在那火坑裏，我又受盡了嘲笑，侮辱，作踐，種種忍受不下的磨難！天保佑我！還好，不到一年，我嫁人了。啊！我嫁人了啊！——」

說到「嫁人」兩字，這女人忽而舉起她的含着萬分幽怨的眸子，像燕子掠水那樣，驀地掠到了空隅那個青年的慘白如紙的臉上，淒涼地停留了幾秒鐘；她這灼熱的眼光，頓使那張奇異的「白紙」，迅速被映上了一重奇異的紅色。

在這一剎那間，這青年的眼角間，呈露出了一種異常痛苦的神情；這神情，正像一個愛花如命的人，眼看到他一盆最心愛的「暖室裏的薔薇」，生生受到了暴風雨的摧殘，而竟無法加以挽救似的。

那個醫師，拿下了他口角中的熄滅已久的半支烟。暗暗點着頭。他在想：「噯！一支回憶的毒箭，穿碎了一顆心；而那箭簇，又帶傷了另外一顆心！」

連着，又見這女人，把她恨毒的視線，猛掃了那個病人一下；她無力地仰着臉，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呼：「我——我的天！我——我那裏想得到呀！我竟會嫁給了仇深如海的殺父的仇人！」

這可憐的女人，說完了她最後的一句話；同時她也用盡了她全身最後的一分力。她像一個大病初愈的人，一口氣，奔馳了一百里的路程。她伸手撫着頭。身子一連幾晃；彷彿這憩坐室中的地板，已變成了太平洋

上一艘海船中的甲板。

「啊——呀！」這時忽有一個比較鳴更輕細的驚呼聲，不自禁地，從小邱的口邊吐出。他分明想要搶上前去，攙扶那個搖搖欲倒的女人。但是，當他一眼看到斜對面的兩條冷酷的視線時，他像猛然省覺似的，並沒有這樣做；甚至，他連預備動作的姿勢，也像煞車那樣強制住，而並沒有表現到外邊來。

而那女人呢，就在小邱將動作而不會動作的一瞬間，她似乎已感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催眠；只見她的身子前後幾晃，酒醉那樣搖搖地，向着小邱懷內直撲了過去；而結果，她却頹然倒入了貼近小邱身旁的一隻椅子裏。

一五 現在，輪到我來收拾你們了！

以上的動作，分明隱藏着一種細微而不易覺察的情感之伏流，暗暗在磨擦出一種灼熱的火花來。這在那個醫師的冷眼之中，看得已非常清楚。因之，這時有一個新的意見，走進了他冷靜的頭腦。他想：「從多方面觀察起來，顯見這一雙男女，他們在某種過程上，必已具有一頁相當長的歷史；甚至，這女人在未嫁王俊熙之前，她和這青年，先已培植着一種粉紅的蓓蕾，那也說不定。」

這一點意見，這是這醫師冷眼偷覷到這女人提起嫁人時的那種特異的眼光，而觀察得的。

當他這樣想時，他取出了打火機，把那半支烟，矜持地燃上火；由於他這嚴肅的矜持，却使他的額部，推起了一種近五十歲的衰頹的暗影。——但，這僅僅是片瞬間的事——他把他的背部，在椅背上靠得更緊一些；一面閉上眼，把他的思緒，送進了冥想的淵海。

他開始這樣想：「全部的事情，前後聚集起來，可以得到如下的歸納：「這王俊熙，在十二年前，曾用陰險的方法，殺害過一個人。五年以後，他無意中，娶了那個被害者的女兒做了妻子。又過了七年，他又遇到了那個被害者的兒子——他的從未見過面的妻舅——他誤認他這妻舅，就是十二年前被害者的冤魂。他恐慌得了不得，在醉後吐出了他的隱事。他的妻子，方知她的丈夫，就是自己的殺父仇人。於是，她索性串同了她的哥哥，和另外一個人，用種種可怕的方法，加以有計劃的恐嚇。因之，便演成了許多離奇的事實。」

以上便是這件神祕事件的全部的輪廓。——

他又想：「在全部的事實中，有好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那個被害者的兒子，最初出現於王俊熙的眼前，分明出於無心，那完全是件偶然的事；直到第三次的鬼魂出現，方始構成有計劃的恫嚇。第二：這全劇的導演，當然是小邱；那個吃白麵的「鬼」，料想起來，一定不能構成這種精密的設計；他不過處於演員的地位而已。第三：那個扮鬼的角色，他的面貌，和他十二年前死去的父親，真會像到一模一樣，絲毫無異嗎？這問題，牽連着一種心理上的變態的問題：由於遺傳的關係，父子之間，面貌大體相像，那是習見的事，並不足怪。至於一定說，像到絲毫無異，那也許不會吧？因為，一個人的腦膜上，無論留下如何深刻的印象，經過了十二年的悠長的時間，無疑地，這印象必然有了模糊之處。——這也像一張照相的底片，日久以後，影子必然要逐漸淡褪。——不過，由於心頭多年的疑影，偶而遇見相似的印象，便很容易會引起一種心理的錯覺。於是，原來祇有一分相像的，會擴大成三分像，原來有三分像的，竟會變成九分或十分相像。王俊熙所遇到的事，大概也是這樣。第四：這一齣戲劇中，所有的道具服飾以及化裝等等，怎麼會那樣的逼真呢？這問題，是容易解答的：因為那個扮鬼的名角，十二年前，親眼見過他老父逃難時的化裝，當然留有相當深刻的印象。在十二年後，要他依樣畫成一個葫蘆，當然並不十分費事。——至於眉心間的鋼又紋；與耳朵上的黑痣，也祇需要一舉手之勞，便能裝點起來，格外不成為問題。第五：那小夥兒的一羣——佩瑩，小邱，加上那個吃白麵的鬼——他們為什麼，要那樣的恫嚇着這位聞人先生呢？代父報仇，使那個陰險殘酷的傢伙，受到一種精神上的報罰；這是屬於佩瑩方面的主要的動機吧？——但這報罰的方法，也許還是出於小邱的提議——其次小邱本身，因急用而需要錢，這也許是一個湊合的原因。——但，這一個原因，並不一定可靠；也許這是一個烟幕，也論不定——除了以上兩種動機之外，在這離奇的事件中，分明另外還有一種較隱祕的動力，含藏在裏邊。這多分是出於小邱方面趁火打劫的企圖。至於那個女人，是否諒解這種隱祕的心理，那還不可知哩。——」

「總之……」他的口角間，漏出了幾縷微烟。他準備再細細思索下去。但是，他的靜靜的思緒，却被一種極度嚴重的喧嚷所打斷了。他只聽得那個病人，忽又發為瘋狂似的怒吼，在他耳邊震盪着道：「哈哈！」

好！你們——你們這一羣鬼！一個是代父復仇的孝女，一個是代抱不平的英雄！還有一個——還有一個——嘿！你們嚇死了我，準備怎麼樣？——嘿！好！看你們真要好哪！眉來眼去，以爲我永遠不知道。——

聲音略頓了一頓，那恨毒的聲氣，又切齒地說：「好呀！你們收拾過了我；現在——輪到我來收拾你們了！哼！」

這瘋狂的轟炸聲，使這冷靜的醫師，睜開了他的疲倦似的眼。他一眼看到他身旁的情景，不禁感到一種震驚！

他不明白這病人，怎樣會引起這第二陣的大火？——實際，病人這種較前更熾的火勢，正是被那男女倆的眼中的熱電，磨擦出來的。

只見那個病人，已從椅子裏站了起來，拄着那支粗手杖，忪愣愣地在發着抖；他的怒氣，委實已由熾燃，而成了白熱，復由白熱，而起昇華 (Sublimation) 的作用。尤其怕人的，却是他這時的那種使人一看就要睡不熱覺的臉色！

呵！讀者們，你們可會看到過地獄中的厲鬼吵架時的神情嗎？——你們當然不會看到的。那末，請看這時的王俊熙。——至少，他這時的神色，可以代表那種地獄鬼怒的神情！

他的帶病的蒼白的臉，已由盛怒而泛起了一重青灰色；青灰上，抹着一層薄薄的油光；在抹油的青灰之下，隱隱又透出了許多淺黑的斑點——關於這一點，當時會使那個醫師，向它發生了好幾秒鐘的詫視——再看他的牙床，向外突張了出來，做成一種齜齜的姿態。兩個眼眶，看去更見得深陷——不論何人，一看到他這眼眶的樣子，很可能地會聯想到儀器館中所懸掛着的骷髏！但是骷髏的瞳孔中，是沒有眼珠的；而他却有一對深陷着的發光的東西，在那裏一閃，一爍！因此，看去比那骷髏，格外顯得可怕！

這時他又像一條剛出洞而被人惹動過的毒蛇。他不時舉起他的手杖，顫巍巍地，向前撩撥作勢；代表了毒蛇吐舌的姿勢。那兩枚蘊毒的蛇眼，兇射了佩瑩，緩緩回過來，又兇射着小邱；兇射過了小邱，緩緩回過去，重又兇射着佩瑩。他分明小心地，在選擇他的敵人，看要先噬那一個？同時他又像在選擇敵人的要害，準備把他的毒液，猛烈地噴過去！

這種極度可怕的神氣，不但使對方那雙遭受攻擊的目標，看着戰慄不止，各各發顫做了一團；就連這一個身處局外的冷靜的醫師，全身也感到了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這時候，倘然沒有一種意外的事情，從中加以阻攔，也許，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以內，這間縱橫數十尺的屋子裏，便要有些瘋狂性的事實，會演變出來！

然而，那意外的阻攔，畢竟來了；因之，那瘋狂性的戲劇，也終於不會演成！

「噯！慢一點！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情，還沒有解決咧！」極嚴冷的語聲，忽然從醫師嘴裏這樣吐出來。

「什麼事？」由於這醫師的語聲的特異，却使這盛怒的病人兇獍地旋轉了頭，暴聲發問。但他的語氣，分明已不再顧忌「血管爆裂」的警告。

「請你坐下來聽，好不好？」醫師做出了一個他所習慣的小動作，他把他的支未燃的烟，向天畫了一個圓圈，悠然地重複說：「有一件很要緊的事，還沒有解決，這是有關你的生命和名譽的。」

「有關我的生命和名譽？」病人的怒眼中，包含了困惑。他真馴良！——馴良得像一頭哈叭狗。他遲疑地坐下了。

「昨天晚上，夏醫師告訴我：他有一點東西在這里失落了。」醫師又恢復了他的不冷不熱的聲音。

「在這裏失落了東西，要我賠償嗎？嘿！」病人挾着怒氣。他的鼻孔，翕張了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不必負這賠償的責任，那才好哩。」醫師冷然這樣回答。

「他失落了什麼東西呢？」病人焦躁的聲音。

「一小管馬錢子精——那祇是一小管而已。」

「馬錢子精是什麼？」病人的問句，已經有點異樣。

「毒藥！」醫師用鋼打那樣鏗鏘的聲音，簡單地回答。

病人的眼珠，現出了嚴重的惶惑；其餘四條視線，也現出了相類的駭怪！

只聽醫師繼續說道：「那雖是小小的一管，但它的含量，足以毒死十口豬獾而有餘！」他說到這裏，驀地，他用一種極度緊張的眼光，掃上了小邱的臉部，厲聲說道：「喂！邱先生，方才你把一些白色的粉末，

偷偷倒在牛奶杯子裏，那是什麼東西呢？」

小邱的頭上，似被打上了一個不及防的暴雷；他的驚惶的眼珠，幾乎要脫離眼眶的管束而跳出來。

那個女人，突然聽了這種完全出於意外的話，她喘息地看着小邱，呆住了。

一室之中，一共八只眼珠，在這種短促的一瞬中，有三雙視線，不同樣地射到了這青年所在的晦黯的角
度裏。

這時，室中最緊張而又最駭人的一個場面發生了！

只見那個病人，額部像泉湧那樣，分泌出了黃荳般大的黏膩的汗珠。他把他的全身的重量，支持到手內那支橡木手杖上。霎時，狂顫而掙扎地站起；立刻，又無力而頹然地倒下。他狠命舉起了他的驚，訝，畏，恨，一時聚集而不可名狀的眼色，死勁盯着小邱。他從一種粗重可怕的聲氣之中，迸出幾個字音來道：「小……小邱，你……你這鬼！你……你……你竟敢——你……竟敢……」

他本來想說：「你竟敢用毒藥來毒死我！」但他這一句句子，終於沒有完成。說到半中間，他驀地伸手，抓着他的頸項；好像他的喉內，已在冒着烟火；接連着，他又一把抓起他那黑緞睡衣的胸襟，顯示一種非常的痛楚！在這最短促的片瞬之間，呵！可怕啊！他忽把他的眼光，從原來的地點，突然收回——那樣子，好像他的視線，是被一種什麼聲音，呼喚過去的——當時他不再看着小邱，也不看着佩瑩，也並不看着醫師。他緩緩舉起一種戰慄的視線，搜尋似的看到了室中另外一個並沒有人的角度裏，他這怕人的表情，彷彿表示：這室中突然又走進了另外一個第五個人來！只聽他發為一種鬼迷似的哀籲的呼聲，模糊，斷續，而又陰森地呼喊道：「啊！你——你——你讓我——懺——悔——」

一語未畢，只聽他的喉頭，發出了「轟！」「轟！」「轟！」「轟！」火車機頭開動似的聲氣！在幾秒鐘內，衆人眼看着他的目光，由擴張而渙散，而昏瞢，而盲瞽！最後，他再伸出一手，在空氣中，盲抓了一陣，緊接着是一陣劇烈的痙攣！只聽「拍」的一聲，那支橡木的手杖，在他另一手內，鬆放下來，跌落在那精美悅目的地毯上！

於是，寂然了。

一六 我要請你嚐嚐一種『美味』的死法！

讀者或許要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筆者可以這樣回答：「看樣子，似乎我們這位聞人先生，在這極短促的瞬間，他已鼓動他的賽跑的長腿，用了最高的速率，到達了『馬拉松長跑』的終點了！」

此時，那位醫師先生，他和這位生命賽跑的錦標者，坐得最爲接近。論理，他看到了這種賽跑的驚人速度，應當表示一點驚訝——至少是訝異——但是，他並不，甚至，他的鋼製似的顏面神經，並不因此而有一絲一忽的變動；那樣子，好像他在五十年前，早已知道了這麼一回事。

他真從容哪！

你看，他把手內那支殘烟，鄭重地熄滅了火，吝惜似的把它收藏進了他的精美的烟盒——這明明表示：在他眼內，看得身旁這位聞人的價值，還遠不及他手中半支殘烟那樣的可貴！

收起了紙烟，連着，他輕捷地跳起身子來，走到那扇室門前，驗看了一下那個拴子，是否拴得好？

最後，他方回身走到那位和平而又忍耐的聞人的身前，俯下身子，在這聞人的額上，親密地撫摸了一下。他刁撇開這位聞人人生前瞧不起人的高貴的眼皮，約略看了看。旋轉身子，他一脚踢到了那支橫在地毯上的手杖，他從容檢起，把它安放到它舊主人的身前。然後回過頭來，向着剛剛觸過電流似的那雙男女，恬靜地說：「呵呵！米蟲鑽進飯鍋，煮熟了！」

只見那雙男女，活像一對冰塊雕成的塑像！睜圓了眼，聲息全無！

那女人好像一個跌重了的孩子，好半晌，她方始透過一口氣來。只見她很慌驟——而又很遲疑地，預備搶到她這最親愛的殺父仇人的身前去，細看一個究竟。但她這熱心的行動，是被那個仁慈的醫師擋住了。只聽醫師說道：「這是並沒有什麼參觀的價值的。這種討厭的東西，近年來，馬路上多得哪。」

「哦！他……他……他死了嗎？」這女人的舌尖跳着舞，發爲「悲婀娜」上彈出來般的音調。她好像方始省悟似的那樣說。

「噫！他好像……」醫師說道：「他好像並不活着了。」

呵！女人的心理，正是一種最不可捉摸的東西！三分鐘前，那位閨人，在這女人的眼光裏，還是一個所謂「仇深如海」的殺父大仇人；可是，僅僅隔了三分鐘後，至少，她已不再把他當作仇深如海的殺父大仇人。因之，她的還沒有乾燥的眼圈，忽又微微泛上了一絲紅色的潮潤。她悚懼地，抬起了她一種矛盾的痛苦的眼色，先向對方那隻寂寞的椅子裏，偷瞷了一眼；她再望望那扇門；隨後，她迴眼死盯着小邱，實問似的顫抖着說：「你——你——你——」

她分明想說：「你怎麼會做出那樣的事來？現在怎麼好呢？」

「不必慌！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人闖進來，一切有我哩。」醫師也望望那扇門，用鎮靜的語聲，安慰似的這樣說。

這醫師的代答，使那遭受了天打似的青年，得到了一個召回靈魂的機會。他看到那女人的責問的眼光，用一種帶哭的調子，非常費力地說道：「啊！佩——啊！師母！我沒——沒有……沒有呀——」

他的喉頭，好像已佈下了一道封鎖線；而舌尖上，也似乎張有一重不易通過的鐵絲網。

醫師舉眼向這失魂似的可憐的青年看看，眼角露着憐憫。他又回眸，望望那個努目猙獰的死屍。他的眼珠，轉動了一下。

「哈哈哈哈哈！」他忽然仰起頭來，發出了一種怪鳴夜鳴似的揚聲大笑。

這笑聲把對方的一雙男女，推進了重重大霧之中。

只見這醫師走上前來，拍拍小邱的肩膀；好像父親撫慰着一個被責過的孩子。

「好兄弟！你別急！」他說：「我知道你沒有——你沒有偷過夏醫師的毒藥；你也沒有把什麼東西，放進那杯牛奶；換句話說：夏醫師根本不會失落過什麼馬錢子或馬後子精；這就是說：你也根本不會毒死你的老師！」

略停一停，他再堅決地補充道：「是的，我必須承認，即刻我所說的話，那完全是玩笑，請你們不必介意。」

「玩笑！」小邱的聲音帶着顫，他完全迷糊住了。

「啊！你說，他沒有毒死他嗎？他——他沒有毒死他！這——這是真的嗎？」那女人搶上前來，急急地這樣說。驚悸的眼角中，挾着一種快慰的希望；但她的語氣，明明透出不信。

「我何必騙你呢？」醫師懇切而堅決地說。

「噢！那末，他怎樣會——會死的呢？」女人望望那個僵硬的東西，悸恐而又懷疑。

「我在實行我的一種試驗……」醫師似乎關心着他半支未吸完的烟，他又緩緩掏摸他的紙烟盒。他繼續說：「如果你們的肚子還不餓，可要聽聽我的試驗的方法？」

小邱愈聽愈模糊。

那焦悚的女人，愈聽愈不懂。

只見這醫師，又像招待來賓那樣，在向他們擺着手：「請你們暫坐片刻，好不好？」

這一雙男女，分明早已感到了這位神奇人物的不好說話。他們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客氣的命令。

坐雖坐下了，却像坐到了一個燒紅的爐子上。他們的精神，已全部被那死屍所吸住；每一秒鐘，都在增加着焦悚。他們似乎感到他們的手足，全部成了多餘，而有無處安放或遺散之苦。

「我勸你們二位——」醫師自己坐下，噴出了幾個恬靜的圓圈，他說：「應該把你們的目光，擴放得大些，愈大愈好；再把那個討厭的東西，看得小些，越小越好；你們不妨把它看作一個死蒼蠅！能够這樣看法，於攝生方面，必定有些益處的。」

醫師的話，雖然說得像半寸燈草那樣輕飄。可是，陳列在眼前的死屍，畢竟是一個龐大刺眼的死屍哪！它決不能因這幾句輕飄飄的話，而真的變成一枚死蒼蠅。因之，他說的話，仍不能影響這一雙男女的刺促不甯的神態。

他向他們看看，似乎有點不耐。於是，他沉下臉來，用一種嚴肅的調子說：「的確！你們應該仿效一下死者生前的人生哲學！喂！你們想：十二年前，他眼看人家，活活被挖出了心肝，他並沒有皺皺眉！這是財人的必要的鎮靜態度哪！你們不能學學嗎？」

這最後幾句話，似乎產生一點小小的效果了。只見，一縷悽楚的暗影，迅速地又浮上了這女人的慘白的兩鬢。她果然把注意那死屍的眼光，怨憤地收回，而凝視到了她的那些刨過泥土的指甲上。

再看那個青年，一聽這話，他似乎已想到了死者生前的陰險殘忍。只見他勃然作色！好像他的胆力，一時已壯健了許多。

醫師向他們笑笑說：「那很好，就請你們靜聽我的新聞吧。」——

「在外國地方，有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專家……」他吸了一口烟，抖動着他的交疊起的脚尖，開場這樣說起。

哈！真可佩服！在眼前這種局勢中，他居然有這閒情，演講什麼新聞！而且，一個外國地方的心理學家，於眼前的事，會有什麼聯繫呢？

那雙男女，焦悚地看着那扇門；又焦悚地看着他。他們感到腸子有點發癢。只聽他又悠然說下去道：「那個心理學家，告訴人家：他能不用刀，不用鎗，不用一切殺人的東西，而能憑一種神奇的方法，送人回家，取得『總休息』。」——

「一次，他向刑事當局，要求得一名將被處決的死囚，實行他的試驗。他向那個死囚，幽默地說：『吃飯』與『死』，是人生的兩大問題：吃飯，應當選擇可口的菜餚；死，當然也該選擇『可口』的方法。上綫架是苦味的；坐電椅，滋味也太辣；所以現在，我要請你嚐嚐一種『美味』的死法。」——

「他——這心理學家——把一方布，紮住了這死囚的兩眼。然後，把這死囚牽引到一個自來水的龍頭邊去，說道：『我要割斷你的脈息，放盡你的血液，使你死得毫無痛苦。』說時，他用一柄小刀，在這死囚的脈窠上，用力割了一陣——你們記着，他用的是刀背——隨後，他把自來水的龍頭，開放了一線，使它發出滴滴搭搭的聲息。他向這死囚說：『你的脈息，已經割斷了！聽到沒有？你的血，正在流出來！是不是毫無痛苦？現在，你全身的血，流掉十分之三了！啊！十分之五了！十分之七了！啊！還剩二成了！一成，半成了！啊！差不多——呀！完了！現在你立刻就要死了！你看，毫無痛苦，是不是？』——

「這心理學家一連說了三句毫無痛苦，只見那個死囚的頭，漸漸低沉了下去。當他把死囚臉上那方遮眼

的布拿下來時，只見這死囚果然毫無痛苦地，上升了天國！」

醫師滔滔然，一口氣說完了他這新聞。他忽又揚聲大笑；一面解釋着道：「這新聞的性質，似乎有點荒謬，我也是從別人那裏聽到的。我因為不相信這話，所以親自要試試。感謝我們這位王先生，他真慷慨，給了我這樣一個增進學問的試驗的機會！」

那青年聽出了神。直到聽完，他瞪着眼，似乎依舊有點迷惘。但他想了想，忽而恍然大悟。只聽他哦的一聲喊出來道：「啊！你仿效了那個心理學家的辦法！你——」

「不錯，我的話，和那心理學家告訴死囚的話，原是大同小異的。」醫師微笑着接口。

青年期期地道：「他——他是被你嚇死的！」

醫師又點點頭：「正是，嚇死了他，解救了你們。」

「解救了我們？但，但是，你——你已害了我們咧。」青年的緊張的眼光，不期而然，又飄到那個死屍身上去。

「害了你們嗎？我要提醒你們，請你們記着：夏醫師說過：死者本來害着極厲害的心臟病；而且我，我也是一個醫師，我有我的舌子哪。」醫師站起來，把他第十枚的煙尾，輕輕地進痰盂。他用撫慰似的聲吻，補充說：「我請你們『節哀順變』，先放開胃口，吃畢一頓過時的午飯。然後提起精神來，準備料理盛大的喪事。——」

他又掉轉視線，向這新出品的孀婦說：「喂！王夫人。啊！不！暫時我應稱你為况小姐——我希望不久，我能稱你為蜜雪絲邱，——啊！况小姐，在熱鬧的孝堂裏面，我預先祝福你們二位，能合飲一杯法國式的咖啡！」

那女人的慘白的臉，變成緋紅。她已不暇流盼那個死屍。她祇下意識地，低頭整理她的衣鈕。

小邱抑制着怒氣，期期然說道：「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也要請你記着：「這——這是人命呀！」

「人命？」醫師猛然回過頭來說：「在眼前這個可愛的世界上，最輕賤的，就是這兩個字！請你不要放在心上吧！有我哩！」

說到「有我」，他並不指着他的鼻子；却是指着他的耳朵。

一七 還有一個最後的小小的曲折，沒有揭露出來咧！

寫到這裏，這一篇用過了好幾百「！」式符號的冗長的故事，應該可以結束了。可是，在筆者的疲倦了的鋼筆尖之下，似乎還有幾句話，是有補充一下的必要的：

那天，當余化影醫師走出那間憩坐室時，他已預先撥開了那隻活的落地式的收音機，使她播放出了必要的節目。他走到外邊，向眾人報告說：「那位王先生，心臟病勃發，打強心針也來不及，死了！」當時，王家的那些下人們，雖然有些訝異。可是，近一時期，他們看到主人的形容，那樣的消瘦，失常。他們久已準備，遲早之間，會發生這麼一回事。因此，他們接受了這意外的消息，並不感到如何的奇怪。

並且，余醫師走後，第一個到場的人物，便是那位夏志蒼醫師。這老醫師把死者的屍體，檢查了一下之後，他的眉毛皺得很緊。最後他也聲言：「死者正是由於急劇的心臟病，不及救治而死。」有這兩位「可靠」的人物，一致加以證明。於是，這事情在當時，便不再有何麻煩——並且，直到以後，也不再有何麻煩。我們這位聞人死後，那唯一合法的繼承人——他的妻子佩瑩——便接受了他的全部財產。哈哈！細想起來，這裏面含有一種循環式的因果哩。然而，這因果却也十分自然，似乎並不含有任何迷信的意味在內的。

那個女人的胸襟，相當的闊大。她對他的哥哥——况又春——並不記着前怨。她很慷慨，把她的財產，剖出了一小部分，對她哥哥，作了一個自願的贈與。——在她的意思，以為王俊熙的財產，原是由她父親遺傳下來的；父親的財產，原該傳給哥哥。所以分贈他一些，那也非常合理。

可是，一個吃白麵的傢伙，一旦得到了大量的金錢，將會產生如何的後果，那是不難想像而知的：結果不久，這一位扮鬼的名角，他由扮演假的鬼，竟進一步而扮成了真的鬼。他對於那種一度嘗試過的工作，似乎已發生了興趣；他的工作態度，委實是相當「認真」的。

其次，那位邱仲英先生，與這位况佩瑩女士，他們在這一場風浪之後，是否已經結合起來了呢？筆者記

述這篇文章，初意，祇想寫出「吾友」生平經歷的事實之一，並不準備描寫關於情感的文章。因此，對於這男女倆的最後一筆賬目，準備不再提出負責的報告。

最後，這該提到「吾友」了。那位神奇的余化影醫師，他在這件事裏，得到了些什麼呢？

提起這位余醫師——當然，他另有許多別的姓名與職業——他的生平，一直抱着一種「決不空手」的主義；他所習用的口號，乃是：「一切歸一切，生意歸生意。」這一次，他雖充當了一名臨時客串的醫師，可是，在這一次客串之中，他已沾染到了一般大名醫的習氣。在他的臨時性的「診例」上，居然也有病貧一概不「記」的字樣——所謂不記，當然是指決不記賬而言。——何況這一次，他所遇到的，又是一位有錢的聞人。

因之，那天當他跨出那位聞人的公館時，他的玩具式的黑色手提篋內，早已很謙讓地，裝進了二萬元的出診的診費——不！這該說是祕密保險費；或者可以說是殺人應得的酬勞費——也像十二年前的王阿靈，取得了他的殺人應得的酬勞費一樣。

光陰先生，不問人世間有幾許離奇曲折的故事，它祇是向前飛奔，絕不顧盼。眨眨眼，距離我們這位聞人的死，忽忽已達一百天。

這一天，那位王夫人，假座本埠極著名的玉佛寺，舉行「照例」的超荐。在這古叢林的一角庭院之中，王夫人照例在播送她的特別節目；小邱先生，照例在幫同「照料」一切；那些和尚們，照例在叮叮閣，閣叮叮，歡送那位王阿靈的亡靈，大步踏進那座專接惡人的天堂。

巧得很！筆者準備向舊小說家們，乞假一句成語：「無巧不成書！」這天，在這古叢林的另一部分——大殿上——那位最初發見於這故事中的天台宗的雪性大法師，恰巧又被請到這寺內，在作佛學上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又說出了以前說過的幾句：

——殺害了人家的，結果，難逃被人殺害的慘報——

可惜這位雪性法師，對於我們這位聞人的「行述」，他還並不知道哩。假使知道，也許他會補充上如後的幾句：

——謀奪了人家財產的，結果，自己的財產，終於會被人家謀奪去——

更有湊巧的事哪！這一天，那位余化影醫師，他居然也在男居士的聽經席中，佔了一個位子。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說出來很滑稽。原來他在那位聞人的府上，取得了那筆沾有血腥的出診費後，在短時期內，竟把這些錢，換得了一些失戀的「慘報」。——本來他對於佛教，原是一個具有某種信仰程度的非形式的信徒，不過平常，他並不喜歡聽經拜佛。而這一次爲了失戀，他卻遁跡到這佛地上，作了一度五分鐘式的逃禪。在他，也算是懺悔懺悔他的業障吧？

提起懺悔，他用那種離奇的方法，殺害了那個聞人。這該懺悔一下嗎？

不！該懺悔的，並不是他，却是另外一個人。因爲在這故事之中，還有一個最後的小小的曲折，不會揭露出來咧。

當王俊熙初死的時節，這余化影醫師，曾經撥開他的眼皮，察看了一下。啊！奇怪！當時他發覺，那死者的突然暴斃，真的竟是中毒而死的！但是，爲了某種原因，他非但沒有聲張出來，他反放出一種離奇的煙幕，掩護住了那個兇手的罪行。

這兇手是誰呢？不用說了，當然是小邱。

可是這小邱，他用什麼東西，毒斃他這老師的呢？

據這余醫師的料想：他一定是用着一種慢性而不易覺察的毒品，在許多日子內，漸漸分次送給他的老師服下的。

那末，那天他在調製牛奶的時候，可會把那毒物，真的偷偷放進那杯中嗎？啊！那不會，那一定不會的。你們想：一個下毒藥的兇手，當着一個醫師的面，他會把他的毒藥，堂堂皇皇使用嗎？料想世間決沒有那種傻子的。

還有那個夏志蒼老醫師哩，他怎麼也會一無表示呢？是的！他的觀察與判斷力，一定不及那個「初出道」的余醫師吧？呵！這是笑話！

可是這裏面，却真的有些笑話在着哪！

原來：當天這夏醫師，一眼看到死者的狀況，立刻便已感到，情形大有可疑。並且，他還看出死者在臨命前的刹那，會發生過一種『強直性』的痙攣——這在國醫們的術語，稱之為『角弓反張』——這現象，正是中了某一類毒物的現象。想到中毒，立刻使他想起：隔日，他曾和那個莫明其妙的醫師，提到過馬錢子精的話。啊呀！不好！不要那個傢伙，因為偷到了自己的口風，而竟把一種過量的馬錢子精，送給病人服下了吧？看情形，很有些像哩！因為誤服了馬錢子精，正有這種角弓反張的現象的。果真如此，那末病人的暴斃，自己似乎該負一點間接的責任哩！這位『可靠』的老醫師，原是一個胆怯畏事的人物。想到這里，他立刻自動取出了他的橡膠布，在他自己嘴上，加上了一道十字形的封鎖線。

呵！倒楣了王俊熙；便宜了小邱。仔細想想：這事情真是有點可笑的。

那末，小邱為什麼要毒死他有面子的老師呢？關於這事，裏面還牽連着一段悲劇式的蘿蔓史。如果讀者肯守祕密，筆者可以悄悄報告出來。

原來：那位况佩瑩小姐，與這小邱先生，不出余化影的意料：他們的結識，果在王俊熙之先。結識的所在，就在所謂『火坑』之中——當然，那時候的况小姐，她是另外有着她的霓虹燈上的芳名的。——當時，他們『照例』盟山誓海，已有嫁娶之約。可是，讀者們，你見過那張弓插翅的愛神嗎？嘿！你看，這可惡的小東西，它的造像，不是往往是用黃金鼓鑄起來的嗎？於是，在一種必然性的結果下，這小邱終於做了情場上的劣敗者。當時這事情，會使這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幾乎瘋狂；幾乎要自殺。最後，他在無辦法中，找到了一個辦法：他打聽得他這未曾會面過的情敵，是本埠一位富商。於是，他輾轉托人，投拜到了這位富商的門下，做了他的一名門生。借此，可以接近他的『生命之泉源』。

這可憐的傢伙，他的用心，委實是很苦的！

至於這一次，他從佩瑩嘴裏，聽到了他老師的十二年前的那種殘酷的隱事，在青年人的熱情之火下，引起了他的不可遏的『正義感』。於是他毅然決然，暗自下了這仁慈的毒手，準備把他心底的偶像，從不合理的環境中解放出來。

那末，他這勇敢的舉措，是否完全由於純粹的正義感呢？關於這，筆者至少在暫時，還不敢下肯定的答

語。

不過讀者們是明白的，你們請看：在那產金沙的沙灘上，有幾多耀眼的金沙，它們會是純粹的金沙；而竟不滲入一點其他沙土的雜質呢？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推想：也許王俊熙在這件鬧鬼的把戲上，他對小邱，已經有些懷疑；小邱無奈，方始下這毒手。這也是一個可能的理由。

總之，由於以上這一個最後的揭發，可知殺人的責任，並不需要我們那位神祕朋友負擔起來，那是無疑了。

講到這位神祕人物，他的爲人，有一部分讀者們是知道的：他生平，雖會做過許多許多『惡意的善事』；或是『善意的惡事』。但是，他所最恨惡的，却是殺人與流血。——這是他和那位震驚一世的『海爾希特勒』，最顯著的不同點——他既不會殺人，當然，他也無須懺悔。

然而不！仔細想來，他還是要懺悔的。論理，他在這件事裏，他既知道了這暗幕中的真相，他應該使那殺人的人，受到制裁才對。

他爲什麼並不聲張呢？

從人世間的法律上說：他有『庇護罪人』的過失；——（這在法學上的名辭，就叫做『不作爲罪』。）——而在佛教上，他這過失，又名爲『隨喜的』罪惡；這種隨喜的罪惡，從佛法說來：和直接的罪惡，幾乎是相等的。

可是，在那位神祕人物的腦球內，却具有一種思想上的隱祕。趁這機會，讓我一併揭發了吧！他的一生，抱有一種絕對錯誤的思想：他以爲不論那一個人，在某種熱戀狀態之下所造成的罪惡，都應該加以寬恕的。由於這種乖僻的主張，所以他對小邱的殺人，非但並不聲張，而還給以掩護的煙幕。

以上，便是這件神祕事件中的全部的祕密了。

請讀者們判斷吧！那位神祕朋友的罪惡性的思想，是否應該懺悔懺悔呢？



俠盜魯平
奇案之四

三十三號屋

〔上〕

孫了紅

一：問題的屋子

那位神祕朋友魯平，生平和字典上的「家」字，從不會發生過密切的關係。但這一次，他却鄭重其事，親自去租下了一所房屋；租房屋，原是一件絕對平常的事，可是後來因這件事而引起的結果，非但完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以外；同時也完全出乎魯平本人的意料以外。

魯平所租的屋子，地點是在貝當路的盡頭。那條路，在這囂煩的都市中，是向被一般人們很榮寵地稱爲一條有「詩意」的路的；那里的地段，相當幽靜。有一帶新建的屋子，也有一個頗含詩意的名稱：叫作「萍邨」。

不過魯平專誠去租那所屋子，並不是貪戀那個地點含有詩意；也並不是要在那邊組織什麼家庭。實際，他租那所房屋，完全出於好奇；也許可以說：這是他的一種「生意眼」。

說起來是相當有趣的：當這萍邨落成未久，邨裏的屋子還不會全部租出的時候，邨中却已一連發生了兩次奇事，當時頗會引起社會上的注意。第一次，據說：有一輛簇新的流線型的汽車，停在邨口。車中跳下一個近四十歲的中年男子，衣著相當華貴，模樣像是一個政客；聲言要租住邨中的屋子。其時，邨中僅剩下一「三十三」「三十八」兩所房屋，還沒有租戶。於是便由邨中的司關，領看那所「三十三」號的空屋。

當時這中年男子，在這空屋的二層樓上，逐處細看，逗留頗久。那司關感覺到不耐煩，便獨自先走下樓來。剛走到樓下，忽聽那中年男子，在樓上一聲慘呼，好像是突然遇見了什麼意外的事情！那司關急忙奔到樓上看時，前樓後樓連同浴室，都是空空洞洞，連人影都不見。三層樓上，也是如此。奇怪之至呀！一所平

常的居住的屋子，當然不會有什麼「複壁」與「暗室」之類的設備；既然沒有複壁暗室，在光天化日之下，清清楚楚的眼看一個人走上樓去，何至於轉眼之間，會在一個空洞而一無所有的屋內突然隱匿不見？

經這司閹把以上的經過，到外邊播音似的一說，引得全邨的居戶，都感到了非常的奇怪。

有人以為那中年男子，或者是乘着司閹並不注意的時候，悄然離去的。至於那二層樓上的一聲慘呼，也許是出於這司閹的誤聽。然而這一個揣想，立刻就證明不確。因為不到一小時，那個守候在邨口的汽車夫，却來找尋他的主人。這可見那中年男子，自進了三十三號屋以後，顯然並不會走出邨去。因這一點，這事便愈覺不可思議！

可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倒還不止於此哩。

一天，又有母女二人，到萍邨來看屋子。那少女，長得非常俏麗，服裝也摩登得可以。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她身上戴着許多件珍貴飾物；令人一望之間，感到她身上所戴的東西，未免太多了些。這不像是出外來看屋子，倒像有意搬出她的全部儲藏，來參加什麼飾物比賽大會似的。

當時，仍舊由那司閹領看那座三十三號的空屋。那司閹開了門，讓這母女二人走進這空屋之後，他自己却走到斜對面的一所四十五號的屋子門口，和一個女傭去閒談。他們正起勁地談着昨天那件不知結果的怪事，約摸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只見那個老婦慌慌張張地走來，問他可會看見他的女兒。據這老婦說：她和她的女兒，一同走上三十三號空屋的二層樓，又一同走上三層樓。其後，她——這老婦——會打開三層樓前樓的樓窗，向邨道裏閒望了一會。又會走進三層樓的浴室，略略察看了一下，前後至多不過四五分鐘的時間，不料一轉身，却發覺她的女兒已影蹤全無，不知去向。以上的情形，和上一天的那件怪事，前後如出一轍，這未免太神祕了！

自這第二幕動人的戲劇演出以後，這新聞在各日報上，也都登載了起來。有一張報紙，在顯著的地位，刊着「萍邨怪事」的標題；另有一張報上，除了刊出新聞以外，又特載着一篇「魔屋司閹訪問記」的素描文字，內容除將上下兩天的事件，詳盡地記在一起之外，又儘量加以渲染。這篇文章，比一張偵探影片的說明書，寫得更為動人。於是，這前後兩天的事件，更加吸引了羣衆的注意。

其實，這前後兩件怪事，經過雖十分相像，而實際却有着很顯著的不同。就是——前一天的中年男子，其姓名來歷，完全無人知道。他自從在萍邨三十三號二層樓上不見以後，是否果真就此失蹤？這一個問題，始終沒有準確的解答。因為在以後的幾天中，社會上並沒有傳出什麼人失蹤的消息。至於第二件事，却顯然不同。那個少女，自在三十三號空屋中突然消逝以後，她的蹤跡，一直便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並且，這少女的來歷，大家也已經知道，她是一個唱花旦的女伶，藝名叫作白麗娟。在舞台上略有一點相當的聲譽。唯其如此，這怪事在社會上，便格外增添了動人的力量。

總之，萍邨中三十三號空屋，自此已成爲一所「問題的屋子」。大家走過這座空屋時，不期而然，會發生一種異樣的心理。尤其是住在邨裏的人，甚至禁止着婦女與小孩，不許在這近邊逗留。而這座空屋，也從此不再有人敢去租賃，一直便幽悄悄地，空關了起來。

二：密密層層的疑雲

萍邨的事件，迅速地傳到了魯平的耳朵裏。

魯平生平，差不多可以稱爲「獵奇」的專家。他的獵奇，具有兩種目的。其一：是爲了消遣；其二：這簡直也成了他的「專門的營業」。凡是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件，不論或大或小，只要稍帶一些詭奇的意味，在他心目中，便認爲這是發掘麵包原料的機會來了。不過，他的探奇，也具有一個信條。他認爲一件事，最初在表面看看，好像是神奇無比的，而其結果，往往平常得很。所謂「雷聲大，雨點小」的成語，在他過去的經歷之中，幾乎已成了一種定例。至於一件很小的事，憑他像剖解刀一樣的智慧，一經細細分析，却又每每會找出一個比較嚴重的後果。這種例子，在以往有過許多。

萍邨事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認爲非常不可思議。唯有魯平，却覺得並不足以引起他的興趣。尤其那第二件事，他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吃定那個女伶白麗娟，在那空屋裏突然消失，是出於自動的溜走。她所以這樣走法，不外乎要眩惑人家的眼光——也許，她就是在對她那位同來看屋子的母親，在放着烟幕，也說不定——。像這種事，他認爲平常得無可平常，完全不值耗費他的思緒。至於第一件事，他覺得除了那

個中年男子，在樓頭的一聲慘呼，略堪研究之外，其餘的種種，也並不怎樣神奇。總之，魯平對於這所謂萍郵事件，在最初，他並不想插身進去。

巧得很哪！在那時候，恰好有個醫生，忽然囑咐魯平，說他的體力，有靜靜休養一下的需要。而魯平自己，也感到在過去的三個月，一則閒得發慌，腦子幾乎生了鏽。二則，他也覺得最近他的「生意」，實在太清，「進款」似乎有點不夠。因着以上這兩個動機，他想，不如姑且到這所謂「魔屋」中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大小生意，可以做這麼一下。雖然他明明知道，問題的樞紐，決不在那空屋裏面，不過，即使找不出生意來，就遵了醫生的囑咐，順便在那里休養一下，却也未為不可。

在主意決定以後，魯平就以「畫家俞石屏」的名義，逕向萍郵的經租賬房，租定那幢三十三號的屋子。在第二天上，他就親自押着一些極簡單的傢具，獨個兒搬了進去。

所謂萍郵也者，地方相當寬綽。在這郵裏，共有四十宅單幢三層的住屋，前後排成四個行列。建築相當精美；屋中一切設備，也相當考究。三十三號一屋，位置在第三排。這屋子的二三層前樓，都裝着法國式的落地長窗，窗外各有一座長方形的陽台。那後半部的亭子樓，容積比較普通住宅所有的略為寬大一些。這里也裝着較狹小的法國長窗，開窗出去，却是一座月牙形的小型陽台。站在那里，可以眺望幽靜的郵道，和對面第四排的屋子——二三層的後樓，式樣完全相同。這種結構，大體上和一般的普通住屋，似乎略有不同。這里，筆者要向讀者們請求，對於以上的情形，稍稍加以注意。因為，這和後面故事的開展，是有些小小的關係的。

魯平在搬進三十三號屋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把上下前後的各個部份，細細都察看了一下。不出他的所料，這屋子的內容，絕無半點異狀。他覺得一個人會在這種絕無異狀的屋子裏突然地消滅掉，那簡直成了一种可笑的神話；換句話說：那簡直是絕對不可能與不會有的事。

「哼！這裏面，一定有些可笑的錯誤在着哪！」這是他搬進這座屋子後的最初的一個意念。

不過，在巡視各室的時候，有一件小小的異事，却迅速地引起他的注意了。

他在三層亭子樓的地板上，找到了一張撲克紙牌；紙質還是簇簇新，顯然並未被人用過。噢！在這一所

還不會有人住過的空屋裏，這紙牌是那裏來的呢？還有可異的事哩！這紙牌的正面，是紅色心形的三點；反面，也是紅色心形的三點。原來是兩張同式的牌，背對背黏合在一起的，黏合的手法非常精細，粗着，決不能看出這是由兩張牌所併成。再細看這牌，那是一種用羊皮碾成的紙張所製造。他本是一個玩紙牌的「專家」，他一看這東西，就知道這是「808」的牌子，品質非常名貴，價值相當可觀。況且，他想：在每一副的紙牌之中，並沒有同花同點一樣的兩張，這兩張紅心的三點，當然是從兩副牌內抽取出來而黏合成的。假使這裏面並沒有特殊的作用，大概決沒有人會從兩整副的紙牌中各抽一張，而破費功夫把它們合併為一張。還有更可異的問題咧！這屋子的號數是「三十三」；而這兩張紙牌的點數，恰巧也是「三」與「三」！這其中，會有什麼微妙的關聯沒有？若說並沒有關聯，而僅僅是出於「偶然」，呵！像這種可怪的偶然，未免偶然得太巧啦！

這可異的紙牌，成了一種燃料，把他的興趣，立刻鼓動了起來。他的敏銳的思想，從此便開始了忙碌的工作。可是，至少在眼前，他對這問題的端緒，覺得空空洞洞，還是毫無捉摸咧。於是，他暫時把這紙牌，小心地藏進了一個信封，又把這信封，鄭重裝進了他的衣袋。

當天，他就在檢到這張奇異紙牌的三層亭子樓中，佈置下一個簡陋的臥室，獨自住了下來。

第二天，他獨自走到郵口，借端去找那個司閘。他把一支上品的雪茄，恭敬地送給了這一位魔屋怪事的經手人。那支「上品雪茄」，輕輕撬開了這司閘者的嘴，於是，他們便開始閒談，漸漸談到了三十三號空屋中的第一次所發生的怪事。

魯平在有意無意之間，把那中年男子的狀貌，衣飾，年齡，口音，以及突然不見的情形，逐一問得非常詳細。據這司閘說：那中年男子在樓頭的一聲慘呼，他聽得非常清楚，可以發誓說是決無錯誤。而他在聽到這呼聲之後急急奔上樓去的時間，至多也不會超過十秒鐘。在短短的十秒鐘內，那樣清清楚楚的一個人，竟會突然消滅不見——就算是一縷烟吧，那也不至於消散得這樣快！這未免太可怕啦！

連下來，他們又談到下一天所發生的事。這第二件事，在這司閘的嘴裏，他簡直把那個失踪的女伶，描寫得如同一個穿着高跟鞋在天上閒逛而一不留神從雲端裏面失足滑跌下來的仙女一樣！此公一味形容那女

子的美麗，其餘，却茫茫然地說不出一個肯定的所以然來。二人談了半天，魯平依然感到茫無頭緒。好在他對以上的兩件事，本來並不十分重視。暫時，他所念念不忘的，却是藏在他衣袋裏的那張怪異的紙牌。

「喂！你們以為那張紙牌的事，有些可怪嗎？不錯！當然可怪之至！可是，比這張紙牌更可怪的問題，還在後面哪！」

當魯平拜別了那個魔屋怪事的經手人，而從郵口回進來時，他忽見有兩個人，神情鬼鬼祟祟，在三十三號屋子後門口詭祕地張望。其中的一個，是四十左右身裁高大的壯漢，戴着一頂深色銅盆帽，穿的是黑呢短大衣，下半身，露出着藍布袴與黑皮鞋。此人生着一雙三角怪眼，模樣像是一個工人的頭目。

另外一個人是青年，穿着藍布工裝皮鞋，面貌也並不善良。

這二人一見魯平向三十三號屋走過來，便同時回身走開去。魯平匆匆奔上二層亭子樓，輕輕開了法國式長窗，悄悄探頭向下張望時，只見這兩個人，向外走了幾步，重復又回身進來，向這三十三以及左右兩家三十二與三十四號的屋子，只顧徘徊探望。他們站了一會，臉上各各露出焦灼的神色。又看他們細語商量了一陣，第二次又返身向外。魯平一見他們相偕走出去，他急忙自後樓奔到前樓，開窗走上陽台，看時，不出他的所料，只見這二人，又從後面的郵道裏，兜到了前面的郵道裏來。

魯平偷看到那個穿大衣的壯漢，向着那個穿工裝的青年擠了一擠眼，便走向三十四號屋子的前門去，按了一下電鈴。只聽他高高地喊說：「這里可是姓王？你們是不是要校對電表？」

「不是的，沒有！」一個清脆而帶厭惡意味的女人的聲音，簡單地從那三十四號門上的小方框裏高聲傳送出來。

「噢！你們不是寫信到電力公司來的嗎？」那壯漢一邊說，一邊將一種餓鷹覓食般的銳利的目光，從這小方框內飛射進去。那小方框迅速地緊閉了起來。這壯漢又詭祕地向那個工裝青年聳聳肩膀。看這情形，顯見校對電表的話，完全出於假託。

這時，魯平又見那個工裝青年，躊躇了一下，似乎要來叩這三十三號屋子的門，恰巧那個壯漢偶然抬頭，却和陽台上的魯平打了一個照面。這壯漢便立刻閃動着他的三角怪眼，向那個工裝青年投了一個暗示，似

乎在阻止他的動作。接着，便見這二人重新又向郵口那邊走了出去。

魯平看這二人的情形，簡直非常可疑。他想了一想，決計追踪出外，準備細看一個究竟。他立刻走出三十三號屋子，急急奔到郵口，他滿以為這兩個個人，走得還不很遠。不料，他向這幽靜的馬路上兩面一望，早已不見了這兩個詭祕人物的影踪。魯平越想越疑。覺得錯失了一個大好的機會，未免有點可惜。

於是，他懊喪地回進屋子。他在他的記事冊上，把當天所見的事情，詳細記了下來。

爲了這兩個可疑的傢伙，引得我們這位神祕朋友，不時踏上這三十三號屋的前後部的陽台。

他以一種「哥倫布」站在甲板上面眺望新大陸的熱望的眼光，不時眺望着下面的郵道，準備着隨時再有什麼新的發見。

可是，三天的時間，匆匆過去了。下面郵道之中，一直是那樣幽悄悄地，毫無半點動靜。這使他感到自己這種「守株待兔」的辦法，未免拙劣得可笑。他正打算改換方法，到外面去活動一下。他剛自這樣準備，却沒有料到正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完全出於他意外的枝節，從另一方面岔生了出來；這一種非常詭異的枝節，竟把他的預備向外活動的脚步，立刻攔阻住了。

筆者在前面一節文字中，曾清楚地向讀者們報告過：魯平在這三十三號空屋中所佈置的簡陋的臥室，是在三層樓後部的亭子間中。推開那兩扇狹長的法國式長窗，便是月牙形的小型陽台。站在這裏向外眺望，目光最易接觸的，却是對方第四排屋子的前部；尤其劈面的一家，更容易映進眼簾。

這一家屋子的號數，是四十三號。由於季節的關係，那邊二層樓上的法國長窗，不時開得很直。從這裏三層樓上，望着劈面二層樓中的內容，因爲居高臨下，窗內的情形，可稱歷歷分明。那里是一間富麗堂皇的寢室，其中所有的傢具，完全顯着流線型；一切陳設，也都顯示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美。這簡直是一座小布爾喬亞所住的瑰麗耀眼的小皇宮。在這小小的皇宮之中，常常見到的貴人，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大胖子。——看樣子，這就是這間屋子裏的幸運的主人。另外，還有一個瘦小的中年婦人，大約就是主婦。

以上的事情，看去很平常，似乎值不得加以詳細的記述的。可是，唯其太平常了，其中却隱藏下了一種並不平常的成分。不信，請看以下的詭異的發展。

對方那座四十三號的屋子，二層樓上的情形，是記述過了。但是，三層樓上的情形，又怎樣呢？

那里兩扇與二層樓上同式的法國長窗，多半的時間是半開半掩，看不見室內的情形。但魯平有一次，走上屋頂露台，望見對面三層陽台上，安放着一張鐵架鑿石面的長方小茶桌；兩邊，附屬着兩張小藤椅。這表示這三層陽台上，時常有人來憩坐。但魯平自從搬入這三十三號空屋以後，却從不會在這對方的三層樓上，見到過什麼人跡。那里的二樓與三樓，是否為一家所住？却也無從知道。

在那兩個可疑的工人模樣的傢伙，到前後邨道裏來窺探的後兩天，魯平忽然發見對面這四十三號屋子的三層陽台上，有兩個漂亮的西裝青年，靠着陽台欄干，正向自己這邊的屋子，在那里指指點點。——這兩人的年齡，較長的一個，也不過二十多歲，另外一個，却還是個十六七歲的學童——二人臉上，都呈露着一種特異的神情。魯平起初還並不十分在意。但，約摸過了一小時後，只見對面這兩個西裝青年，第二次又踏上了這陽台。魯平閃身在長窗半邊，隔着玻璃斜刺裏偷看過去時，只見這兩人的神情，較前更顯出了詭祕。其中年齡較輕的一個，不時舉手遮着口角，扮出一種奇怪的鬼臉。那另外的年長的一個，兩手插在袴袋裏面，却時時沉下臉色，向他不住搖頭，似乎在阻止他，不要做出這種怪模怪樣來。

這二人站在陽台上，一面鬼祟地談着話，一面却把四道可異的目光，連續不斷地向這邊飛掃過來。

這一次，魯平發覺到這兩個青年的眼光，並不像先前那樣，專注着自己這邊的屋子，同時他們也集中注意力於這里隔壁三十四號的那座屋子上。

這情形，使魯平忍不住開直了長窗走將出去。同時，對面的兩個青年，也正伸手拉窗，預備回進室內。只聽得二人中那個年齡較長的一個，在用一種嚴重的聲氣，抱怨那個年輕的說：「你真不留神，要被你弄壞了大事哩！」

後者還未及對答前者的話，一眼瞥見這里魯平踏上了陽台，便呀的一聲叫喊起來道：「哦！你看！三十號有了人！」

就在這一聲非常驚怪的喊聲中，魯平發覺對方這兩個青年，四顆閃爍的眼珠，正像機關子彈那樣向自己身上怒掃了過來！

以上連續發生的種種怪異事件，使魯平的腦海之中，推起了許許多多的疑雲。連日的事情，姑且拋開那張第一天所檢到的怪異的紙牌，暫且不說。在兩天之前，那兩個工人模樣的詭祕的傢伙，會跑到這屋子的前後左右，多方窺探。他們不但注意着這三十三號的屋子，而同時也注意着這裏三十四與三十二號的隣屋。這已經大為可異。不料，今天對方這座四十三號屋子裏的兩個西裝青年，也有着同樣的怪異的情形。照這樣看，這裏萍邨的屋子，不單是這座三十三號的所謂魔屋，大有神祕意味；甚至，連這前後左右的隣屋，也都無形地在散放一種神祕的輻射！

呵！這未免太可異了！真的，太可異了！

三：日曆·花瓶·熱帶魚

從這天起，魯平那枚忙碌的腦球之中，又添闢了一座新的小小的「應接室」。在這一所新的應接室裏，他是預備着，專門招待對面屋子中的那些「來賓」的。

自這「新應接室」揭幕以後，果然，魯平在對方四十三號的陽台上，陸續又發見了許許多多的「新奇」事件；這所謂「新奇」事件，在一般人的眼光裏看來，實在也並不新奇。粗粗一望之下，也許，任何人都會把這種不值注意的小事，完全忽略過去。但在魯平透視一切的目光中，却覺得每一樁每一件，其中都含着神祕的不可思議的意味。

第一件新奇的東西，首先引起魯平注意的，有一天，他見對面三層陽台長窗邊的牆上，忽然高掛出了一個日曆。呵！一個日曆，那也很平常呀！這有什麼可怪呢？

可是，誰都知道的，像日曆這種東西，論理，應該懸掛在辦公室憩坐室書室或是臥室裏，那才對呀！依據普通的習慣，似乎決不會有人把這種東西高掛到陽台的牆上來的，是不是？

這未免是可異的一點。

那份日曆，附有一張很大的紙版。這是一家很著名的首飾商店中的贈品，印刷非常精美。紙版上的圖案，是用凹凸版，印成「七矮人」圍繞着那個活潑美麗的白雪公主。原來，在這時期內，本埠的大小各電影院

，正先後獻映着那位華德狄斯耐的卡通新作——「白雪公主」。因之，在這新穎的廣告物上，却把那些「噴嚏」「啞子」「老頑固」等等的交時的矮人，全都禮聘了出來。

這些矮人，是並不值得驚訝的；而可驚訝的事情，却在另一部分。

細看這日曆上所撕到的一頁，並不是當天的日期，而赫然是一個紅色的阿刺伯的「3」字！

還有可異的咧！在那原來印成的紅色「3」字之上，另用鋼筆添了一個英文大寫字母「A」字；而在原有的阿刺伯「3」字之下，也用鋼筆另添了一個較小的「3」字。這樣，自上而下，便成爲「A33」三個字。這上下另添的字，悄悄望過去，很顯得鮮紅耀眼。

呵！這一個含有無窮神祕的三字，却掀起了魯平腦內的無限的疑雲！他暗想：萍邨最初發生的怪事，就在自己住下的這所空屋裏；這屋子的號數，是「三十三號」。進屋子的第一天，發見了一張二合爲一的神祕紙牌，這紙牌的正反兩面，數目都是「三點」；而今天對面四十三號的陽台上，高掛出一份日曆，所撕到的日期，恰巧又是「三號」！這接連不斷的許多「三」字，會是偶然的巧合嗎？不！這可以很肯定地說是不！既然不是偶然的巧合，那末，這其間，一定隱藏着一些什麼神祕的意味咧？

可是，這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意味呢？

我們那位神祕朋友——魯平——他生平，自以爲他的思想，等於一柄專剖神祕事物的剖解刀；任何神祕的難題，都不足以把他困倒。然而這一次，這位神祕朋友，竟已陷進了一個神祕的圈子裏。

總之，他的腦海裏被那些連續發生的神祕的數字，攪得有些波濤涵湧了。

當天下午，魯平悄然拿出他的望遠鏡，帶着一團困惑，又踏上了那座月牙形的小陽台。

他懷抱着一顆物理學者研究物理的熱心，準備在那份可怪的日曆上面，再找出一些可供探索的資料。但他的望遠鏡，還不會舉起，而一種失望，却已立刻送上了他的眼簾。

呵！可惡！那份日曆，竟已收去了！

其實呢，魯平在這時候，他是不必過分失望的。因爲，那份可怪的日曆，雖已不見，而同時却另有一種好玩的東西，做了那份日曆的「代替品」。並且，這一個新奇的「代替品」，它的出現的姿態，與後來的演

出，較之先前的那份日曆，竟格外來得神祕莫測哩！

這第二次的陳列品，是什麼呢？

那是一座長方形的玻璃熱帶魚箱。這魚箱裏，除了點綴着些熱帶產的海底植物以外，却畜養着一對所謂「五彩神仙魚」；這小小的一對魚，約有四寸長的圓徑；滴溜圓的身子，圓得像一枚月餅；而又扁薄得像用紙片剪成的一樣。這的確是一種新奇有趣的小動物。當時，這種魚，曾經在本埠一家最大的百貨公司中陳列過，竟標着每對一千元的高價——請讀者們注意：在這一件萍郵事件發生的時節，這一千元的一個數字，你可以把它賣進一座小屋；或者換得一個妻子。所以，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當時會使社會上的那些大餅階級，對着它們發出一種無聲的悲嘆！如今對面這座小皇宮裏，既能養得起這種身價遠比人類高貴的小動物，其為相當富有，那是可以概見了。

這熱帶魚箱最初陳列到陽台上來，我們這位神祕朋友魯平，除了對它發生了一些莫名的感慨以外，起先，他並不會加以十分的注意。可是，不久，他迅速地發覺，這裏面，又有些新奇的花樣發生了。

下一天，魯平絕早就踏上那座小型陽台。他見對面的三層陽台上，昨天那座較大的魚箱已經收去；而又換上了較小的一座。在這較小的魚箱裏，却也換上了許多絕細小的熱帶魚。

魯平從望遠鏡細細望去，只見這裏面，有所謂「燕子魚」「太陽魚」「玻璃魚」「劍尾魚」「扯旗魚」，以及「翩翩魚」「霓虹燈魚」等等。呵！真是洋洋乎的大觀！

這裏，筆者要請讀者們特別允許我，說上幾句不必要的「閒話」。喂！你們看哪！在這狹小的世界之中，容納着這許多不同型的小東西，不用說，它們之間，一定也有許多所謂利害上的衝突的！可是，我們從來不會看到過一隊翩翩魚，會向另一隊的扯旗魚，舉行過什麼「海上會戰」；也不會見過那劍尾魚，會向霓虹燈魚，放射過一枚半枚的「魚雷」；它們之中，永遠沒有轟炸、屠殺等等的瘋狂舉動；它們是那樣的有禮貌，守秩序。於此，可見這些渺小的生物，它們的胸襟，真是何等的闊大！而返顧我們這些龐大的人類，相形之下，真是渺小得太可憐啦！

呵！這不羈的筆尖，奔跑得太遠了！收回來吧！

再看這魚箱中的許多種魚，雖然都比蟲蟻大得不多。但它們的種類，却都非常名貴。不消說，這一箱魚的代價，當然又是很可觀的。據魯平所知，在這種畜養熱帶魚的玻璃魚箱裏，都有調節水溫的設備，並不一定要什麼陽光與空氣。而對方這家人家，却每天把這東西，不憚煩地陳列到陽台上來，這有什麼作用呢？

當時，魯平呆呆望着這距離十碼以外的熱帶魚箱。忽然，他的腦內，陡然像電光般的一閃！就在這電光一閃之中，使他頓時記起過去一件詭奇而有趣的經歷。

事情是這樣的：——

在若干年前，他住在某處一所房屋裏，差不多是每天，他瞧見對面一家人家，把一個小小的玻璃魚缸，高掛到樓窗外面來——那時候，還沒有「穿西裝」的熱帶魚哩。所以，我們這些有閒的紳士們，只好玩玩那些古老的金魚——。日子久了，他在無意之中，忽然發見這魚缸中的金魚，尾數忽多忽少，每天不同。——甚至，在上午與下午之間，也會變換花樣——有時是許多尾魚，像南京路的行人一樣，滿滿擠成了一堆；有時，這魚缸裏，呈露了一種「宵禁」後的蕭條景象，祇剩下了一二尾魚，在那里淒涼地游泳着。並且，那金魚的顏色，也逐日都在變換：有時候，滿缸都是黑色的；有時候，滿缸都是白色的；有時滿缸都成了紅魚；而也有時候，變為黑·白·花·紅，各色俱全。總之，這一個小小的魚缸之中，內在的幻變，比之國際間的形勢，一般的迅速而莫測！

當時的魯平，也像眼前一樣，每天從望遠鏡裏，密切注視着這小魚缸中的奇異的變化。後來，他便很聰明地，吃準這細小的生命，一定是被什麼人在利用着，做了一種暗裏通訊的特別信號。

「有了信號，當然一定有收·發·這種信號的人物。」魯平開始這樣想。

於是，第二步，他又從他的望遠鏡中，暗暗注意這些通密電的角色。不久，他果然發見那個「發出」信號的主角，乃是一個青年美貌的女子：而那「接收」信號的對方，却是一個年青漂亮的男人。呵！不用說得，這一雙「亞當」與「夏娃」，一定是在進行着一種粉紅色的祕密交涉，那是無疑的了。

有一天，魯平望見對方的窗外，又掛出了一滿缸的紅色金魚。他根據以往的經驗，知道這一個方式，却是那個女主角暗約那個男主角前去幽會的記號。這晚，我們這位世間第一機警的人物——魯平——悄然在暗

中守候，單等那位男主角先生，一聲動員令下，他便暗自尾隨在後。

他自以爲很聰明哩！

在他的本意，以爲這一次，他以第三者的資格，突然跳上那座祕密舞台，結果，一定會找到一些意外的「外快」。說不定在回來的時候，衣袋裏便可以高聳聳地，裝進許多粉紅色而帶玫瑰香的紙幣。

魯平當時，是這樣的想望，所以心裏非常高興。可是，世間有許多的事情，所謂「想望」，畢竟也祇成其爲「想望」而已！因之，這一次的事，他竟帶回來了一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可笑的結果！

原來，那夜，他大模大樣，以「麒麟社長」的步法，直闖進他這「芳隣」的屋子，前後還不到三分鐘，已被那男女兩位主角，很不客氣地，當他是種「奇貨」，而把他「囤積」了起來！

哈哈！這真像一艘三萬噸的郵船，無端打翻到了小河裏！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說出來，真是很可笑的：原來對方這家「芳隣」，在某種性質的營業上，却是魯平的「同行」。他們預知魯平住在這裏，又預先摸透了魯平那種專門「趁火打劫」的性情。因此，他們特地爲他而設就這一種小金魚缸的圈套，「專候」着這位「貴賓」！他們預料到這位「貴賓」，見到了這一件神奇的「古玩」，一定要加以「賞鑑」；而且一定要神經過敏地自投羅網。哈！果然不出所料，這一位自命最聰明的人物，居然輕輕易易，大步踏進了這聰明的圈套！

這事情的最後一幕，魯平雖然仍舊仗着他的不可捉摸的機智，安然脫身，並無「損失」。——這裏該要聲明：當然！他在回來時，他並沒有袋到那些粉紅色而帶玫瑰香的鈔票。——但在他的生平的活動史上，却已永遠留下了最可笑的失敗的一頁！

讓我再把筆尖從回憶中收回來吧！

這時候，魯平呆望着對方四十三號三層陽台上的熱帶魚箱，他的腦內，不期而然，反映出了以前的這件失敗史。他明知眼前的事，決不會是「舊瓶裝新酒」，但無論如何，他覺得對方把這些「日曆」「熱帶魚箱」等的東西，一一陳列到陽台上去，決不會毫無作用，那是可以斷言的。

寫到這裏，筆者又要請求讀者注意：眼前的魯平，却已不是以前青年時代的魯平。此時，他的年齡，已

進達於中年的高峯。他的閱歷，既已較前增長；當然他的性情，也不像青年時代的那樣「火暴」。爲此，他對這萍邨中所發生的種種怪異事件，並不打算採取急進的態度，他祇仿效着那些所謂「國際觀察家」，沉機觀變，以靜待這事件的自然發展。

又到了下一天，這天，魯平望見邨道裏面，推進了一輛百貨公司的三輪送貨車，車子上，載着一對美麗的鸚鵡，連同兩座鍍銀的架子，停在對方四十三號的門口，未及半小時，他見這一對鸚鵡，又高高陳列到了對方的三層陽台上。

哈！這一座小小的陽台，真的，成了一個小小的博覽會了。

這一天的新陳列品，除了那對鸚鵡以外，那熱帶魚箱却已收去。在那礬石面的小茶桌上，另外又供上了一個絕精緻的琺瑯磁瓶，瓶內，插着一大簇各色間雜的折枝杜鵑花。

魯平雖然並不是一個蒔花專家，但對於花木，却有相當的癖好。他細看這些杜鵑花，都是一些難得的名種；他覺得把這好好的盆栽植物，無端摧殘下來而插在瓶裏，這未免非常可惜！他這樣想着，同時他腦海裏，陡然又觸發了一種絕對奇異的思想；由這思想，又使他推起了無限的疑雲。

原來，他暗忖：自己到這萍邨中來租屋，用的是「畫師俞石屏」的名義；這「俞石屏」三字，原是「魚日平」的諧音；再將「魚日平」三字拚合起來，便成爲「魯平」兩字。如今對方陽台上，第一次，高掛出了一個日曆；第二次，先後陳列了兩座熱帶魚箱；而今天第三次，又有一個花瓶，赫然陳列出來。試將這魚箱的「魚」；日曆的「日」；花瓶的「瓶」，三種東西合併在「處，豈非清清楚楚，成了「魚日平」三個字！照這樣看來，自己祕密搬進這萍邨裏，難道又有人已經知道了嗎？難道對方陽台上種種新奇的陳列，是和自己有關的嗎？又難道對方這種神奇的搬演，真的和若干年前的小金魚缸，是具有相同的作用的嗎？

他再仔細一想，不禁又啞然失笑。覺得以上的揣測，設想未免太遠；有些神經過敏。然而，除了以上那種揣測之外，對方陽台上的那些「日曆」，「魚箱」，「花瓶」，「鸚鵡」，以及日曆上的怪異數目，凡此種種，畢竟又是什麼解釋呢？

魯平最初，以爲這萍邨裏的事件，一定很容易解決，決不至於會有什麼困人的難題。不料一到了這裏，

立刻就發生了許多意外的枝節；而這些枝節，每一種都是迷離愉悅，不可捉摸。最可恨的，他覺得自己的眼前，明明攤放着許多許多可供研究的線索，然而自己眼看着這些線索，竟無法加以貫串；甚至要想從這裏面找個比較清楚些的輪廓，那也絕不可能。

這裏，魯平正在那種軟性的霧網裏面亂撞，不料，對方陽台上的神奇表演，却還層出不窮；而且，所變更的節目，竟也愈出愈奇——這好像那暗中搬演魔術的神奇主角，知道有人正在「欣賞」他的演出，因而他也格外賣力起來咧。

四：八張同色同點的紙牌

魯平開始注意這對方四十三號的三層陽台，是在那兩個西裝青年站在那里鬼鬼祟祟談話之後。到眼前為止，這已是第五天。就在這第五天的上午，對方陽台上，又有一種較前更新奇的東西，直刺進魯平的眼簾。所謂更新奇的東西，却是許多紙牌，齊整地貼在對方法國長窗左側的牆上。細數這紙牌，一共是十三張，分爲三個橫行黏貼在那里。第一行，共四張紙牌，是：「5」「A」「3」「3」；第二行五張牌，是：「5」「7」「A」「3」「3」；第三行，又是四張紙牌，却是「K」「4」「3」「3」。這總共十三張的紙牌，其中「三點」的數目，竟佔據了六張之多！

最可異的是：這許多紙牌，一律都是紅色，而又一律都是心形的。這十三張紅色心形的紙牌之中，那神祕的「三點」，共計六張。連第一天在這三十三號屋裏檢到的二合爲一的一張，計算這種同色同點的紙牌，前後共已發見了八張。

從這紙牌上面可以見到，對方這家四十三號的屋子，和這里三十三號的屋子，兩者之間，必有一種幽祕的連帶關係，那是無疑的了。

可是，當時魯平呆望着對方的陽台，想來想去，竟想不出這問題的樞紐畢竟在什麼地方？於是，他把那十三張紙牌的數字，以及排列的方式，小心地抄了下來。他索性回進屋內，燃上一支紙烟，用心思索起來。

他開始作如下的推測：——

他想：這第一行的紙牌——5 A 3 3 四張，也許是暗指一種約會的時間和地點而言。姑且假定：5 A 二字，是指早晨的五點鐘（英文以 A M 二字代表上午）；3 3 二字，就是指這里三十三的屋子；那末，第二行的 5 7 A 3 3，連帶可以假定爲——由早晨五點鐘至七點鐘。不過第三行的 K 4 3 3 四個字，應作什麼解釋？還有，以前日曆上的 A 3 3 三個字，又是什麼意思呢？

魯平盡力噴着烟，盡力苦苦地思索。費掉了好多的時間，只覺得想通了這一邊，却阻塞了那一邊；想通了那一邊，却又窒礙了這一邊。最後，只覺得越想越多阻礙，越想越不得要領。

其次，還有一個最大的疑點，也使魯平懷着非常的苦悶，而無法加以打破。就是——他見對方陽台上，總是靜悄悄地，不見半個人影。計算自從那張怪異的日曆掛出的那一天爲始，從此連那兩扇長窗，也不很見到敞開的日子。至於那個搬演連台魔術的主角，畢竟是個何等的人物，當然也格外無緣拜會。這一點，已屬非常可異；還有更可異的是——每逢自己十分注意的時候，對方這陽台上，明明闕無一人；單靠自己回進了屋子，轉轉眼，對方的陳列，立刻已變換了新鮮的花樣！這種情形，豈非也是神祕之至！

復次，魯平覺得對方這種神奇的搬演，無疑的，那必定又是一種什麼暗號？既是暗號，應有一個接受暗號的對方；而這接受暗號的人，想來也必定就在這里附近的幾座屋子中。然而非常可怪！魯平在暗地裏，這樣時時刻刻密切注意，但自始至終，却從不會在四周的屋子裏，發見過一個可疑的人物。以上這一點，也是絕對可異的一端。

可笑！我們這位聰明人物，自從踏進了這座三十三號的屋子以後，他簡直像踏進了一座魔鬼所設的八陣圖，用盡心力，只覺得無法揭開眼前的重重煙幕。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前的難題，還沒有解決。接連着從另一面，陡然又遇到了一種極堪注意的發展。

這一天下午，魯平在邨道裏，忽又瞧見那個工頭模樣的壯漢，和那個工裝青年，第二次又到這三十三號屋的近邊來窺探。當時，魯平站在二層樓後部的月牙形陽台上，他聽得那個工裝青年，向那個壯漢說：「這屋子的號數，你沒有弄錯嗎？」

只見那個壯漢，閃動着三角眼，堅決地回答說：「清清楚楚，瞧見這傢伙，站在這三十三號的樓窗口，

那里會弄錯！」

這兩人鬼鬼祟祟，指點了一陣，最後，眼看他們帶着滿臉的失望，便向邨道外邊走了出去。

魯平自這兩個詭祕的傢伙，第一次來窺探，就已起了疑念。只因略一遲疑，失了追蹤的機會。今天見這二人，竟又舊地重臨，覺得不能再把機會輕輕錯過。於是急忙下樓走出屋子，悄然尾隨在兩人的身後。

本來，已是兩人在前，魯平在後，雙方之間有着相當的距離。不料，當那兩個傢伙走過橫馬路之後，忽然路旁的交通指揮燈，由綠色一變而為紅色，給橫堵裏車輛一間隔，魯平竟不及趕過去。這一來，便就誤了好些時間。待到他越過橫馬路時，只見那兩個傢伙，已從容跳上路旁一輛預待着的白牌汽車，霎時像箭一般駛去了。看這樣子，分明他們到這里來窺探，在事前早有一種很精密的準備。

魯平站在路邊，眼望着他們絕塵而去，一時竟無法加以追趕；甚至，他連那輛白牌汽車的號數，也不會看清楚。失望之餘，他不禁伸手在自己頭上，重重敲了幾下。他自己恨恨詛咒着道：「你這東西，上了一點年紀，竟會那樣的不中用！」

他帶着一種極度懊喪的心理，拖着沉重的步子退入邨道。剛待舉足回進這三十三號的屋子，一眼瞧見隔壁三十四號的後門口，走出了兩個年輕的女子——不！與其稱她們為女子，還不如稱她們為女孩，比較的切實一些——前面的一個，是學生的裝束；年齡，至多不過十五歲。這女孩的面貌，不能說是怎樣美，但一雙活潑的眼珠，却顯得特別的動人。那跟隨在後面的一個，年歲與前者相仿，打扮却像是個使女。

這兩個女孩，正待舉步向外，忽聽三十四號的門內，有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高聲地喊着：「三三！你回來，你爸爸有話和你說。」

這一聲呼喊，幾乎在魯平的耳膜上，刺上一個洞。他眼望着那個學生裝束的女孩，帶着她的使女，驚鴻一瞥似的重復回進了三十四號的屋子。當時魯平站在自己三十三號的門口，一時簡直完全呆怔住了！

他暗忖：「呵呵！真神祕呀！當前種種問題，已被許多「三」的數目，攪到眼花撩亂。而今天，意外地竟又發見這隣屋中的女孩，名字也叫「三三」！照這樣看，這一個關於「三」字的神祕的旋渦，竟是無限制地在多方面中繼續擴展着！這豈非是不可思議的事嗎？



俠盜魯平
奇案之四

三十三號屋

〔中〕

孫了紅

五：芳鄰的履歷

這天晚上，魯平睡在他的臨時佈置起來的簡陋的床上，腦海裏，只顧閃爍着鄰家那個女孩的影子；同時，那『三三』二字的芳名，也只顧在他腦膜上面打着盤旋。因這女孩的名字，他聯想到了對方陽台上的神秘紙牌。他嘴裏喃喃不絕地背誦着：

5 A 3 3 ! 5 7 A 3 3 ! K 4 3 3 !

他把這幾組富有神秘性的阿刺伯數字，在舌尖子上滾了一陣，無意中，他的腦內，居然像觸電般的觸動了一種靈感！他驀地從床上直跳起來，自己責罵着自己道：「你這牛！你的年紀說老還不老，但你的老悖，比了一頭笨牛更甚！」

魯平雖然這樣詛咒着自己，但這一晚，他的精神上，却感到了一種自進萍邨以來從未有過的輕暢。「呵！那一線光明，畢竟找到了！」他心裏暗自這樣呼喊著。

他想：這萍邨中的事件，當前種種神秘氛圍，自始至終，一直環繞於三十三，三十四，以及對方四十三這三座屋子之間。現在，姑且把三十三號中的種種問題，放過一邊，暫時不論。至於隔壁三十四號，對門四十三號，這兩家『芳鄰』，其中畢竟住的是些何等的人物？這問題，似乎有趕緊追究一下的必要。——魯平最初踏進這萍邨，一開場就被許多許多推不開的疑雲，重重困惑住了腦筋。因之對於這一個問題，一時竟無暇加以注意。照眼前一看，當前許多問題的樞紐，明明是隱藏在這兩宅隣屋之中，而自己對這重要焦點的所

在，偏偏熟視無覩，反而向黑暗的夾縫裏面無意識地亂撞。細想自己這種愚蠢，豈非比了一頭笨牛更甚？

魯平自從無意之中找到了這「問題的匙鑰」以後，他的胸頭已有了成竹。到一天，他便專心一志，開始打聽兩家芳隣的來歷。——讀者們是知道的：魯平一生對於這種任務，的確可以稱爲一個科學化的技術專家。——因之，他僅僅費了一天功夫，已把三十四，四十三這兩家屋子中的詳細內容，探訪得非常清楚。

開場，他所「私行察訪」的，乃是對方四十三號的這一家。

這一家的住戶，乃是時代潮流下的驕子——米商——主人五十多歲，一個肥得像一口豬獯那樣的大胖子。他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可欽佩的姓名，叫作柳也惠。在兩年之前，還是一條躲在米桶裏面無聲無臭的小米蟲。最近的過去，他在動盪的潮流之下，把良心搬了幾次家，居然「撈」到了大票染有血腥氣的鈔票。於是，平地一聲，這小米蟲竟跳出米桶，而成了一個資產階級中的人物；同時，他更像「華德狄斯耐」筆下的「小米老鼠」一樣，一時在社會上，也有了相當的聲譽與地位。

一個暴發的財主，找些物質上的享受，當然，這是載在「聖經」上的天經地義哪！因此，他這一宅小皇宮型的住宅裏，一切陳設佈置，都是超過了百分例以上的精緻與富麗。不過，在這一座小皇宮內，人口却非常簡單。除了那條老米蟲自己以外，他有一個夫人；和一個獨生的兒子。這位主婦，雖然間接吸收盡了大眾身上的脂肪，奇怪，她却依然瘦削得和銀幕上的小米老鼠一樣！以上這兩位一肥一瘦的賢伉儷，便是魯平在對方二層前樓法國長窗裏面時常見到的一對。

至於那條老米蟲的獨生的兒子，年齡還祇十五歲。這一條幸運的小米蟲，名字叫作柳雪遲。這孩子，天生一種非常怪特的性情：平常住在家裏——或是在一個習慣了的環境裏——他的那種頑劣，簡直超出乎理性範圍之外；但是相反的，一旦遇見了面生的人——或是到了一個不相習的環境裏——立刻會變得異常溫文；甚至他的侷促怕羞的情況，較之同等年齡的女孩，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一個獨生的孩子，在那對老夫婦的眼內，看得如同一顆夜明珠相仿。平時，要長，要短，第一秒鐘夜明珠開了口，那對「老蚌」便恨不能在第二秒鐘以內立刻給他辦到；即使他要搬取「月宮寶盒」——只要可能的話——他們也決計不惜犧牲全部財產而替他把定單送到德國或美國去定造那座登天的梯子的！

這住宅裏，除了上述的二老一小三位主人之外，其餘，有一個汽車夫，和幾名男女下人。以上，便是對方四十三號屋中的一篇詳細賬目。

其次，魯平又探訪得了隔壁三十四號這一家的內容。

這一家的情形，和前者有些不同。這裏並不是一處正式的公館；而却是一個非正式的『小』公館。主人，是一個從舊貨業中發跡的財主。他的姓名，叫作梅望止。這位財主，雖祇擁有一個中級的財產，而他所囤積的夫人，却有六位之多。住在這裏的，是他的第二房的太太。這位二太太，雖然像一艘軍艦那樣，已到達了應退伍的『艦齡』，可是，她在她的半打『同行』之中，依舊還是最受寵愛的一位。爲什麼呢？原因是：主人梅望止自從和這第二位太太結合以後，不久，就增添了『一千金』的流動資金；而他自從增添了這一千金的財產之後，他的命運，從此便像搭上了國際飯店正在上升的電梯那樣，一層高似一層；一直到眼前爲止，他簡直逐年在他的財產紀錄上，增添着舞女們所怕見的記號。

就爲了上述的原因，這位舊貨大王，却把他這流動式的『一千金』，一直看得如同第二生命一樣。

這女孩子在梅望止的全體的兒女之中，排行應列第三。所以從小的乳名，就叫作『三三』。後來到了上學的年齡，隨着『三三』二字的字音，順口改作了『珊珊』。魯平前一天在後門外所見到的，就是這一支嬌柔的『蜜絲』。她因爲身裁生得纖小，外表看去，好像祇有十四五歲。實際，她的年齡，却已到了『應該學寫書的時期』，告訴你們吧！她有十七歲了呀！

這一宅住屋裏，除了以上三位主角以外，還有一個年輕的使女，似乎也是必須一提的。這使女叫作小翠，她是那位珊珊小姐的貼身女侍；同時也是心腹女侍。如果我們要把這位女侍加進一種舊式的喜劇裏，無疑的，她在這喜劇裏，便應取得一個和『翠屏』或『紅娘』相等的位置。

除了以上種種，另有該說明的一點是：那位舊貨大王梅望止，每個月不過到這裏來住上幾天。其餘的日子，他却把他的寶貴的光陰，輪流分配在其餘的五個公館裏。

以上便是三十四號屋中的一個大體的情形。

當時，魯平既將上述情形打聽清楚以後，他覺得『梅望止』這一個名字，字眼取得相當特別；同時，他

又覺得這一個特別的名字，碰到耳膜上面似乎有些稔熟；他彷彿感到，自己和這相熟的名字，過去好像有過一種什麼交涉的。

他想了半晌，忽然，他的腦內一亮，竟想起了十年前一則曾經轟動過全上海的特異的新聞來。呵！那則新聞，的確是件千真萬確的事；而且，它的性質，也的確是具有一種詭奇動人的力量的！

六：神祕的繡枕

筆者可以站在神壇之前，向讀者們宣誓：以下所述的事件，絕對不是出於憑空的結構——該聲明的：以上所說過的許多許多，當然也不是——讀者如果不信，筆者可以設法檢出那張十年前的舊報——那張『中國紳士型』的新聞報——以證明筆者所說的不虛！

遺憾的是：筆者對於那則新聞的較詳確的日期，已經有些模糊；而同時，對這新聞主角的姓名，也已記憶不起。好在讀者們對以上這兩點，一定能够予以諒解；那末，讓我把這新聞的輪廓，先說出來吧！

十年之前有一個將近踏上饑餓線的人物，一天，化費了他衣袋裏的僅有的兩塊錢，在一個比他更困苦的人的手裏，買得了一個很精美的繡花小枕；——他買這小枕，實際並不需要這小枕；而却是出於一念的仁慈。——當夜，他把這繡花小枕，放在他的後腦之下，準備試一試新。不料，睡下了未久，怪事來了！原來，在黑暗中，忽然有一種東西，向他展開了『閃電式』的襲擊！

燃上了火一照，他立刻發見他的床舖，已成了一小片的戰場。那裏有許多細小的生物，像『裝甲師團』似的，正自列成了一種『鉗形陣勢』，準備向前作『楔形』的衝鋒！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是無數的虱子，在向他舉行黑夜的襲擊。往常，他這床上，從來不會有過這種意外的禍患。他知道敵人的根據地，一定是在那個繡花小枕之中無疑了。細細一看，果然，那枕上還有許多後備的隊伍，正在線縫裏面勇敢地衝出來。

那個繡枕的新主人，氣惱之下，立刻把這些『小型坦克』，悉數予以掃盪。他擱高了他這繡枕，準備再

度入夢。然而，暫時的『妥協』與暫時的『苟安』，都不是一種澈底的好方法哪！

剛闔上眼，那些像傘兵一樣突如其來的小生物，再度又向他開始了總攻擊。這使他第二次又從床上很氣惱地直跳了起來！

在起先，他因為這小枕上的刺繡，繡得非常的精美——簡直是生平從未見過的精美——因之捨不得實施『焦土政策』，而予以摧毀。但這一次，他却耐不住了。立刻把這小枕的外層，憤憤然地拆了開來。

可是這一拆，却拆出了一種非常神秘的内容！

讀者須知：一個曲折的故事，需要一種相當的耐力去閱讀，方能取得趣味的收穫。因之，這裏我要請求讀者們，用一種較遠的目光，耐心讀完以下的記述。

當時，那個繡枕的主人，他在這小小的繡枕之中，畢竟發現了些何等的秘密呢？

原來：這一個神秘的小枕，拆去了外面的一層，裏面另外還有一層；而且，這裏面的一層刺繡，較之外面一層，格外細密而精美！在這種奇妙無比的情形之下，他索性像博物學家開發埃及的古金字塔一樣，開始作更進一步的發掘。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了！

在第二層之內，竟還有著第三層的刺繡！在這第三層上，繡着一幅『羣仙祝壽』的圖畫。真的！他自生眼珠以來，夢裏也不會見到過這樣神化的美藝！呵！說出來，你們也許是不信的！——這裏繡着許多許多的人物，都祇像豆子那麼的細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美的，醜的，簡直無所不有；而且一個個都是鬚眉畢現，栩栩如生；一種活躍的姿態，差不多要跟着線縫中的那些虱子，蠕蠕地走下這枕頭，而到另一空間裏來閒逛一會似的！

呵！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這神秘的小枕，既有第三層，料想，也許還有第四層吧？果然，開拆下去，又有更新的發現，映進了他總奇不止的視線！

這樣一層，二層，三層，四層，五層，重重拆卸下去，一直竟拆到了九層為止。當然，那小枕的周徑，

是一層較一層縮小，而那刺繡的手法，也一層較一層精密；每層有一種色調不同的圖案；每層有一種字體不同的頌禱的語句。總之，單從這外表的九重刺繡而論，那已是一種價值無從估計的寶物。有一點是顯然可見的，就是，這一個奇妙無比的小繡枕，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家裏所能有的東西，那是絕無疑義的事。

然而，可驚訝的事情，倒還不止於此咧！在最後一層的第二層中，他發見了一個鵝黃錦緞的小裏——這鵝黃錦緞上也繡着花，那是一種『百福捧壽』的圖案。事後，細數這上面的小蝙蝠，整整是一百隻，都比螞蟻還要細小。——這錦緞小裏保藏着的，是一枚長方形的鏤花小金盒。

料想讀者們，一定急急於要探詢，在這鏤花小金盒裏，儲藏着些什麼東西呢？看情形，在這重重名貴而嚴密的封裹之內，祇放着幾顆夾心巧克力糖，那當然是不會的吧？

請讀者們不用性急，且聽我細說下去，好嗎？原來，在這鏤花小金盒內，最後發見的東西，那不是別的，却是十二顆一式無二的明珠；每顆都像帶壳的龍眼（桂圓）那麼大小。這些珠子，你若脫手把它們放到桌子上，每顆都是那樣頑皮地溜走不定，簡直不肯有一秒鐘的休息；而一種特異的精力，在燈火之下，却使你的眼珠，被刺激得睜不開！

當時，那個將近踏上饑餓線的傢伙，在這種情形之下會引起一種怎樣的情緒？那似乎無須筆者再加以說明。據料想：那天晚上，我們這位一向窮困的朋友，已決計不會獲得一個安適的睡眠——因之，筆者準備勸告讀者先生們，決不要羨慕上面那樣的一個故事。因為無論如何，一個人的睡眠的時間總是寶貴而需要的！

人類的心理，畢竟非常奇異。由於過度的驚喜，反使那位窮困朋友，疑惑他所獲得的寶物，並不是一種真的寶物。過了一天，他偕同了一個可靠的朋友，到一家可靠的大當舖中去估價。估計的結果，據說：這種珠子，他們每顆顯出三萬元的當價。——至於這珠子的實價，他們委實無法加以估計！

呵！這是過去十年前的估價哩！在眼前，你如要獲得這樣的一顆珠子，也許需要推出一小車的法幣吧？

以上這一節詭奇的新聞，在當時，竟轟動了整個的社會。許多聚集於公共處所的人們，都把這件新奇的事情，糖一般的黏到了嘴唇上。——大部份的人，當然非常羨慕這事；甚至，也許有些人是在想：即使事實上不能獲得如是之幸運，那末，晚上能做到一個同樣的好夢，那也感到高興的！

子。

社會上的新聞，照例沒有一件能逃過魯平的耳朵。當然，這一件動人的故事，立刻也在魯平耳邊兜着圈子。起初，魯平推想這神秘的繡枕，以爲一定是從『清宮』裏流落出來的東西。爲時不久，魯平憑着他的探索力，他對這一個小小的繡枕，果然找到了一紙較詳細的『履歷片』。不出所料，這小枕真的曾在『大內』之中，做過一次短期觀光的旅客；並且，這十二顆無價明珠，曾和震動一世的『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政變』，有過一種曲折離奇的關係；同時，這些小東西還會影響被幽囚於『瀛台』中的光緒皇帝的命運。

——真的咧！這裏面含藏着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大秘密，細細說出來，那是會得到一種『可歌可泣』的考語的！（關於以上種種，筆者原已耗費了五張以上的原稿紙，而把它寫出了一個具體的輪廓。不料適當本文將要發表之前，筆者忽然接到『吾友』的來信，信內提起這寶珠的歷史，認爲在某一點上，似乎有沾國家的體面，因而堅囑筆者，把這一節完全刪去。於是，我只得向讀者們道一聲歉，仍舊用我的鋼筆尖，把這一小部份已揭開的幕布，重新挑閉了起來。）

這裏，請讀者們注意這些珠子在另一方面的離奇的發展。

七：電桿木上的頭顱

過去的是過去了；而未來的却還有待於說明。那末，這十二顆無價明珠以後的下落，畢竟又怎樣了呢？魯平當時，曾作進一步的探訪，據說：這十二顆的珠子，其中六顆輾轉落進了本埠一個大富豪之手——有人說：這富豪就是那著名的『蕾多花園』的主人周蓮舫——可是這些珠子，身價雖很高貴，而實際却是一種不祥的東西。那位富豪，自得了這六顆珠子以後，不久，就因某種緣故破了產。於是這寶物便又從這富豪手裏落進了一個南京人的掌握。

這南京人的姓名，叫作梅放之。他是一個古董商販。此人起先原極困頓。後來，因爲結識了一個同鄉的嫖婦，靠着這嫖婦的一些私蓄，漸漸由活動而獲得了順利的发展。

此人賣買古董，具有一種精明活潑而不入正軌的手段：他能把別人手內的東西，在一轉眼間，由真的一

變而爲假的；而同時，他也能把自己手內的東西，在一轉眼間，由假的一變而爲真的。他既具有這樣一套神化無比的魔術，於是，不久之間，他這不很正當的業務，便有了一種意外驚人的成就。

據外界傳說，那神秘小枕中的六顆明珠，落進這位『大魔術家』手內的經過，也是憑着以前一貫的方式；因此，他僅僅費了一種細微的代價，便已輕輕易易，取到了那無價寶物的所有權。

那六顆寶珠，落到了這南京人的手內，他便專請了一個廣東巧匠，用精金打成了六架龍形的座子；六條龍，有六種不同的姿態，而在每條龍的一個仰舉着的前爪之中，高擎着一顆精光奪目的寶珠。不過，他對這事情，却是守着絕對的秘密；在最接近的親友之前，也矢口否認有這麼一回事。

然而，這一個秘密，當時終於清楚地傳進了魯平的耳內。

讀者們是知道的，魯平的生平，眼睛裏面，不能飛進一顆灰塵；而耳朵裏面，也是不能雜入半粒細沙的。何況，這一次竟有那麼大的六顆寶珠，鑽進了他的耳孔！哼！你想吧，這位神秘朋友，他肯安逸嗎？

自從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我們這位神秘朋友，就在腦球裏面，開動了『馬達』。他暗自計劃，用什麼方法，方能使那位南京大魔術家，把他這份名貴的禮物，客氣地送到自己的衣袋中來？

記着，當時魯平的計劃，還祇是腦球裏的計劃咧！不料，在這計劃還不曾開始策動之前，忽有一種出乎意外的消息，迅速地傳進了魯平的耳內。

這消息說是——那位古玩鉅商南京人梅放之，在一夕之間，無端竟失了踪。一連三天，簡直石沉大海，音訊全無。而同時，本埠各大日報上，忽又刊出了一則駭人聽聞的新聞，這新聞的內容說：

在本埠姚主教路的盡頭，一根電線木上，高掛着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有人指認這枚頭顱，却正是那位古董鉅商收藏了已有好幾十年而每天隨身佩帶着的『天然古董』之一。

從此，這梅放之三字的大名，便不再出現於本埠社會。

讀者又須知道，魯平原是一個很乖覺的人哩！他意外聽到了這一個很突兀的消息以後，最初，他也疑惑，這事情也許會是一個針對自己而發的烟幕彈。但，繼而一想：這顯然不可能。因爲，自己的計劃，既然還沒有發動，那位南京朋友並不具有預知的能力，他何至於會窺破自己的秘密，而預先放出一個具有掩護性

的煙幕彈？當然，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不過，魯平雖然作如是想，可是，他對這一件事，暗中依舊破費了一番很細密的偵查。結果，却依然毫無線索可尋——甚至，當時偵查的結果，連同那六顆珠子，竟也隨同它們的主人，而一齊不知去向。——於是，魯平對這一件將發動而未發動的『攘竇』計劃，只得無形擱置了下來。日子稍久，他更因其他業務的忙迫，把這一筆賬，漸漸地忘到了腦後去。

以上，却是十年前的一本未經清算的舊賬。

眼前，魯平爲打聽隔壁四十三號這一家的內容，使他腦內頓又聯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件事。他疑惑眼前這一個梅望止，或許就是十年前曾把頭顱拿下來高掛在姚主教路電桿上的那個大魔術家——梅放之。因爲：一則，梅放之與梅望止，這兩個名字，字音非常相近。二則，他雖打聽得隔壁這一家芳隣，自稱是本地土著；可是，那一天，他在門口所聽到的那個中年婦人的語聲，分明含有南京人的土腔。三則，以前的梅放之，是古董商販；而眼前的梅望止，却是一個從舊貨事業中起家的人物。這兩種生意，名目雖然不同，而實際却非常接近。呵！古董，不就是舊貨嗎？因着以上三種疑點，立刻使魯平疑到，這前後兩個姓梅的人物，或者竟是一而二二的化身！

我們久已知道：魯平原是一個無孔不鑽的人物；他既已引起了疑念，當然，他立刻便要發揮他的『水銀式』的特性。於是，他躲在暗幕之後，便格外用心加以窺伺——雖然他在十年前，並不會見過那個南京朋友——梅放之——的面目，但是，憑着他這水銀式的本領，無多幾天之後，他便準確地查明：以前的梅放之，與眼前的梅望止，不出所料，果然是一個人的化身。

他不但偵查到了上述的真相，同時，他另外還查明了兩件很重要的事：其一，他查到當時那個梅放之，無緣無故忽然失蹤，其中果然隱藏着一種詐謀，而這詐謀，又果然是針對自己而發。原因是：當時自己有一個極親信的『部下』，在無意中，偶然洩漏了自己那個攘奪珠子的計劃，竟被那個南京朋友，預先得到了情報。他自問決非魯平的敵手，因而，他竟仿效了烏賊魚的辦法，趕快放出了他的自衛的煙幕。

這是魯平在眼前所查明的重要事件之一。

其二，魯平又查明那六顆明珠，內中的三顆，梅放之在兩年前，已秘密脫售給一個猶太鉅商；連着，這

三顆寶物，又從猶太商的手內，以可驚的鉅價轉售給了一個專事收羅中國國寶的英國人。於是，這三枚可憐的小東西，從此便永遠脫離了大中華的國籍，而成了漂流於異域的流浪者！至於餘下幸運的三顆，却一直很妥密的保藏在這南京人的手裏。

以上，便是魯平在最近所查得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消息。

魯平既發掘出了上面許多出於意外的情事，他不禁感到了一種高興。在最初，他到這萍邨裏來，祇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想把這所『魔屋』中的怪事——那男女兩人的離奇失蹤案——加以研究，而揭開它的暗幕。不料，他自搬進了這座三十三號屋以後，這座所謂『魔屋』，竟真的成了魔屋。祇在短短的時期之中，許多許多不可索解的問題，却像平民『軋米』那樣的接踵而來！最可異的是：當前所發生的每一個問題，在問題的本身之外，都有一種橫生出來的枝節；而每一個橫生出來的枝節，又都是那樣撲朔迷離，不可究詰！不過，他所最想不到，在眼前這一個問題的枝節中，竟會翻到一本十年前的舊賬，細算這本舊賬之中，似乎還有一些利益可圖。這無異一隻烤熟了了的又肥又美的野鴨，無端飛上了他午餐的餐桌。像這種上帝賜予似的機會，送到了一個『抓機會專家』的手內，喂！你想，他肯輕輕放過嗎？

魯平愈想愈覺高興，當天，他便振作精神，準備進行他的一種奇妙的計劃。

這一天，他偶然走到陽台上去。他望見對方四十三號三層陽台上的神秘紙牌，已換了一種新的方式：在先前，這紙牌分爲三個行列；而現在，却已改成了兩行；那第一行的式子，依舊是『5』『A』『3』『3』『3』。而第二行，却已變爲『3』『3』『A』『5』。這些紙牌，依舊一律是紅色心形；不過在第二行最後一張『五點』的紙牌之後，又添上了一個問句的符號，這符號是由一種五色的碎紙所黏成；大小略與一張紙牌的面積相等。

就在這一霎時間，魯平的敏銳的眼角中，忽然閃出一種異樣的光華；同時，他的口邊也浮上了一絲異樣的微笑。

切實地說：他這一笑，却是笑得非常神秘而不祥的；就在他這一笑之後，這一所萍邨三十三號的『魔屋』之中，突然又發生了較前更恐怖而更不可思議的怪事！

八：屋頂上的血漬

那出事的一天晚上，時間已是相當的晏。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在將近九點鐘的時候，萍邨第三條的郵道裏，忽然發生了一種重大的騷擾。當時，每一座屋子的門口，都簇擁着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的羣衆，在那裏喊喊喳喳，歷亂地議論。這些人的臉上，滿佈着一種緊張而詭秘的神情！並且，每一條疑懼的視線，都投射到了那座鬼氣森然的三十三號屋子上！

這是什麼事情呢？

有人一打聽，方知道這一座三十三號的『魔屋』之中，竟又出了事情；並且，這一次的情形，較前格外離奇而嚴重得多！

原來，在這一天之中，竟有好幾名的人口，又在這一個可怕的地點，成羣結隊地失了蹤——事後，大眾立刻發現這離奇駭人的失蹤的事件，又和這三十三號的『魔屋』有關。——在那失蹤者的名單上，列於第一名的，那是三十四號中的幸運女神——那位梅姍姍小姐。第二名，是這位梅小姐的心腹使女——小翠女士。第三名，是四十三號屋中的一顆活的夜明珠——那個年方十五歲的柳雪遲少爺。還有第四名，却是三十三號魔屋中的單身居戶俞石屏畫師。

現在，讓我們把數目總結一下：一加一，成二；二加二，得四。以上這一小隊的失蹤者，共計竟有四名之多。——再算上最初失蹤的無名男子；和第二次失蹤的女伶白麗娟；四，再加二，總計是六。呵！可怕呀！在這一座神秘的魔屋之中，連前帶後，竟有六個不同型的人物，活生生地被吞嚥了下去！

可是，你怎麼知道，那後來失蹤的四個人，也是被這座三十三號的魔屋，吞嚥下去的呢？

別急！且聽筆者細述下去：——

先說那四個人的失蹤的情形，雖然各不相同，但那失蹤的時間，却前後相差無幾。這是這事件中的第一個可異之點。

第一名失蹤者，那位梅小姐，她是這萍邨附近一所金陵女中的通學生。依往常的習慣，每天下午，她是

四點鐘下課，至遲在四點三刻左右，必定要回到家裏。可是這一天，她自下午一點離家赴校之後，直到晚上八點鐘，已過了晚餐時間，却還不會回家。——這是平常從未有過的事，因之，梅家的家人，立刻惶急起來，差人到學校中去查問，據說：這天她是請了早退的假，約摸在三點半鐘時，早已提前離校。自從那時候起，這一位幸運女神的嬌小的影子，便不復再出現於衆人眼簾之前。

其次，那第二名失蹤的使女小翠，她在下午約摸四點鐘的光景，梅家有人差她出去買些小東西，自此竟一去不歸。

復次，說到第三名失蹤的柳雪遲，這一天，他放下了午餐的飯碗，就離家出外。臨行，他曾告訴他的母親，說是約定一個同學，同到大光明去看電影。但事後去問那個同學，却根本沒有約看電影的這回事；並且這一天，那個同學，連柳雪遲的面也不會見到過。

最後一名的失蹤者，那情形是更神秘了！新搬進這座三十三號屋子的畫師俞石屏，這人並無家眷，孤零零一人，獨住在這一宅可疑的魔屋之中。左右的隣居們，在未會出事之前，對他本已有些訝異。但據他自己告訴人家說：家眷是在鄉間，一時不及搬出來，因而自己先來看守這所屋子。因為他是孤身一人，所以出事的這一天，他畢竟是何時失蹤的？並沒有人能夠提供準確的時間。不過，這天晚上，大約在七點鐘左右，有人走過這三十三號屋的後門，曾於一瞥之間，見這畫師，在二層樓後部的小型陽台上，探了一探身子。——這一個畫師，自從搬進這萍邨以後，身上一直穿着一套深灰而帶細格的舊西裝；頸子裏，老是拖着那個黑色而蓬鬆的大領結——這好像有意表示出他是從象牙塔內走出來的身份似的——因為有這兩種特殊的記識，所以輪廓非常好認。——當時那個走過這屋子的人，就在這畫師在陽台上探出身子的一瞥間，曾聽得這畫師的嘴裏，清楚地喊出過一聲「救命！」不過，那喊聲並不十分高。據事後的推想：那時候，好像在他的身旁，正有什麼人在遏阻他的發聲，而不讓他有自由呼叫的機會。尤其可異的是：這人不但聽得這畫師呼喊「救命！」同時，他還聽得二層樓的長窗之內，另有許多哭喊嘈雜的聲音；這聲音中，包括着好幾個人：內中有一個，好像是很年青的女子；又有一個，好像是一個男孩或者是將成年的童子；還有幾個聲音，却聽不清楚。總之，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許多的聲氣，都像是在呼救！當時，這人爲好奇起見，曾在這座魔屋之前，

站定了一二分鐘，準備細聽下去。可是，那二層樓上，自從那畫師探身發喊之後，那小型陽台的長窗，立刻就緊緊關閉，同時窗內的燈火，也迅速地完全熄滅！一霎時間，那樓頭已變成寂靜無聲，而又漆黑無光；簡直像是一座墳墓一樣！

當時，這一個經過三十三號屋外的人，想到了這座魔屋裏面過去所發生的種種怪事；再看着當前那種陰氣逼人的景象，立刻，他的背部感到了一陣冷水直灑似的感覺，一時只覺毛髮飛立，再也不敢站在那裏，更作一秒鐘的停留。

可是，當前所遇到的事情，實在太奇怪了，他還疑惑，這是由於自己平時對這屋子的恐懼心理而引起的神經過敏，因此，他當時並不會把自己所遭遇的奇事，立刻告訴人家。直等兩小時後他聽得三十四與四十三兩家屋子都傳出了失蹤人口的消息，他方始說出了他兩小時前的經歷。由於此人這種恐怖的陳述，大眾便立刻疑惑到，那三個人的失蹤，或許又和這座神秘的魔屋，竟會有些關係也說不定？

於是，梅柳兩家的家人，急急便去查究。他們走到這座屋子的門口，只見裏面既沒有一絲燈光；也沒有半點聲息。用力打門，也不見裏面有人答應。最後沒奈何，只得破門而入。不料，到了裏邊，尋遍了這屋子的全部，非但不見半個人影，甚至，這屋子裏竟是全部空闕，連傢具也不見一樣。呵！這真奇怪之至呀！難道這魔屋中的無形的魔鬼，在吞嚥下了人口之後，竟連傢具什物，也一併吞嚼了下去嗎？

在這種奇特的情形之下，當然已不能放棄搜尋的工作，大家細細一找，在二層樓的前後各部，却有些細小而可注意的東西發現了。

第一件：在二層樓的樓梯口，找到了一支翠綠色的沒有筆帽的女式自來墨水筆，筆桿上刻有 M.S.S. III 個大寫的英文字母，這正是『梅姍姍』三字的縮寫。

第二件：連着又找到一支五顆小鑽所鑲成的梅花形的別針；這東西是被發見於二層前樓的門後。經柳家的家人指出這是柳雪遲的東西。今天出外時，還見他把這東西，插在他的一條綠條子的領帶上。

第三件：在同室的窗檻上，發見半條撕碎了的黑色大領帶；起先，沒有人能指出，這是什麼人的東西？但，後來經那郵口的司關一認，他立刻說：這正是住的這間屋子裏的那位孤身大藝人的特別商標。

除了以上三種極可注意的東西之外，最後找到的，却是一小包的絲線，與一小封的繡針，却是梅家在白天差那使女小翠出去購買的東西，這兩種東西，却是在二層樓浴室中的白磁缸內發見的。

上述許多東西，在這可疑的空屋中被發現後，這可以完全證明：那張失蹤名單上的前三名人物，無疑地，他們今天都會到過這宅三十三號屋裏來，那是絕對不容否認了。

可是，經過一種證明以後，而成串的問題，却也隨之而來了。

第一：那三個年青的男女，他們爲什麼要到這座魔屋裏面來呢？

第二：他們到這魔屋中來，是自動而來的呢？還是被迫而來的呢？

第三：假定說是被迫而來的，那末，逼迫他們的是誰呢？用什麼方法，逼迫他們的呢？

第四：他們到過了這所空屋中之後，現在，又到那裏去了呢？

第五：這屋子中的主人——那第四名的失蹤者——爲什麼也不見了呢？

第六：以上這一小隊的失蹤者，眼前，他們還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呢？

第七：這座魔屋裏面前後所發生的種種鬼氣森然的事件，畢竟是出於人爲的呢？還是，真的竟有什麼無形的魔鬼，在那裏作祟呢？

以上種種問題，當時任何一個最聰明的人物，也都不能提供一個比較接近的答案。

總之，一切的問題，簡直都已成了最神秘的問題！

然而，我還要請讀者們定定神，讓筆者再報告你們一件最可恐怖的怪事！

當時，那大羣的「魔屋探險者」，在這可疑的空屋之中，自底層搜索到二層，自二層搜索到三層，最後，又自三層樓，搜索到了屋頂鋪着土敏土的露台上。

這裏，有一些東西，直鑽進了手電燈的光圈以內，使人一見之下，簡直要做到惡夢而睡不熟覺！

快說！這是什麼哪？

首先被發見的，在露台的一隅，被拋擲着一枚枯乾的貓頭，那是全黑色而用一種什麼香料薰過了；兇醜的一雙貓眼，在電筒的光線之下還像活的一樣！這東西，很像是一種未開化的黑人們所崇奉的妖物！是誰

把它遺留在這神秘的空屋裏的呢？——此外，還有咧！

在一個種植盆景用的腰圓形的磁盆子——這是這裏全部屋子裏所遺留的唯一的器物——裏，有着一一些黏性的流液，細看，啊呀！那是血呀！因這磁盆的底部，有一個漏孔，即使這可怕的血液，已在光滑的士敏土上，流成了一大灘。在這漆黑一片的所在，有幾個人，脚下已踐踏到了許多。以上所發見的事物，已足使人混身冷戰。然而最可怕的東西，却還並不在此！

在這血液還不會流盡的盆子裏，赫然有一個小小的東西，刺進許多戰慄的視線。胆大些的人，拿起來一看，那是一枚一寸多長的連齦脫下的帶血的牙齒！當然，這決不會是人類的牙齒；但，却也並不像是獸類的牙齒。呵！這是何種動物的牙齒呀？呵！這就是魔鬼的牙齒麼？

「呵！快逃哪！」有一個膽小的傢伙，這樣狂喊了一聲。他帶奔帶喘，滾一般的逃出了這可怕的屋子！

九：珠子換珠子

萍邨三十三號屋中，最初發生的兩件怪事，因為日子漸久，所留給於人們的印象，逐漸已歸於消逝，差不多再過些時，便要達於淡忘的程度。可是，自這第三次的事變發生之後，全邨的居戶對於這座魔屋，立刻又恢復了先前那種恐怖的心理。並且，這一次的情形，較前更形嚴重了若干倍；邨內有幾個神經衰弱的人，甚至積極地向家人們，提出了立即搬家的建議。

不過，邨內其他的居戶，他們所感到的，祇是惶惑不安而已；其間最感到心驚肉顫的，當然，要數到三十四號與四十三號身當其事的兩家了。那個柳大胖子，每一想到那空屋中的血漬和怪牙，却使他的全身的肥肉，塊塊都會飛舞起來！可是他却完全沒有想到：在過去時間中，他自己也是每天磨尖了齒牙，在啃嚼人家的血肉的！

自從這驚人的颶風，出乎意外地襲擊進了這兩家屋子以後，這屋中的一切人物，差不多感到每一方寸的空間，都充滿了觸人的芒刺；而一秒鐘的時間中，也都在增進火燒一般的焦灼。這樣，整整一晝夜，匆匆過去了。雖經偵騎四出，努力搜索，但結果卻像一顆最細小的石粒，投進了最遼闊的太平洋內；在怒濤洶湧之

中，連最細小的一星泡沫也不會發見。在這難堪的二十四小時內，兩家的家人，一面演奏着惶急與恐怖的交響曲；同時也搬盡了燒香，許願，起課，測字，以及其他種種可笑可憐的演出；至於報警，登報，懸賞，等等必要的舉措，當然，那更不用說得。

警探自從接獲了這驚人的報告，自然也迅速發動了他們的『偵查』，可是所謂偵查，結果也祇『偵查偵查』而已，暫時却不能有多大的幫助！

光陰先生不管人世間有許多疾苦，它只顧拔腿飛奔。匆匆間，三天又過去了。在這三天之中，四十三號中的那個專門吸收他人膏血而營養自己貴體的柳大胖子，已急得三整天沒有吃到一頓好飯。嘿！在平時，他慣常以那種絕食的懲罰，施予廣大的羣衆的；而這一次，他却把這美味的『餓刑』，慷慨地賜給了他自己！料想起來，這幾天他大約已沒有那種安閒心緒，再去衡量他的體重；假使他有興致，到磅秤上去站一站的話，他一定會發見他的滿身的肥肉，至少已有十磅重的損失；好在他身上的脂肪，並不能算是他個人的私產，就算損失一些，似乎也還不在乎！

至於三十四號中的梅望止呢？自然，也有相同的情形。這位素來善演魔術的舊貨大王，平常，他自稱是一個儒教的信奉者。至此他卻連救主耶穌，與先知譚罕默德的聖號，也拉雜地拖到嘴邊，而喃喃念誦起來。其中彷彿有點『天意』咧！似乎該派這位舊貨大王，所應受的精神刑期，不至於會像那條殘酷的米蟲所應受的報罰那樣長久，因而在第三天的下午，一個天大的喜訊，竟插着翅膀，先飛進了三十四號的屋子。

這一天，有一個男僕自外喘息地飛奔進來，報告梅望止說：「隔壁三十三號中那個失蹤的畫師，突然回來了！他專誠要來拜會主人！」

這一個意外而突兀的消息，無異一方鐵塊，在這南京朋友的胸口重重撞擊了一下。他驚疑而又欣快地暗忖：這畫師是同自己女兒一同失蹤的人，現在要來求見，顯然地，一定帶來了什麼意外的消息。他不及細加考慮；在急驟的心跳之下連說「快請！」

小而精緻的會客室中，那神奇的畫師俞石屏，挺挺胸，昂然地走了進來。

這位從象牙塔裏搖擺出來的人物——他像他其餘的『同行』一樣，一臉都是藝術大師的色調！——他身

上，依舊穿着那套灰色細方格的舊西裝；胸前依舊掛着那個註冊商標式的蓬鬆大領結。衣衫雖敝舊，神采却很軒昂。他像一座銅像般的在這屋子中央尊嚴地一站，神氣上，好像表示他就是這間屋子中的高貴的主人！

「唷！俞先生回來了！沒有受驚嗎？——光顧敝處，有何見教？」主人梅望止，睜大了兩眼，竭力表示着恭敬；但恭敬之中，分明帶着一種迫切與困惑。

「請梅先生垂恕冒昧！鄙人專誠造府，想替令媛姍姍小姐做一個媒！」來客絕不考慮，乾脆地回答。

來客的開場白，是這樣的突兀可怪！却使這位舊貨大王，格外感到非常的惶惑；他簡直猜測不透此人的說話是何用意？但這神奇的畫師，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事，所以不等他開口發問，立刻自動接口道：「令媛千金，經鄙人屈留在舍下，一切平安，請你放心！」

來客說出了這一句話，無異在這南京朋友的耳邊，冷不防地放了一個炮仗！這拉舊貨大王不覺呆怔了半晌。定定神，漸漸他對這事，已經明白了幾分真相。他不禁圓睜着兩眼，把一種火餞似的怒光，射到了來客的臉上，他且顫且怒地說道：「你把我女兒，留在你的家裏，這是什麼意思？」

他又盛氣地問：「你是什麼人？」

這時候，主客雙方的情形，可說非常有趣；而也非常特別。在主人方面，那神情是萬分的緊張；好像他的整個兒的軀體，一時已變成一輛噴火的坦克車，準備着向對方衝過去！可是，來客的狀態，恰好和他完全相反；他簡直鎮靜得和一棵樹立在『齊格菲防線』後面的鋼板一樣，只是巍巍然地，不動半點聲色。

只見他悠然走近一張桃花木的小圓桌。在那裏，安放着敬客的紙煙，和精巧的打火機。他斯文地自動取出了一支煙，還用一種驕傲的目光，細看了一下這紙煙的牌子。在他看得認為滿意之後，方始以一種熟練的手法，撥動那個打火機，而把紙煙燃上了火。

他一面悠悠然地噴着煙霧，一面，他舉眼找到了一個舒適的坐位，溫和地坐了下來。

那位盛怒着的主人，眼看着他這種安閒的神氣，一時只覺迷離恍惚，彷彿是在做梦。

來客吸暢了免費的紙煙，他又開口了。他說：「哦！你要問我是誰嗎？請！請看！」

他伸出一枚手指，鎮靜地，指了指他的左耳。同時，他又不顯似的把他的身子，向前略偏了一下。但立

刻，他又把身子仰貼到椅背上，做成了一個懶惰的姿勢。

（像以上那種討厭的姿態，在筆者的鋼筆尖下，差不多已有過了十次以上的紀錄，而在每一次的記述裏，那個不同型的對方，却老是顯示着一種相類的反應。呵！真討厭呀！）

然而也可怪之至！這一位素來精明強幹而以善演魔術著稱的南京人梅望止，當時，他一看到這來客的左耳，立刻，他像遇到了蛇蝎一樣，只見他的額部，迅速地分泌出了許多汗液；同時他兩眼之中，也透露一種不可掩飾的惶怖。原來，他在這短短片瞬之中，他已立刻記憶到了十年前的那件舊事。

他盡力抑制着他的驚惶的情緒，低聲地喊：「哦！你是魯平！」

連着他又自語似的，喃喃地背誦：「哦哦！俞，——石，——屏——魚，——日，——平，魯平！」

在這喃喃數說之際，他的心頭，簡直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沮喪。他自己抱怨他自己，爲什麼這樣一個神秘可怕的敵人，搬到了自己的貼鄰，而自己竟會分毫不覺。

那位神奇的來客，似乎不讓他這可憐的懊喪，在他腦內留得太久，以致引起了生理上的妨害。因之，他又開口了。

他點點頭說：「不錯！梅先生的記憶力很好，你已想起來了吧？」

「你的來意如何呢？」舊貨大王帶着顫動的聲音。

「乾脆些說吧！我已綁到了你的幸運女神的票，我想和你算算十年前的那本舊賬！」

「那末，條件如何呢？」梅望止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惡劣情勢之下，知道命運之神，已在他的額上，抹上了一些煤炭。沒奈何，他只能硬着頭皮，吐出一種屈服的探試。

「我清楚地知道，在你手內，還留着三顆繡枕裏的寶珠，你分兩顆給我，交換你的一顆『活的明珠』。你說這個交易，公平不公平？」來客毫不客氣，這樣爽脆地開了價。他又補充着道：「我的生平，素來不做不留餘地的事。你把兩顆給了我，而你自己，仍舊留着兩顆；內中的一顆還是活的。我們雙方利益均等，大家算是不吃虧。不過，你要弄清楚，我的生意，一向是不二價的！」

「如果我立刻去報警呢！」這舊貨大王明知自己的法道，決非對方的敵手。但這敵人，一開口，就要吞

下他的兩顆無價明珠，這如何使他不痛心？因之，他忽然鼓起最後的勇氣，提出了這樣一句含有威脅性的反抗。雖然他也明明知道，這種恫嚇的探試，於當前這一個神秘的敵人，是萬萬不會發生絲毫效力的。

「那也悉聽尊便！」來客隨意拋掉了他的煙尾，打了一個呵欠說：「可要我來代打電話？或者代你按一下電鈴？」

一顆手榴彈，投在『齊格非防線』的鋼板上，其效力，不會比投出一枚生梨大得多。這使這位南京朋友，感到了一種完全絕望的痛苦，他不禁頹喪地說道：「那末，假使我把兩顆珠子給了你，你幾時交還我的女兒呢？」

「在一小時內！」

「萬一——」

「沒有什麼萬一不萬一！」來客不容他再說下去，立刻截止他的話。一面，他再指指自己的左耳，堅決地說：「憑我這個，担保一切！」

「但那珠子不在我的手頭呀！」

「我知道的，當然是在銀行保管庫裏。要做生意，不妨遷就，我可以在這裏略等。」

至此，主客間的會議，似已告了一個段落。這位舊貨大王，把眉頭皺得像乾吞了十斤黃連似的那麼緊。他搖搖頭，嘆口氣，拖着沉重的步子，無奈何地走出室外。

他隨手帶上了門，獨自站在這會客室的門口，默然思考了一兩分鐘，他還在他的腦內窮思極想，準備找出一個新奇的對策，挽救他當前所遇的倒霉的命運。但最後，他腦內忽然閃出了那位嫵媚姑娘的影子，彷彿愁眉淚眼，正在向他哀求。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立刻又搖搖頭，走了出去。

主人梅望止離室以後，這裏剩下了來客一人。只見他做成了打八段錦那樣的姿勢，伸伸腰，伸伸腿，一連打了幾個呵欠。似乎即刻一場小小的交涉，已使他感到非常疲倦。於是，他索性取了一種最舒適的姿勢，把整個身子就在軟椅裏面一橫。不到三分鐘，竟呼呼地睡熟了。

在這甜蜜的小睡之中，他做了一個甜蜜的美夢。他夢見自己，把額上的許多皺紋一絲絲細心地剝下來，

放進了一個放衣服的箱子裏。於是，轉轉眼，他已變成一個鍍金式的青年大學生。身上，穿的是畢挺的西裝；襟邊還綴上一朵淡綠色的康乃馨花。他正在一個幽悄的咖啡座內，和一位嬌小的麗人，密密地談着心。他在恍惚之間，好像把一個精緻的小錦盒，偷偷塞進他這麗人的纖手，做了一種博取歡心的賄賂。那個安琪兒般可愛的天使，輕輕打開盒蓋，只見其中乃是兩顆無價的寶珠；那奪目的光華，恰巧鑲嵌進了兩枚淺淺的酒渦裏。

他這一個美夢，大約做得並不很短哩！所以，等他醒來之後，真的竟有兩顆無價的明珠，在他面前，閃爍地發着光，射進了他模糊惺忪的睡眠。

他懶惰地伸手抹抹他的眼角。他把這兩顆明珠，托在手掌之中，細細欣賞了一回。隨後，却用一種東方紳士式的謙恭，溫和地，把這兩顆珠子，連同那兩個黃金的龍形的座位，再加上外面的紫檀小盆，一齊『照單全收』，袋進了他自己的衣袋。

他又舉起一種安慰小孩似的視線，憐恤似的看看那神情喪沮的主人，他伸出一個指頭，簡單地說了一句話道：「一小時內！」說完，整整他的商標式的黑色大領結，一鞠躬，便向主人告辭。他走到門口握住了那個門球，忽又旋轉頭來補充了一句話道：「做媒的事，我們再談。」

會客室的門砰然關閉，這裏寂寞地留下了那個舊貨大王，呆呆地望着那扇室門，如同做了一場噩夢。

來客的信用，相當的可靠。自他離去這萍邨三十四號屋子，前後還不到四十分鐘，就有一輛黑牌小型汽車，駛到了萍邨的邨口，汽車中天真地跳躍下來的，正是這三十四號屋中的一顆會開口的明珠——梅姍姍小姐，隨在她背後的，却是她的心腹使女——蜜絲小翠。

在汽車裏，是誰把她們送回來的呢？關於這，當時却始終無人知道。

主要的是，全邨的人，他們見這兩位小女神，依然是那樣活潑而愉快，簡直沒有絲毫異樣的神色。

所不解的，事後，梅家的家人，曾向她們幾番追問，怎樣無端會走進那座三十三號的屋子？是誰把她們引領進去的？在離了三十三號屋子以後，又逗留在哪個地方？那位姍姍小姐，對於以上種種的問句，却始終保持政治家式的緘默；甚至她還哭哭鬧鬧，禁止那位小翠女士，也絕對不許吐出半個字！



俠盜魯平
奇案之四

三十三號屋

〔下〕

孫子紅

一〇：一張破天荒的米票子

到了第五天上，總算還好，那四十三號屋子裏，消息也來了。

這一天，還不過在清晨的八點鐘。柳大胖子經他夫人催逼着，匆匆洗過一下臉後，照例，便要親自出馬，去探訪兒子的消息。

他正要出門，忽然壁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大胖子拿下聽筒，一聽，只聽得對方發爲一種輕襲的聲氣，問道：「喂喂！你們那裏，是不是米蛀蟲柳大塊頭的公館？」

大胖子正沒有好氣，一聽到這種太不客氣的問句，不由得把一團怒火，立刻提了起來。他正待痛罵幾句，掛斷這電話；不想他的罵聲，還不及發出「派司」，而對方的子彈，竟先從電線上面寄送了過來。只聽到聽筒裏面，接連又惡狠狠地罵道：「喂！是不是？說呀！豬糞！」

打電話用着這種客氣的開場白，那也是少有的事情！因此，倒使這柳大胖子，感到了訝異。他索性忍住了氣，耐性地再聽下去。

呵！打電話的對方，對於罵人，似乎有着一種特別的嗜好！只聽得話筒之中，還在一連串地放着鞭爆道：「喂！豬糞！趕快說呀！是不是！倘然是，你們的小米蛀蟲有話要說！豬糞！聽得嗎？」

柳大胖子聽到「小米蛀蟲」四個字，這當然是指他的兒子而言。在一陣心跳之下，他只覺滿身的肥肉，一時都飛舞了起來！

他急忙顫聲答應：「是——是的，是——是的。我正是米蛀蟲！我——我正是柳大塊頭呀！」

大胖子心忙口亂，他忘却了自己的忌諱，急不暇擇地這樣回答。

「豬糞！你等一等！」

話筒裏寂默了。這一等，足足等候了五分鐘之久。五分鐘其實也不算長，可是，在柳大胖子的心理上，無異是受到了五年的徒刑。還好！話筒裏又有聲音了。

「爸爸！你救救我哪！」這分明是他兒子柳雪遲的聲吻。可是對方一開口，就唱出了帶哭的調子，這使柳大胖子的一顆心，幾乎在腔子裏跳起顫動的草裙舞來！

「你爲什麼不回來呀？」柳大胖子急迫地問，聲音幾乎要哭！

「我不能回來！」

「你在那裏？」

「我不敢說；他們不許我說！」

「我怎樣救你呢？」

「我快要餓死了！我要吃飯！」

「吃飯？我不能把飯從電話話筒裏送來給你呀！——難道他們不給你飯吃嗎？」

「他們都吃不起飯！」

「胡說！飯有什麼吃不起的！」

「聽他們說：因爲米價太貴，所以吃不起！——他們還說：爲了米蛀蟲的搗鬼，米價還在一天天的飛漲。照這樣子，我是一定要餓死了！」

說到這里，話筒裏清楚地傳來了一陣哭聲。

「該死！」大胖子心痛已極，不覺脫口罵了出來道：「這一班黑心的畜生，爲什麼把米價抬得這樣高？」

「是呀！這一班該死的畜生，爲什麼把米價抬得這樣高！」

話筒裏忽然換了一個聲音，像山谷的迴聲那樣的接口。連着，便有一陣格格の怪笑，直刺上大胖子的耳

膜，那電話便括的一聲掛斷了。

結果，這一個怪電話，却是毫無「結果」。這真使這柳大胖子，感到了非常的困惑。他簡直不明白，對方打這電話，畢竟含着什麼用意？若說是綁票吧？爲什麼不開價？若說是復仇吧？他自問生平，並沒有什麼不得的仇人。若說是有人開玩笑吧？但在電話裏，又明明是兒子的聲氣。

大胖子夫婦倆，在一種坐立不安的境界中，度過了一個難堪的上午。一到下半年，那莫明其妙的電話，第二次又打了過來。這一次的情形，仍和上午完全一樣。大胖子抓着話筒發抖，他用帶哭的聲氣，求他兒子快說出所在的地點來。但他兒子的回答：只說「他們」不許他說。又問：「他們是誰？」話筒裏只說「不知道！」

一連三天功夫，那奇怪的電話，竟先後打來了八九次；每次通話的情形，幾乎像留聲機片那樣，成了一種印板的方式。最初，必是那個陌生的口氣——這陌生的口吻漸漸也聽成了爛熟——開口便豬獯長，豬獯短，痛罵過一氣。罵過了癮，接連着的便是他兒子的一串哭訴：說是沒有飯吃，快要餓死了！最後，仍是一陣格格刺耳的怪笑，結束了這無結果的電話。

當然，他也曾費盡心機，去追究這電話的來源。但結果，却查出對方打電話的地點，都在公共場所；而且，每次的地點，也刻刻變換而並不固定。等到追蹤而去，那打電話的人，早已不知去向。這情形，使警察界中的人物，也感到了束手無策。

可憐！在這三天之中，大胖子夫婦倆，如同走進了炮烙地獄；每一分鐘內，都在忍受着最難堪的酷刑！尤其是大胖子本人，本來他是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式的胖「哈台」；而現在，却幾乎要變成一個外國式的「韓蘭根」。有人在背後說：照這樣子磨折下去，預料不久之間，他身上所「囤積」的全部脂肪，有盡數「脫售」的傾向；甚至，他還具有一種悲壯慷慨的以身「殉孝」的可能！

但是，全能的上帝，他自有着一種「上帝式」的道理的：他似乎還要留下這樣一個殘忍的人物，在這殘忍的世界上，做些殘忍的事業，以添加些殘忍的史跡。因而，到了下一天——這是柳雪遲失蹤後連頭帶尾的第七天——却有一個真正的消息飛來了。

這一天，有一位穿着綠衣服的先生，把一封掛號信件，投進了這四十三號的屋子。

這封信，由一隻震顫着的肥手把它拆開。只見那信紙上，有許多行極潦草的字跡，那樣地寫着道：——

米蛀蟲先生：

在最近期中，聽說你曾經把你的良心，屢次送進撥場汽車。因而，在時勢的大動盪中，得了不少意外的收穫。料想你身上的脂肪，近來必定是更加豐富了。

我這里一開口，就提到你的發財，你一定不會痛快地承認。不過，我在寫信之前，早已清楚查明：單單你在某一處的堆棧裏，已有一千包以上的白米的囤積。——『生意人』是喜歡保守祕密的——所以，其餘的『貨色』，還是不必說吧！

所遺憾的是：我又打聽得，你的許多米，大約因為藏儲不善，所以有一部份，已經發生了霉爛的情形！你想吧，屋內有着過剩的米，而屋外却有着過剩的餓殍，你看這是一個何等合理的情形哪？不過，這情形你是不會知道的；即使知道，你也不會有什麼感想的！是不是？

有許多許多快要餓死的人，都來包圍着我，要我救救他們的生命。慚愧！我自己也是一個窮漢子，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不忍袖手旁觀，我只能向有錢有米的人去商量。於是，我把你的公耶，請到了我的家裏。

我一向是個『善人』，手段並不像你們這些富翁一般的毒辣！所以我並不打算查抄你的全部的財產。我只希望你能把存放在某堆棧中的米，提出二分之一，去救濟一下那些捧着肚子沒有人理的『餓狗』——當然！在富翁們的高貴的眼光中，他們根本不能算做『人』！

你把你的白米捐出來，我也把小米蛀蟲送還給你。公平交易，老少無欺，你看好不好？

你如不能同意上頂的辦法，那我只能屈留你的公耶，把他當作一張長期的『米票』。以後，我當指派那些『餓狗』，每天排隊到府上來吃飯，直吃到米價平賤到他們吃得起飯的時候為止！

以上兩項辦法，你喜歡採用那一種？我們這里，『做生意』非常遷就。一切任從『客』便。窮忙得很，想不多談。謹祝『加餐』！

這一封信的結尾，直截痛快，留着如下九個字的署名：——

綁票匪最高首領魯平

在原信之外，另附有一張信箋。整張的紙上，祇寫着兩句話，乃是：——

親愛的父親：

請你立刻答應這個要求吧！這是有關兒子生命的事！

兒雪暹附稟

柳大胖子一看，這正是他兒子的親筆。不過，信上的『生命』二字，起先原寫着『終身幸福』四個字，後來却塗抹去了，另改了現在的兩個字。

大胖子伸着肥手，抓着這兩張信紙，心頭不住狂跳，一時只覺不知所可。

那是不用說的：你們想，一條向來以米爲命的米蛙蟲，眼睜睜看着他的一座相當高大的米山，要被人推倒，這是一件何等心痛的事？可是，他再看看他兒子那封向他哀求的信，却又使他一顆隱痛的心裏，不得不默認下了無條件的屈服。

兩天以後，本埠各大日報的封面欄，都刊出了一則引人注意的鳴謝廣告；這廣告佔有二十行闊的地位。那木刻的標題，赫然是以下的幾個字：——

「中華義賑會謹代哀黎鳴謝柳也惠大善士，慨助賑米五百石！」

就在各日報上刊出這鳴謝廣告的這一天，時間約在上午八九點鐘——這在這煩囂的都市中，一部分糜爛的羣衆，還算是個大清早——萍邨邨道之中，照例來了那個沙喉嚨的賣報人。只聽他拖着那種聽慣了的悠長的調子，在高唱着各種報名。隨着這賣報人的高唱聲，遠處嗚嗚地，却駛來了一輛汽車。

這是一輛對萍邨居戶有些相熟的汽車。車子駛到邨口，立刻便停了下來。車門開處，從車廂裏一躍而下的，正是四十三號中那個失蹤已久的十五歲的少年柳雪暹。看神氣，他是那樣的高興。當他順手關上那扇車門時，還向車中那個穿着舊西裝的司機者，親熱地點了點頭；同時，雙方都露出了一種友好而善良的微笑！

呵！活寶貝回來了！

萍邨四十三號屋子中，每一個角度裏，每一方寸空氣中，都充滿着一種無可形容的悲喜交集的氣氛，那情緒是無法加以描繪的。

在柳大胖子的初意，以爲他這夜明珠式的兒子，挨了這許多天的餓，受了這許多天的驚恐，面龐一定要

消瘦許多。那知並不呀！一看他的神情，反較未離家時，更爲活潑了些。大胖子單等他定下了神，父子二人，便開始了以下一節奇異的問答：——

大胖子先開口問：「那一天，你爲什麼要到三十三號屋子裏去呢？」

答：「我並沒有到那里去過呀！」

問：「並沒有去過，你的鑽石胸針，怎麼會在那空屋子裏發現呢？」

答：「我並不知道這件事呀！」

問：「那末，他們是用什麼方法，把你綁去的呢？」

答：「什麼綁去不綁去？我不明白這話呀！」

問：「你不是被人家綁票綁去的嗎？」

答：「我越弄越不懂，我並沒有被人綁過票呀！」

問：「既然並沒有被人綁過票，這許多天來，你在那里呢？」

答：「我在一家旅館裏呀！」

問：「你在旅館裏做什麼呢？」

答：「在等候着一個約會的朋友哪！」

問：「這是一個何等樣的朋友呢？」

答：「是以前的同學啊！」

問：「這同學姓什麼？叫什麼呢？」

答：「他——他——他——」

這奇異的問答，進行到這里爲止，却已踏上了『警戒線』的邊際。只見這位柳雪暹公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立刻竟又引起了她素常那種怕羞的特性。大胖子眼看他這寶貝的兒子，沉倒了頭，紅脹着臉，無論如何，再也不肯回答半個字。

以上的情形，恰好和三十四號中的那位姍姍小姐最初回家時的情形，完全出於同一的模式。

柳雪遲有兩個年輕的表兄，他們和讀者們，是有過一種『初會』的交誼的——那就是這四十三號三層陽台上的那兩個漂亮的西裝青年——事後，在背人的時候，他們會偷偷向這柳雪遲探問，他們說：「你既沒有被人綁過票，爲什麼附回來的信，要請求你的父親，答應那個要求呢？」

柳雪遲回答說：「那封信上的要求，却是『另外的一種要求』呀！」

兩個表兄又問：「所謂『另外的要求』，又是一種什麼要求呢？」

這最後的一個問句，無異一方沉重的石塊，頓時又把這柳雪遲的頭顱，壓低了下去。於是，這一個不可解釋的疑問，終於成了一個不可解釋的疑問。

然而，讀者們都是非常聰明的。料想，你們對於此一疑問，你們必然已獲得了一種適當的解答，那是無疑了。

一一：空屋中的記事冊

萍邨三十三號魔屋裏面所發生的種種離奇的事件，最初，真像一種北極的暴風雨，它的來勢，是有些嚇人的。可是，唯其來的迅速，它的消逝，也是迅捷得可笑。以下所記，就是風雨收歇時的情形。

不錯，在讀者們的心目之中，截至眼前爲止，你們對於以前許多神祕的事件，必然的，那還留着許多暗影咧。譬如說：——

第一件：那三十三號空屋中最初發生的怪事——那個無名男子的突然消逝——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第二件：那女伶白麗娟的失蹤，其前因與後果，又怎麼樣呢？

第三件：魯平最先所發現於這空屋中的那張可怪的紙牌，有些什麼含意呢？

第四件：兩度到三十三號左右來的窺探的壯漢和那工裝青年，和這座空屋，又有何等樣的關係呢？

第五件：三十三號對方四十三號三層陽台上所發現的紙牌，日曆，以及其他種種神奇的搬演，這其中，畢竟含着何種的意味呢？

第六件：那以後發生的四件失蹤案，是怎樣發生的呢？

第七件：還有——

呵！細細計算一下，那許多許多可供提出的問題，似乎還多着咧。不錯，以上種種不可解的問題，是應該由筆者負責，予以詳明的解答的。爲了要解答以上的種種疑問，這使筆者不得不把我的筆尖，重新指引到最初發生這些問題的三十三號空屋中去。

關於三十三號屋中第三次發生的怪異的失蹤案，一共四個角色，其中的三個，已經安然地回來了。那末，還有第四個角色——那個曾經一度出現於三十四號屋子中的畫師俞石屏——他的最後的下落，又怎樣了呢？結果，他會否再回到他的三十三號屋中去呢？

關於上面這一問題，答案是『不！』而且，從此以後，這一個神祕的畫師的影子，一直不復再出現於萍邨諸人的眼底。可是，他在那所神祕的三十三號空屋之中，却遺留下了一宗小小的物件，做了一個開啓一切疑問的鑰匙。

那是一件什麼東西呢？那是一本小小的記事冊。

在那一本紋皮面的精美的小冊子上，有許多頁子已被撕去。留着的，却是寥寥的無多幾頁。這留下的若干頁，用自來墨水筆寫着絕細小的字跡。從這裏面，你可以找到關於萍邨三十三號空屋中所發生的種種疑問的解答——我們說得動聽一點，以下的文字，我們很可以稱之爲『劇盜魯平的身邊文學。』然而，強盜畢竟總是強盜哪！所以，你若要把這些文字和一個『執筆的專家』去比擬，那你一定要感到重大的失望。因此，我想請求讀者，放棄了『文學』上的『欣賞』，而單看這小冊子裏所記的事實吧！

在這小冊子中，有一節是這樣的寫着道：

（上略）誰都知道：任何一個人，觀察外界的種種事物，腦力萬萬不宜太遲鈍。腦力太鈍的結果，自然隨時隨地，會使你遭受『碰壁』的教訓。然而，掉過來說，一個人的神經，也不宜太敏銳，神經倘然過敏，那你也有『鑽進牛角尖』的危險。本人（魯平自稱）自信，生平對於任何一件事，從未吃過腦筋遲鈍的苦。但有好幾次，就因神經過敏的緣故，却受到了一種太可笑而太不可恕的教訓。

像最近所遇的萍邨事件，就是眼前一個最好的例子。

萍邨三十三號屋的事件，一般的羣衆，對那一男一女的突然消失，都認爲神秘離奇不可解釋——本人最初，也有這種傾向——其實，這事情的內幕，揭穿了，真要使人啞然失笑；甚至認爲不值一笑。

據本人探訪所得，最初那件離奇失蹤案的真相，事情是這樣的：——

第一次來看屋子的中年人，他的姓名，叫作王仲浩。以前，他是政海中的一個小官僚。——依據我們中國傳統的習慣，『官』和『錢』，有着一種必然性的聯繫；而『錢』和『女人』，也有一種必然性的牽涉。這一個小官僚，原是本地一個優閒的寓公。這一次，他到萍邨中來看屋，爲的是新娶了一房姨太太，故而親自來找藏嬌的金屋。那一天，他在三十三號二層樓的前部，四面看了一會。後來，他又走上後部月牙形的小陽台。他正自眺望之際，忽然在下面邨道之中，出乎意外的看到了一個人。

這人是一個工頭模樣的大漢，却是他在許多年前所結下的一個勢不兩立的死仇。據他所知：他這一個死仇，早已關進了監獄；並且，已判定了無期徒刑，萬無脫身出外之理。如今不知如何，竟會突然現身於自己眼簾之前。他知道自己和這死仇，一旦見了面，生命在呼吸之間，就有極度的危險！當時驚極之餘，不知不覺，竟發出了一聲恐怖的叫喊。——他的呼聲，是那樣的銳利，在一所無人的空屋中，當然格外刺耳——於是立刻引起了樓下那個司關的注意。那個司關既聽得了這一聲破空而來的呼喊，以爲二層樓上的來客，出了什麼意外；因而急忙趕上樓去，想看一個究竟。這一下，雙方却引起了一個絕對可笑的誤會。

原來，二層樓上的中年來客，他在陽台上，望見邨道裏的死仇——那個工裝大漢——脚下穿的是皮鞋。這時忽聽得樓梯上面來了一陣極急驟的皮鞋聲，他在萬分惶懼之中，誤認爲他的死仇，已經破門而入，要奪取他的性命！一時情急，便立刻閃在後部一室的門後，姑且作一下暫時的掩蔽。而可笑的事情，便也由此發生。

其時，那司關匆匆上樓，他先在前部的室中匆匆一望——在這空無一物的屋子裏，當然用不到細看——連着，他又推開後部一室的門，向內約略一看。當然他是萬萬意想不到，就在這一扇門後，會有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孩子，正和他鬧着『捉迷藏』的把戲！當下前後察看，不見來客的影踪，那司關的心裏，已經感到有些奇怪；因爲他明明聽得那一聲銳利的呼嘯，是起於二層樓上，何至於在一霎時間，就會不見了人影？

他在驚疑之中，立刻又匆匆趕上三層樓去查看。這其間，便又造成了第二個絕對可笑的錯誤。

當這司閹踏上三層樓的樓梯時，同時恰值那中年來客，從二層樓後部的室內輕輕開門，躡足偷掩下樓。當時，一個是匆匆上樓，一個是悄悄下樓。在一上一下之間，恰好演成了小孩子們捉迷藏時你「找」我「藏」的活劇。這真是一種非常可笑的事情。

再說，那中年來客既下了樓，便逕自開了三十三號屋的前門，偷偷地向外走。他在慌亂之中，不及知會他的守候在郵前的汽車夫，卻從郵後另外一個出入口裏，悄然溜出了郵外。

其後，那個司閹既在三十三屋的全部各室細找之後，因為始終找不到來客的踪影，當然要引起他的極度的駭怪。兼之在一小時後，那個守在郵口的汽車夫，又來尋找他的主人，這更顯見來客自進三十三號屋後，一直並未走出屋外；既未走出屋外，顯然是被這座神祕的空屋，吞噬了下去！於是這事情在重重可笑的誤會，與那司閹口頭過分的渲染之下，便交織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失蹤奇案。

以上，便是萍郵三十三號屋中第一次所發生的離奇事件的真相。

可是，這第一次的離奇事件，除了上述種種可笑的誤會之外，內幕中，還有一些題外的餘波哩。

原來：那前後兩度偷偷到三十三屋左近來窺探的工裝大漢，就是那個失蹤案主角的死仇。——當這工裝大漢，偕着他的同伴——工裝青年，第二次到萍郵中來窺探的時候，他們已聽到了這離奇失蹤案的消息。他們雖不相信，一間空洞的屋子，真會吞下一個人去。但他們對這奇怪的事件，也感覺到不可解釋。據他們的料想：以為這一個突然失蹤的傢伙，或許是乘人不備，掩藏到了隔壁屋中去。——那個工裝大漢，對於他這仇人，原是必欲得而甘心的——他們在別處，既遍訪不獲這仇人的消息，因之，第二次又到萍郵中來窺伺。這一次，他們不但注意三十三號一屋；連帶地同時注意着貼隣三十二號以及三十四號的兩座屋子。他們以為那個傢伙，也許會從屋頂的露台上，踰越到隣室，而躲藏了起來。

以上，便是那兩個工人兩度前來窺探的原因。

本人（魯平自稱）最初，因這兩個工人，形跡非常詭秘。曾經懷疑他們，對於三十三號屋中第一次的事件，必有一種直接的關係。當時因這一點，曾耗費過許多的腦力；而結果，却幾乎因之而走入歧途。眼前真

相既白，方知這兩個工人，於第一次的失蹤怪事，雖有間接的關係，但實際，他們對那中年來客的失蹤，正像大眾一樣，始終也處於暗幕之中。以上種種，便是本人在萍邨事件中，第一次所受到的教訓——說得切實點：這便是第一次因『神經過敏』而受到的教訓！

由於這小冊子的揭發，所謂萍邨事件，那第一幕神怪戲劇的內容，至此已揭露無遺，再也不值加以研討。至於連台接演的第二幕劇，在那本小冊子裏，也有一節詳明的記述。現在，一併抄摘如下，以作那後本戲劇的說明書。

在魯平的小冊中，對第二件失蹤案，他是這樣的寫着道：——

（上略）女伶白麗娟，自在大新劇場較演以後，就下嫁於本埠著名某富翁，做了一名閃爍的小星。那個富翁又老又醜，原本不是她心目中的真正的對象。只因黃金的光彩，炫惑了美人的心眼，於是，雙方在『錢袋』與『臉袋』兩種互相需要的供求原則之下，暫時做了一次常見的交易。實際上，這女伶白麗娟，另外擁有一個秘密情人。雙方的熱戀，已達沸點以上。他們曾幾次商議，預備捲帶了那富翁的錢，一同逃往外埠去過活；這策略是在醞釀之中，還沒有進入實行時期。那個秘密情人，他的住處，恰在萍邨的附近。當萍邨第一次離奇事件發生的時候，正值他們偕逃的計劃，將達成成熟階段。那天，這女伶的情人，聽到了萍邨的怪消息，忽然想到了一個新奇的投機的方法。他想：借這絕妙的機會，倘能使白麗娟，到這所魔屋中去，親自投下一個烟幕彈，那必定能使那個老醜的富翁，和其他的一般羣衆，暫時移轉一下眼光，而使他們獲得一個從容潛逃的掩蔽。於是，那個秘密情人，便授意於白麗娟，特地在第二天，專誠到萍邨三十三號屋中去轉了一轉，這情形，無異拍下一個特寫的鏡頭，故意引起觀衆的注意。隨後，他們便依着預定計劃，雙雙遠走高飛而去。至於那個回到萍邨中來的老母親，當時，雖有許多驚慌的表情，實際，當然也是參與這新奇策略的一人。這樣一來，却使萍邨三十三號屋中所映的神怪影片，於一個高潮之後，立即又擴展另外一個更離奇而緊張的高潮。

以上，却是那本小冊子中，對第二件失蹤怪案的全部揭發。當然，誰也意想不到，這前後兩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件，最後的暴露，竟會顯示了這樣一個平凡得無可平凡的畫面。真的應驗了魯平最初發表的預言：

呵！「雷聲大，雨點小。」果然是雷聲太大，雨點太小啊。

除此以外，在那本記事小冊子裏，還夾着兩封信的信稿。這是一種應該把它寫在粉紅信紙上的作品。現在，筆者把第一封信的大意，抄錄如下。從這裏，可以看到萍鄉事件中的另一種疑問的解答。

這一封信，是由四十三號中的那位十五歲的柳雪遲先生署名，寄給對隣三十四號中的梅姍姍小姐的。信上這樣寫着道：

（記事冊中原註：信的第一節從略。）

自從上月的月初，我在陽台上初次見你，那時你會向我微微一笑。這一笑，在你，不管是有意，或者是無意。但從此，我覺得我自己，和以前像已換了一個人。

從那一天起，我天天盼望你走到陽台上來，但我的盼望，一百次倒有九十九次的失望。我只見你們那里的長窗，每天都是關得很緊。我真痛苦，我簡直要哭。

你是知道的：今年我還不過十五歲，完全是個小孩子。我的胆子很小；我見了生人，我十分怕羞。一面我雖然盼望你，常常走到陽台上來，但是你若真的走出來了，我却又嚇得立刻躲藏了起來。

雖然這樣，一面我仍舊用盡種種方法，想引你走到陽台上來。

我聽得你們家裏的傭人說：你很喜歡看「白雪公主」的影片。真的，你自己也很像白雪公主呀！

你記得嗎？不多幾天之前，我覓到了一個美麗的日曆，上面印着白雪公主，和七個滑稽的矮人。我在這日曆上，做了一個「愛姍姍」(A 3 3)的記號，不知道你看見不看見？注意不注意？

我又聽說：你很喜歡花，鳥，熱帶魚，種種的東西。因此，我又常常買了這些東西，陳列在我的陽台上，希望引起你的注意。

我想盡了種種方法，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太痛苦了！今天，我大胆寫了這一封信，要求你們小翠帶給你。在本星期五，下午四至五時，我在華龍路法國公園門口等你，我想和你做一個朋友，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和你說。

你不答應我，我只有自殺了。

這一封原信，長得有些嚇人！以上所抄，只是十分之三的大意而已。這封信的文字與口吻，雖是那樣幼稚可笑，但是細心的人，用心一看，便能看出裏邊許多的破綻，並不像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所寫的。

不錯，這封信，真的並不是柳雪遲所寫，而是出於一個『黑暗中的秘書』的代筆——並且，那位秘書先生，寫這封信，他是完全不會取到柳雪遲本人的同意的。

那末，這一位黑暗中的秘書是誰呢？關於這一問題，這裏不再提出答案；而預備讓讀者們自己去加以猜想。我想：聰明的讀者們，你們一定能夠猜中——而且，眼前你們已經早已猜中了。

還有第二封信，却是梅姍姍小姐寫給柳雪遲先生的一封『摩爾登糖』式的信——當然，這也不是那位姑娘的親筆，——信上是這樣的寫著道：——

（原註：稱呼從略。）

聽小翠告訴我：你有許多話，要向我說。記得在前個月中，你有好幾回，遠遠跟在我的身後，你的話，爲什麼不當面向我說呢？

你說我有心迴避你，其實你自己呢？你爲什麼這樣怕羞，一見了人，立刻就要躲避？有好幾次，你躲藏在你們『二層樓』的窗幃之後，偷偷掩掩，不知在看些什麼？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在看些什麼呢？

記得最早的一次，你在你的三層樓陽台上，拿了幾張紙牌，想要飛到我的窗口裏來。我看你的手法很不行，有幾張飛得太近，跌落到邨道裏去；還有一張，竟飛進了隔壁三十三號的空屋。不知道你飛這種紙牌，又是什麼意思？

明天下午四時，我下課回來，在法國公園門口等你。請你把以上的許多問題，一一告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來？祝你愉快！

這信的結尾，署着一個『梅姍姍』的名字。

讀者們看到了以上兩封信稿，料想對於四十三號與三十四號兩屋間的關係，必已看到了一個大體的輪廓。但，爲求事情的更明瞭起見，筆者且把那本小冊子中所記的一節初戀趣史，一併摘錄如後，以供讀者的欣賞。

關於那節小小的趣史，在那本冊子裏，有着如下的記述道：——

在戀愛的王國之中，本來常有許多出人意外而可供嗤噱的史實。提起那對小情人的蘿曼司，却更使人感到滑稽而可笑。在過去的兩三個月間（他們原是最早搬進萍邨新屋的居戶），四十三號中的柳雪暹，和三四號中的梅嫻嫻，因着居住貼近的關係，他們在斜對面的陽台上，雙方不時見面。那時候，這一位將近進入成人階段而尚未嘗試到人生甘苦的柳雪暹，就把一顆人世間最危險的炸彈，自己輕輕投進了他的弱小的心房。他一面對那梅嫻嫻，燃燒起了一種怒火般的熱戀；而另一面，他因未曾受過戀愛的訓練，他在某種特殊情景之下，每每引起了他的極度畏羞的特性。因之，他一面每每想盡種種可笑的方法，想引逗他的意中人走上陽台，好暫時滿足他的望「梅」止渴的慾望。可是另一面，他見那位姑娘真的走上了陽台之後，他却又因畏羞的緣故，每次總是嚇得直躲起來。尤其可笑的，在這一時期之中，他不但對他的意中人，存着一種絕對矛盾可笑的心理；同時，他對四週任何一人，也都存着一種相類的畏避的心理。總之，他是害怕着有人會窺破他的心房深處的祕密。

爲着以上的原因，他每逢搬演着他的可笑的玩意的時候，每次總是預先審慎察看，必定要等四週絕對無人注意，他方始表演他的神奇魔術；他的動作，簡直像「天方夜談」中所記敘的仙女一樣，成了來無踪而去絕跡。——本人（魯平自稱）最初，每天祇見到戲台上的道具，而見不到戲台上的角色，就爲了這一個緣故。——當時，這一個可笑而可憐的孩子，他還以爲他的心事，掩護得非常妥密，決不會被人窺破，却不知道他這種種可笑的舉動，在他四週接近的人們中，早已成了一件公開的祕密；甚至連他兩個不常到來的表兄，也把這事情，當作了一件新奇的談話資料。——本人那一天，在陽台上所見到的兩個西裝青年，便是這位初戀主角的兩位表兄。他們鬼鬼祟祟，指點着三十四號屋，便是在談論着這件新發生的蘿曼史。

以上的祕密，却是本人耗費了兩小時的時間，與兩小疊的紙幣，向四十三號中的車夫小金，和三四號中的使女小翠，細細打聽出來的。

除此以外，這小冊子裏，對於對方陽台上的紙牌，也有一種簡略的解釋。

這小冊子裏，是這樣的記着道：——

關於那些紙牌，我最初認爲最不可思議。因之，也耗費了我最多的腦力。但是不久，我已找出了其中的含義；而這含義，簡直是非常的可笑！

最初發見的紙牌，排成三個行列，其方式爲『5 A 3 3』，『5 7 A 3 3』，『K 4 3 3』。原來，它的含義如下：

第一行『5 A 3 3』，應解釋爲『吾愛姍姍』！

第二行『5 7 A 3 3』，這里僅較首行多一『7』字，依前類推，當然可解釋爲『吾切愛姍姍』！

第三行『K 4 3 3』，其中含着一個『Kiss 姍姍』的諧音。

至於第二次的『3 3 A 5』，加上一個『？』的符號，這裏面，明明藏着一個『姍姍愛吾否？』的問句，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深意呢？

由於這小冊子中的種種揭發，萍邨三十三號屋中所發生的怪事件，以及隣近三十四號與四十三號屋中所附帶發生的種種神祕問題，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它的神祕的價值，無復可供研討的餘地。

至於三十三號屋中，後來所發生的事件，這在聰明的讀者們，當然，也早已窺破它的全部的底蘊，更不勞筆者提出多餘的報道。

最後，吾友魯平曾在他這『身邊文學』之中，用一種傷感的筆調，抱怨着他的年齡已達於老邁無用的階段。他在他這小冊子裏，這樣寫着道：——

在這萍邨三十三號屋的全部事件中，最使他吃苦的，就是當時明明在各方面，已獲得了許多許多的線索，這些線索，看看，好像一個蛛網一樣，彷彿四面都有牽涉；可是，再看看，又像各有頭緒，各不相關，正像一盤散沙一般，竟絕對無法貫串起來。而其間最可笑的錯誤，就是誤認三十四號與四十三號兩家隣屋中的幽默的喜劇，和三十三號屋中最初發生的兩件失踪事件，以爲其中必有直接的關係。因這一點，自己却把自己，深深推進了一種神經過敏的網羅，結果，終至在牛角尖中越鑽越緊，幾乎無法脫身而出。所以應該承認：這一件萍邨事件，實是一生從未有過的可笑的失敗。

好了！關於這小冊子中的記載，筆者打算抄到這里爲止，不再估據更多的篇幅。可是，在這全部事件之

中，另有短短的幾句話，必須加以補充。

這里應該請讀者們耐性讀完以下補記的一小節，那末，筆者可以用鋼筆尖，把這三十三號屋中的幕布，完全挑閉起來了。

一一：最後的一個小戲法

距離上述事件三個月後，萍邨中的「梅」「柳」兩家，由於那一陣意外的颶風的風力，無形之中，却把那對小小的情人，吹合到了一起。這事件的最後一幕，竟造成了一個「弄假成真」的結果。

這一天，萍邨中的梅柳兩家，假座於新揭幕的金門大酒店，在那九層樓的宮殿型的餐廳中，舉行着盛大的訂婚典禮。當時，因為這男女兩家，在社會上都有一點相當的地位，故而這一個宴會，却也相當富麗而熱鬧。

當時男女兩家的來賓，雙方集合在一起，那衣香鬢影與珠光寶氣，在歡笑聲中織成了一片狂歡白熱的空氣。這種狂歡的氛圍，保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一直到夜宴以後，還不會完全消滅。不過，在這盛大的夜宴上，有一件事情，却使賓主之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不愉快——記着，這祇是很小的一點。可是這很小的一點遺憾，當時也並不會使這狂歡的空氣，受到重大的影響——原來：在筵席開張的時節，那餐廳中的電燈，像遭遇到空襲時間中的燈火管制似的，忽然竟全部熄滅。這一個短促的黑暗，維持了約有兩分鐘的長久，等到恢復光明，有幾位時代驕子——如陶虎與投機家之類——的太太們，她們的一些名貴的飾物，都不見了。

在這一件小小的戲法中，有兩個小小的異點，很值得注意。

其一：當這些小小的飾物，和她們的主人宣告脫離的時節，她們的主人，竟一絲一毫都不曾有所覺察。呵！這很奇怪哪！

其二：那幾件無端「走失」的東西，每件都是價值最高的精品，較次些的貨物，就不會遭到相同的命運。看樣子，那個黑暗中的「伸手者」，分明是經過一番很精密的鑒別與挑選的。

這些東西，是誰把她們收羅而囤積起來的呢？

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那個黑暗中的剽竊者，無論如何，不出乎許多來賓中之一個。然而，那一位來賓，會幹這件事呢？

你看：男女兩方的與宴者，都是那樣的衣冠楚楚，氣宇不凡。誰都知道，他們都是社會上的有金錢，有勢力，有地位，有聲望的人物，你能懷疑這些人物，會做這種竊盜的事嗎？是啊！即使他們要做或會做，憑着他們優秀的能力，也將出之於較冠冕的方式；而斷不致出之於着跡的偷盜，那是無疑的。

經過以上一番合理的判斷以後，於是，這宴會中的全部的來賓，他們都把一種特異的眼光，輸送到了這大餐廳的某一隅裏。

在那樹立着朱紅圓柱與描繪着藍地金龍的富麗堂皇的禮台的一旁，一張雕刻着孔雀形的高背大圈椅內，安閒地，坐着一個人。翹着腿，在安閒地吸着一種氣味強烈的紙烟。

此人身上的服裝，和他眼前所處的環境，有着一種太不調和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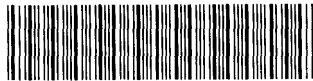
呵！你看，他身上穿着的那套細方格的西裝，已是那樣陳舊；尤其那雙皮鞋，會使擦皮鞋的職業者，對它發出長嘆。他的項下，繫着一枚蓬鬆的黑色大領結；這雖然可以表示出他的身份，然而就那領結的本身而論，那也分明告訴人家：這正是舊貨攤上檢取來的東西。

總之，從這人外表而論，無論那一點上，都表示他並沒有「西西」的資格，可以參加這一個盛大華貴的宴會。而且，不久之間，全部在場的人物，立刻都已發覺，即刻那件黑暗中的魔術，毫無疑義，正是此人所表演。可是，說出來是非常奇怪的，他們明明知道此人是一個偷飾物的盜竊者，然而，自男女兩家的家長和訂婚的新郎新娘起，以迄雙方的許多男女來賓爲止，——甚至連那被竊盜的女賓們也一起在內——他們非但不敢把他們的懷疑，宣之於口舌；甚至，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敢對他失却一絲一毫的尊敬的态度！

呵！以上的情形，未免太可怪了！

喂！讀者們，你們試猜，這一位神奇的來賓，他是誰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07B

